

綾火的愛

素心丁著







MLF
ID#6.57
126

愛的火線

——心丁——



3 2167 9647 8

獨流社叢書



綾火前愛



他的弟弟暗暗替他划船送出江口——頁255



一九二一年冬天的夜半，寒風微微的吹刮。在上海的一條小街上，已無一些店鋪的生氣，祇存一家小酒店的招牌，在微風中顫動。

小夥友已倦的精神重新振作，在苦悶的臉上現出一絲高興的氣息，當那一位最後的主顧一搖一擺的斜了出去。

他是瘦小的身材，裹在一件灰色的大衣裏，沉重的跛一跛的步伐，完全顯出悲觀的消極的

年。他曲折的走了一二十步，便倚靠在街邊的牆腳上，從半醉半睡的鼻孔中，吐出一聲洪亮而綿長的悶氣。

『噯……七尺的列夫』

紆徐的前進，列夫終算到了自己的寓所。一位瘦長身子的人，穿了一件短小的睡衣來開門；他是列夫的同學，同志，鄧志。鄧志纔把門門拔動，北風跟隨着把門吹了開來。一陣混合着紹酒味的寒風吹得鄧志幾乎作嘔。

『列夫，我反對你，完全反對你的浪漫。』鄧志把他扶進了臥室，到了牀上不覺氣起來了。他把頭從帳子裏探出來，用勁的繼續着說。『你要知道，我們是七尺的男子，不應作女子們的悲泣。自以為清高——借酒澆愁，臨風哀嘯，幻想着桃源的船來載你去，夢戀着極樂國的飛艇來迎接你。要知道，鹿同志！我們既然宣誓，——殺身救世——在我們愁泣時，應當舉起炸彈來轟殺亂世的魔王；在我們悲歌時，當瞄準我們的手槍射死一切殃民的惡鬼。天天吃得醉薰薰的，也不去準備前進；也不去探聽外

面的消息，這算什麼？唉，我們的隊長！』

鄧志沉重的倒下去。一下很洪亮的碰擊聲，把另外二位同志驚醒了。——這間臥室一起住了四位。

一位四川的呆馬，（他是年近三十的中年人，很忠實的，因為舉動呆滯，人家在他的姓上加了一個呆字，真名倒反埋沒了。）他翻了一個身，在靠窗的床上發音了：

『鹿同志，我們應當做成一位因怒而殺人的洪秀全纔好呀！』

『對啦，別做多情的賈寶玉了！』在後面床上的方仲思笑着說。他是列夫的同鄉，很知道他有一段意戀戀的情史。

列夫在中學時代，認識了一位呂玉痕女士，是他同學的妹妹。每星期日早上第二次客車到海濱去時，他倆終是不變的，坐在第一節的二等車裏，到海濱公園去談天，同聽海潮的節奏。愛情和時間同樣的增進，列夫漸漸感到苦楚，他在婚姻上是個

不自由的人。

列夫是谷里的望族，谷里近年來外姓的人們，一家一家的衰窮，鹿姓的人漸漸的把谷里霸占了。谷外的望族是汪姓，汪家有位和列夫年相若的姑娘，列夫的父母爲了閥第的關係，兒女將來的幸福關係，就聯了姻。他們所謂的幸福，完全根據了遺產和嫁資。那時列夫剛正七歲的生辰。

在一年春天，列夫接到了呂玉痕寓着神祕的，深意的信後，決意向家庭要求，向汪女士解約。信上不屈不撓的寫着：——愛是神聖的，男女的結合應根據當事人自由的意志。我絕對的要抗議你們的專制婚姻，用黃金分子來把我們掐成如此的傀儡。』但是得到的效果，不過使他們用高壓手段來教訓：——好罷！化了每年四五百塊錢的學費費學得了抵抗父母的口頭語。如不收還自己荒謬的意志，我們也不願再做傻子了，去磨銳刺自己的匕首。一切請自己選擇。

槍口放上了列夫的腦袋，他祇能用眼淚來答覆呂女士的愛撫。

因了此事，家庭裏停止供給列夫的費用。他們一定要他寫悔過書，和承認他的聘妻，作為交換條件。

一天呂女士在海濱提及了將來的問題，列夫握了伊的手祇是流淚。

『列夫，中國的空氣不適合于你時，我們到日本去好了，一切的費用我可以擔任，祇要你一諾，我們立刻可以走。』

『好罷，改天答覆你。』列夫終久遲疑，遲疑自己未曾和汪女士解約決不能單獨和伊赴日，像高壘一樣阻了伊的前程。

法網是難逃的，法律上的聘妻未解約以前，決不能和呂女士發生友愛以上的關係。——列夫寒戰在這一點上，婉辭了伊的美意。

在秋深時候，呂女士的哥哥在L故鄉結婚，呂女士請求列夫一塊兒去觀禮，——L鎮離上海祇須二天的水道。——列夫同樣的疑慮而謝絕了。

這是使呂女士十分傷感的。

上船時列夫送伊，伊癡癡的回身了三次，和列

夫握了三次手。這似乎是不好的預兆，他倆第一次握手時，大家說了一聲再見；第二次都沒有開口；第三次列夫跟隨了呂女士流淚。

在呂女士的哥哥婚後一個月，列夫接到了呂女士的訃聞，和給他的遺書。遺書上再三囑告列夫，請他的聘妻入學；並請他去領受伊的禮物價值二千元的某公司股票。伊在父母處謊說是列夫寄放在伊處的。但是列夫沒有去領伊額外的恩賞。

呂女士死後，柔弱的列夫，剛勇起來。他認為呂女士是被中國不完善的法律網了起來，給老古董的禮教槍決的。因此他加入了青年改造團。（該團受制于俄國政府的）簽入了到俄國去研究革命的先遣隊。

但是在明月皎潔的晚上，他就想到了可憐的呂玉痕，被他的愛情燒死的呂玉痕，拚命去喝酒，醉得失掉了知覺為止。

第二天的早晨，列夫被日光曬醒時，他的同志已奔波了好久了。

『列夫，第一隊已經出發了。他們是八個人，分成二組走的。』鄧志很高興的闖進來，後面跟隨了三位女士。『啊，我們的隊長，我們多們的光榮，這三位女士願意加入我們第二隊。這位蘭利女士。（伊是三十歲光景的人，臉色很蒼白，帶着病後的色彩。）這位黃亞蓮女士。……』（伊是年未滿二十的胖姑娘。）另外一位瘦小而苗條的姑娘，田可娟，不等鄧志介紹，微笑的走到列夫的面前，用了伊小黑的眼睛，表示哀求的神色。

『請你別再說掃興的話，列夫！我已得了團部的許可，同你一路出發。而且又有蘭利同路，不致累你了。』

『可娟，並不是我故意掃你的興。』列夫推開了正中的二面窗子，引進了日光，使室內的空氣暖和一些。也不去注意到可娟失望的臉，和其餘二位女士的不高興，繼續着說：『我們是沒法的被迫着，含淚的去掀起危險的手槍炸彈，東躲西藏的，要去穿過二三千里的槍林彈雨。即使我們幾年後成功歸來，可慘的說一聲，也是覺一個相當代價的死。』

好幾次三位女士和鄧志想打斷他煞人勇氣的話，但是列夫並不注意，更添著說：

『女士們，爲了你們的幸福起見，我敬請你們仍回學校裏去。』

列夫自己覺得良心上太痛苦，在應當革命的時期，去勸阻他人的革命。他因此抬起頭來，求日光之神恕饒一樣的向著太陽出神。

『太藐視我們女子了，鹿同志。』三位女士憤怒得一句反抗的話都沒有，蘭利祇冷笑的說了這幾個字。

『我們的隊長，自尊些。難道你還存着千年前的腦袋嗎！』鄧志雖是替三位不平，臉上還是存着淺笑。同時向三位女士說：『請各位不必介意，我代表我們的隊長歡迎你們。現在我說歡迎詞了：你們是東方的英俊，女界的先進，亦是本隊的光輝點。』

這樣一來，大家都笑了一笑。

『可娟你已得了古應的同意？』列夫開始問：

『這是我的自由，請不必顧慮。』

『雖說是你的自由，也應當得到他的同意啦。』

『列夫，你還不知道我的苦痛嗎？』可娟不願列夫麻煩到伊的未婚夫，把話支了開去。『鄧同志，勞你的駕，替我們找一間寓所，我們就要搬出來學習俄文。』

原來可娟是列夫的同鄉。伊的父親貧困時，把伊寄食在列夫叔父家里。他倆從小一塊兒在谷里私塾讀書，閒時一塊兒折梅騎竹。可娟十歲的時候，憑媒許配給谷外富商的兒子古應，十三歲那年伊的母親死了。不久，後母進了門，學校生活也停止了。在千重苦痛之下，伊向列夫古應求助，他們那時都在上海讀書。

這時女子解放的聲浪，正在澎湃。列夫替伊奔波了好久，纔成就了伊的希望。學費由古應供給，衣食由伊父母供給。但是古應有位已婚的嫂子，和伊同學，伊的費用，還是取給于她家。因此伊時時揶揄可娟，笑伊無恥。在此隱痛之下，伊也加入了青年改造團。幾次要簽入先遣隊，都給列夫非難的話阻止了。列夫的阻止伊，是怕伊沒有真正勇氣，和環境奮鬥；又怕萬一死在異鄉，在古應的友誼上

難堪。

『可娟！我最後一次請你審慎，搬出了學校，是難於挽回的。』

『無容審慎了，謝你的好意。』伊微笑地用伊小黑的眼睛，向着今天特別莊嚴的列夫望了一下，同時預備走了。『蘭利亞蓮我們走罷，我還有一些小東西沒理好呢。』

『鄧同志，房子問題費你心了。』亞蓮扭動了一下肥胖的雙肩。

伊們開始走了。

亞蓮可娟並不同頭的跳了出去，蘭利向二位行了一個告別的敬禮。跨出門檻時，伊不住的嗆咳。伊已有了第二期的肺疾。

(二)

離列夫等的住處一二十步，近喬家灣盡頭的李宅裏，蘭利亞蓮可娟租到了一間西廂。房主婦是一位五十多歲的抽大烟的太太。伊時時稱呼蘭利爲夫人，蘭利含恨的忍受着。

西廂的佈置是很簡單，前半間是她們的餐廳和會客室。中間放了一只食桌，靠壁放了椅几，角上放下二盆臘梅。近窗一只風琴是亞蓮的消遣品。後半間是三人的臥室。蘭利的牀位是近窗，因爲藥

味太濃的緣故。近日伊的身體更衰弱了。前後用布幕隔着，幕後放了一只火盆。

大概是爲了有火盆，列夫等在晚課散後，終得到伊們那裏玩一二點鐘纔歸去。

幾天的大雪，他們都沒有去上課。在一天晚上，雪停了，一輪明月照得分外的光明，李宅裏的人們都已入了睡鄉，祇存房主婦在樓頭抽烟，西廂裏的蘭利在嗆咳。

蘭利的病一天重如一天，每晚終是睡不着。伊披了一件睡衣，走向火盆去添了一些炭。熊熊的火照得一室通紅。可娟亞蓮的酣睡，引起了伊的傷感，伊就含淚的坐在盆旁烤火。烤了半天，伊覺得臉頰上燻得太熱，就離了那里，走到前半間去。前半間中充滿了潔白的月光，月亮是異怪的神，他把一切的思潮引進了蘭利的腦袋，使伊想到了不能重見的故鄉；中禮教毒的父母；伊自身的污點；和伊的前途。最後想到了將成死尸的肉體。伊的淚點慢慢的掛下來，終於哭泣了。

月光和雪光相映中的蘭利，面色白似銀紙。

蘭利的身世和命運，真是十分滑稽的。伊是粵人，巨商的獨女，從小是很嬌養的，父母也很疼愛。在高小畢業後，和南洋有名的，華僑的兒子，訂了婚約。不幸在結婚的前一年，伊將在高中畢業的春天，粵桂構兵，女校被敗兵困住了，大半的住校生，都被姦污了。姦污後的學生，自殺的自殺，逃歸的逃歸。

蘭利也是逃歸的一人，伊在黑夜裏，在墳墓叢中爬行，踏死尸而過的走了二三十里路，纔歸到家中。伊哭告一切不幸的遭遇，本想得到父母溫柔的憫憐與安慰的，豈知一切反是。同時伊的未婚夫，也請求解約。（一切不堪其擾了，）尤難堪的是他們都在冷笑伊不會自殺。

伊在這種壓迫之下由一個女友的援助，而飄游到了蘇省，充往上海小學的教員勉強得以過去。由是再也不想回去，再也不願承繼父母的姓氏。

月亮顫抖着，似不願看這慘白的臉面，移了開去。雪的光輝，還能照看出，俯撲在風琴架上的蘭利與兩行閃光的淚珠。

寒風漸漸的捧出了淡淡的陽光，屋檐上的雪也開始滴瀝了，庭前的雀兒也咕噪起來，街上軋軋的車輪聲接着多了，肥胖的亞蓮也在這神秘的空氣裏醒了。

伊起身所必須的任務，是去鬧醒可娟。可娟睡得很熟，頭已經離了枕位，還留着未翦的烏黑的頭髮堆在頭的四圍，蓬鬆可愛。

『睡西施好醒了』亞蓮把冰冷的雙手去，撫摸伊的臉。』

『討厭，冰冷得像坟墓里伸出來的死人手。』伊一跳的驚醒了，就坐了起來，掠了掠垂柳似的長髮。『亞蓮我也要去翦掉牠了。』

『本該翦掉了，數千里的旅途上，也可以方便一些。』亞蓮把自己已翦髮的腦袋，得意的撫摸一下。

可娟下了床，同亞蓮走近蘭利床鋪的時候，心中共鳴着奇異。——每天咳嗆不停的蘭利，今天好睡得呻吟都沒有。當伊倆撩開帳門，會實吃了驚——蘭利那里去了？

同時思想把伊倆引進了特別的客廳。

蘭利是俯撲在風琴上，呼吸很急促，淚已潤濕了一只衣袖，伊是並沒有睡着。

『蘭利，』可娟也學了房主婦的口吻，已不叫蘭女士了，不過音調上已受刺于匍伏的病態，啞而沙了。『你甚麼不保重自己的身子呢！』

亞蓮去扶了伊凍僵的右臂，可娟攙了伊的左肘，把時扶歸了床上。蘭利倚在床欄上，開始噎咳起來，同時淚珠索落落的滾下來。

『唉……』亞蓮找不出句安慰伊的話，嘆了一口氣，把伊的手緊握了一下。看伊噎咳得苦楚，吃力，替伊背腰下墊了一個枕頭。可娟是站在床前，帶淚的蒼白的病態，使伊很感傷，默默地緊握着自己的雙手，像在向天祈禱。終久伊不敢多看蘭利，背過臉去復燃起將熄的火盆。雖是伊忙着添炭去灰，心靈依舊安閒的跳動。

『我們在生命史上，……』蘭利把頭靠在自己的肩上，眼睛是半垂着，從噎咳的聲調中，斷斷續續的說：『亞蓮，可娟，我們可稱爲歌哭階級。』

可娟聽蘭利提到伊的名字，就把身子轉回過來，雙手放在身後，支靠在幕帷上，頭髮也任其披在襟前，聽蘭利無力的訴泣下去。

『我們女子，也是進化史上重要的分子，不幸生在家族主義的中國，受欺到像他們的玩物。任他們作爲物品的買賣，禮物似的贈送。』伊的精神漸漸的興奮起來，言語也一聲一聲高起來。『我是一身完了，萬一你們奮鬥成功，別忘掉爭奪我們女子的地位。失敗時，希望你們多殺掉幾個自私的虛僞者。我自恨不和周公生在同一的時期，不能揮劍去斬掉他的頭來謝他的偏面的立法。唉……（咳嗽急促起來音調已帶着十分辛酸）請你們送我到醫院裏去罷，我不能隨着你們到俄國去了。』

蘭利把眼睛抬起來，望着亞達，可娟，期待他們的答覆。

『亞達你送伊到公園附近的醫院裏去罷。』可娟的聲調帶着欲淚的苦酸。

亞達幫着蘭利穿衣服，可娟把垂着的長髮糊亂的束了起來，出去雇了一輛街車。亞達扶着蘭利

一同上車，可娟祇送到門口。

『蘭利，我隨後同他們一塊兒來看你罷。』這一句送別話，或許蘭利還沒有聽到，馬夫早已揭起了鞭子。馬早已奔了。車子去遠了，可娟纔掠了掠蓬鬆的頭髮進去梳理。

伊纔舉起那梳子，門外報到的腳聲響了起來。伊認識這腳音，是列夫們來了。就帶了梳子，很隨便的來開門把他們迎進。

四位少年高高低矮的走了進來，鄧志是最高，方仲思最矮。衣服是一式的青呢學生裝，大衣是灰赭色的，帽子是青灰呢的。不同點，不過是手套。呆馬的顏色，鮮紅得似撒旦的血；仲思的，青似新秋的天色；鄧志是表示着悲哀的黑手套；列夫的是可娟新結贈他的紫手套。

爲了今天是第一天穿到整齊的新衣，除了貴族血統的列夫外，其餘的三位如何都很不自然的，把一只手放在大方的口袋裏，一只手垂直像一個鐘錘，合拍的擺動着。

『那里來的貴客啦，』可娟注意到他們的新衣。

『走路也文質彬彬的。』

『別嘲笑我們叫化子的新衣。』列夫答覆了一句；鄧志，仲思笑了一笑，呆馬像小孩子一樣，把自己的新衣看一下，覺得很合式，很漂亮。當他是孩子，祇能稱爲老孩子了。

『還有二位小姐太太呢？』仲思提了這一句，話頭就轉到這一邊來了。大家都坐下來，可娟也坐在鏡子面前梳理着陳述了：

『蘭利的病增加了。今天早上我們起身時，伊撲在風琴上哭泣，大概伊昨晚沒有睡在床上。』可娟說及了風琴，坐在風琴前的仲思，隨手低低的按了二下。

『那你們二個孩子，失了依賴怎能冒險的前進呢？』列夫正襟的說。

『你們到是大人先生了？』

『別想得太遠了，意思了什麼都覺可怕的。』鄧志說。

『好！任你們的意志，將來可別後悔。』

『後悔，我不知道，……』可娟注意了他們的

話，弄亂了一縷頭髮，爲了梳不通發起恨來。列夫坐在伊的對面看得好笑起來。可娟感到了列夫在注意伊，把眼皮抬起來，剛和列夫的眼線接觸到，臉紅了起來。

『列夫，今天伴我去剪掉這幾根煩惱絲。』伊靦覷的找到了這句話。

『古應同意了沒有？』

『你又想得到一封討沒趣的信，和乏味的閒話了。』可娟向列夫瞪了一眼。

這句話，是根據了上次可娟加入先遣隊的事情的。當可娟離出學校之前，列夫寫信給古應，請他勸阻他的聘妻，收到的覆信是一張白紙。最後又走到女校裏去，請求古應的嫂子，（可娟同學）伊是善于詞令的，列夫在會客室裏見到伊，說明了來意之後，伊開始搖動伊整個身部，聳着雙肩說：『多們的光榮啊，伊有如此偉大的志向，千里的長途，尚請照顧呢。』把列夫氣走了。

『幾點鐘了』鄧志望見窗外的日光將垂直，想到了今天的克氏紀念會。

要去該走了，已經九點多了。』列夫從口袋裏摸了掛表。

『好，走罷，你呢？列夫，什麼時候赴理事常會？』

『早呢，十一時罷，還有一餐中飯可以揩油呢。』列夫讓他們走了。

『就去剪嗎？』他們走後可娟問。

『隨你的意。』

『我去換件衣服。』可娟走到幕後去換上一件新製的皮衣，從新走出來。

二人步行着到鬧市去。可娟倒十分自然，列夫有些忸怩，怕撞到了相識的人，或古應。

一家緊靠着北市場的理髮店，把他倆迎了進去。

列夫坐在可娟的旁邊，他們的眼線時時在鏡中接觸到，似有意似無意的。

『女士，剪什麼式樣？』理髮師很恭敬的向可娟請示，同時用眼珠向列夫望了一下，似乎也徵求列夫的同意。

——糟了，他以爲我們是未婚夫婦，或是戀人

了。列夫向四面望了望，覺得大家都在注意他；他站了起來，把手靠在可娟的椅背上，做出十分親熱的關心。

『同亞達一樣好嗎？』這一次，他們的視線又在鏡中交流了一次，不過在列夫的眼光中，含蓄着請求可娟別反對的詞句。

『男化』可娟卻微點了點頭！列夫就通知了理髮師。理髮開始工作了，剪下烏黑的長髮。

在這剪刀聲中，列夫安閒閒地看，他覺得每個顧客都在注意提創剪髮的可娟，同時在羨慕他的幸福。在這僞幸福上，列夫想到了已過去的夢。——呂女士——悔恨自己太柔弱，放棄了愛撫他的好意。同時又怨恨自己，不應伴可娟來剪髮，伊是有未婚夫的人。

他站了起來，徘徊了二步。

『可娟我不能等你了，還有要事須去辦呢，晚上再見罷！』他不候可娟的同意，匆匆的走了出去。

走出了門，覺得自己的前途，無限的渺茫，像飄落在沙漠裏。時間已過了飯時，也無心去赴會

了，回去罷，又不願面壁的坐在家裏，像死尸似的
睡在床上。他徘徊了一回，在街角上站住了。

(三)

街角上有家酒店，(也可以說是飯館) 食客已滿座了。一陣陣肉味飯香的氣息，引起了列夫的飢腸，他把大衣緊了一緊，踏響了皮鞋奔上樓梯。

樓上雖是並不擠，空的桌子已不能找到，列夫就在二位老者的桌子上，找到了一個坐位。

二位老者已把桌子的一大半，狼籍得不堪了。酒筒東倒西橫的佈着，報告他們都是洪量。

一位老者的臉是紫紅色，眼珠上也閃着紅雲。他說話時，也不抬起頭來，二眼祇是直射在酒盃裏。盤子裏。另外一位，從他的蒼白色的臉上，顯示酒的程度，也不弱於他的友人。他時時忙着摸鼻烟盒子，鼻孔上留滿了烟痕。有時說到了一句氣憤的話，鼻烟盒子剛走進口袋，立刻又把牠提出來。

『一斤紹酒，弄幾樣酒菜來。』

『列夫的衣裝，列夫的年齡，似乎不配開口就一斤紹酒的，二位老者在列夫吩咐酒保的時候，舉起盃子飲盡了一盃，抬頭看了看列夫。

他們不知是本來在發牢騷呢？還是爲了列夫進來，纔引起他們的牢騷和攻擊。

『現代的青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白臉的老者搖搖頭，把手伸進口袋去。『在都城裏的學生，竟敢昌言平等自由，反抗壓迫。連得父母管兒子也在反抗之列。』

『我的兒子還是……古種。』紅臉老者乾了一盃酒，纔想出古種二字來，顯示出自已兒子是個好孩子。『他是很聽話的，我叫他別到廢孝的都會裏

去求學，他很服從的到G城去讀書了。』

好啦G城去讀書，上課上在書場裏，聽講聽在妓院裏的學生。列夫自己對自己捶杯，飲盡了滿滿一杯酒，把衣領聳了聳，慶祝報復了他們信口開河的亂評年青人。

你是過激黨，我們的話是對你而發的。——白臉的老者眼睛向列夫斜了一下，用力的吸着鼻烟。

我要咬你一口，你是害羣之馬，——紅臉的老者抬了抬紅眼睛，並且把筷夾了一塊肉送進嘴巴，狠命的咬着。

老東西，聽你們的撒垃圾，——列夫看到他們懷着惡意的舉動，覺得他們在罵自己，挺了挺腰叫酒保再添一斤酒。

這一桌緊張着悶雲愁氣，有列夫放盃在桌上的碰撞聲，白臉老者的用力嗅鼻烟聲；紅臉老者的拚命嚼肉聲。

遠遠地兩三排槍聲，傳進了酒店，喧噪的聲浪立刻增高。在探聽回來的人，報告之後，全廳的食客，眼睛都射在列夫身上。

他的報告是這樣的：

在C街的大寺院里，有三百多學生在祕密的開克氏紀念會。（報告的人又陳述，克氏紀念會就是暗殺黨，過激黨，的臨時大會。）官廳裏派人去驅散，反被他們嚇了回去，最後司令部派了一連兵去，他們還敢滔滔的亂說，並且高呼擾亂軍心的口號。因此兵士向天放了兩排槍。

雖是過激黨，過激黨的聲浪，佈滿了酒廳，列夫却安閒地搥盃，搥盃的灌酒祝賀着革命的種子，又撒下了一顆。

『酒保，添酒。』紅臉的老者把筷子在碗沿上敲得很響的怒叫。——殺盡過激黨，吃盡過激黨。

『夥計，賬來。』列夫本是要吃飯，現在都忘掉，怒恨着今天碰到了許多死尸。

他雖是灌了一二斤紹酒，心中並不糊塗，十分紀掛着克氏會的結果，大脚步的跨了出去。

一路上都在談論克氏會的吵擾，忠厚的人靜肅肅地聽着，暴躁的人都是破口漫罵。——這可惡的黨人，壞蛋。

列夫嘆息民衆的愚蠢。呆呆地踱步歸去，裝作一個閒散的笨伯，無事而逛街的好學生。

他走進了喬家灣梢頭李宅的時候，鄧志他們都在那裏，祇少了一個呆馬。

可娟戴了亞蓮的帽子，遮蓋了新剪的頭髮，亞蓮是十分乏力的，靠在檯角上，鄧志仲思很高興的微笑着，似乎報告列夫，今天他們鬧得很有趣。

『呆馬呢？』列夫擔心這位忠厚的外省人。

『回家去了。』大家安慰着列夫，他纔放心的坐了下來敘談。

他們混雜的談，什麼都談到，先談了克氏會，蘭利，最後及到了可娟的頭上。在這敘談中，列夫知道了克氏會中並無死傷，知道了蘭利病很重，醫院裏一月祇准會訪一次。話鋒特到了可娟的頭上時，列夫回憶到理髮店的景象，觸及了他已醒的舊夢。

他感到世界是一所傀儡的客店，人類的生活像揚州人提的木偶戲。入世來既不是爲了做人們的兒女，當然不是爲了做人們的父母，那又爲了什

麼還是戀戀于世上呢。說是到人間來游戲一次，誰都是歡笑的站在人前，暗暗的揮涕彈淚。就是現在有個人踏進這間屋子，能不說我們是哈哈嘻嘻的快樂者嗎？其實世上的笑顏，都帶了苦汁。

列夫本是帶酒的人，心中本是極昏悶，現在更加深了，一句話都不說。

亞蓮在空氣不良的時候，時常想挽救。伊就坐到風琴前去按捺。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回。』可娟跟了琴聲的節奏歌起來，大家都從鼻孔中吹一口氣：

音調轉了，轉到莊嚴而悲苦的古歌，這一次除了列夫，其餘都同聲的哀叫起來。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回。』

『我回寓去了。』列夫耐不住苦悶的站了起來，跨出門去。同時音樂也停了，誰都不說話。在他走遠了一些，大家的眼睛接談了一下。——今天的列夫爲了什麼啦。

他急欲回寓去，偏在廳前遇到了纔起身的房東太太。

『你們真高興啦，嘻嘻哈哈，但是昨天晚上又是誰呢，低聲哀哭了一晚。』

列夫強笑了一次，沒有答覆伊，祇含糊的招呼了，匆匆的走過。

琴音不久又波動起了馬賽歌，這次的節奏，把列夫的步伐調正了，送了他一程。距離是很近，不二分鐘，已在叩自己的臥室門了。

『酸氣……』門一開，硝酸的氣息塞住了他的呼吸。他正要想問呆馬。呆馬早已豎起二個手指，禁止他聲張。

『輕聲，我在做炸彈。』

『好，我也來。』

門閉了起來，窗又推開了一扇。

列夫進了室門，却又無力的倒在床上，祇聽得玻璃撞擊的聲浪，報告着呆馬忙得很慌。

(四)

這天，炸彈做好了二個。二寸直徑，二寸半高，像茶杯一樣大小。彈殼是螺旋的銅盒。爲了不得其法，是沒有保險機的，祇能豎放着，一傾側就能爆裂。

聽到了要試驗炸彈，他們都很高興，想到在必死的時候，也可以嘆一口悶氣，伸一口怨氣。

大家很早聚集在喬家灣的寓所里，可娟亞蓮

早到了不耐煩的時時催促着。

『出發，出發。』

列夫總是擺着頭，表示時間還早。他的理由是，時候太早了，街上的行人稀少，容易受人注目。

時間近了九點鐘，出發纔準備。一個炸彈是呆馬拿了，另外一個，列夫袖在手里，裝像一個因病而怕寒的弱者。

列夫開了步又立停，回頭向後邊跟隨着的，和亞蓮攙着手的可娟，望了一眼。遲疑了一回，終於開口了。

『可娟，可否請你坐在這裡等候，有一位女同志要來和我們談談團務呢。』

可娟一聲都不響，胸一挺，頭一昂，第一個奔下樓去。

『君要來嗎？』鄧志站住了問。『我可以等候』

『走罷！』列夫的眼睛失望地，跟着下樓的可娟，招呼了鄧志。大家纔魚貫着下去，祇存了，在等候他哥哥的方仲思。

於是誰都明瞭了列夫的意思，想阻止可娟去

冒無論那一類的小險。

試驗地點，預定在公園里。喬家灣到公園，大約有二三里路的光景。一路上三三兩兩的前進，總是在沉默中，強找出一些話來，表示着自然的態度。所談的，無非是他要去做襯衫，他要買襪子，可娟頻頻的要求列夫，過一天伴伊去買帽子，列夫一聲不響的眼珠直射在前方，一步一步的前進。

『拐灣』在接近電車路的一條街口，列夫嚴重的一聲，總使大家關心，隨着列夫的眼線望過去。

警士帶佈在電車路的四圍，一大羣人都延頸向左望着，西行的電車，一連串的停止着，紅十字的病車，停着一輛。這是很顯明的報告，那里被文明的物質，軋死了一個人。

可娟亞蓮願意去探聽這件慘案，招呼了他們一聲，暫時同他們袖着炸彈的分路。

擠到了人叢中，完全知道了。一位腳小的婦人，受了難。伊是孤另了好久，纔得到丈夫歸來的恩賞，很高興的出來購辦飯菜，大概真在想買一件合于丈夫脾胃的酒菜，在想癒的剎那，竟受了難。

腦袋都軋碎了，半個還在電車底下呢。

尸體從車輪下移上病車時，大半的看者都閉了眼睛。

『物質文明的犧牲者。』當二條慘白的帶血的手臂，現上了可娟亞蓮的眼簾，他倆含淚的嘆息，同時不忍看的走了開去。

不久，他倆遇到了列夫們，在必經的路上。

報告了這件慘案之後，大家在嘆息聲中判評本案的罪人。

『開車的罪，罪該槍斃。』呆馬發怒的揚了揚手。

『不，他是個無產者，無產者沒有自動犯罪的餘地。爲了生活纔做了八小時以上的工作，挽到了二片很薄的麵包。這是資產階級的罪。』鄧志用力的踏了一步，表示怒恨。

列夫也感動在他們的報告裏，苟其不是手裏袖着一觸即發的炸彈，他又要鼓打着自己的手掌了。

『發明電力的罪，發明電力的罪。』

走到將近公園的狹弄裏，可娟抬頭看見了一塊漂亮的銅牌，掛在一所新式的住宅門前。左右是園牆，樹木和假山石，蒼翠的聳出了短牆。

『這是誰的住宅，不是方纔染上無產者的鮮血嗎？』

『對了，電車公司經理的住宅，』亞蓮了解了可娟的意思。『擲他一個。』

『好罷，試試我們的傢貨。』呆馬把手中的炸彈，拋進了短牆，列夫也不及阻住。

狹弄口剛好沒有一個行人，他們就很隨便的，在響亮的炸裂聲中，奔出了弄口。剛離了弄，不久，一隊兵士，約有十一二個，跑步的奔進弄去。他們不覺好笑着，並不匆忙的歡歌着，走進公園。

早上的公園，是供給飄泊的人憑吊的園地，也是被壓迫的戀人們，幽會的去處。古松邊的土坡，是最荒涼的，他們的試驗，因此注意在那里。

列夫到了土坡上，很注意的向坡下注目，怕傷了行人。正剛想舉起手來，坡下有一對戀人走進了防線，他的心立刻顫動起來，慶幸沒有失手。他們

臂相連，肩相並着漫步，反照出列夫和呂玉痕的過去。他感傷地偷眼看可娟，伊的眸子也在偷看他。二位的眼線相觸，臉上都飛起紅雲。

『擲他們一個。』呆馬又在說呆話了。

列夫一動也不動，直等他倆走遠了好久，纔露出袖裏的炸彈。他揚手的時候，還怕震傷了愛人的心。炸彈一離手，他們就擁了列夫下坡去。

一聲響亮，把人們都驚了一下，但是不久，大家都集到土坡下去，探看炸彈的傷痕了。列夫們也擠在人叢中。警士們，游人們，都在慶幸，祇炸破了一塊山石。列夫呆馬呢？相顧看一下，似乎在慚愧牠如此的無用。

這場掃興的事，使幾位同志都不願看的，背過臉去。他們的身後站着一位衣冠楚楚的少年，和他的妹妹，向他們伸出手來，他們大家行了握手禮。

『巧遇！纔回到上海嗎？徐同志。』列夫很高興的問。

可娟亞蓮也很高興的，熱烈地抱了抱徐君的兩位妹妹。

『直想苦了我們，直是，巧遇啦！』

徐君也是他們的同行者，他是上海富翁的獨子。在一切都如意的環境中，他的赴俄大半是游歷性質。

徐君在他的妹妹不注意時，低低的問列夫，出發的時期。

『時間我也不能確定，須等第一隊的電報。但是我可以確定說，至遲明年正二月。』列夫回答。

『還有二三個月，也好，鄧志，你們有空嗎。幫我們拿二件行李，免得將來出發時，受父母的阻難。』他又提高了聲音說：『噲！諸位同志，到舍間去坐談一下，大概不致于謝絕罷。』

『你們去不去？』可娟亞蓮和徐君的妹妹談得火熱的走在前面，回過頭來問。『我們是去的。』

大家同意後，步伐很整齊的出了公園，向徐宅進行。

『我已去過三五次了，噲！後面的先生們。』亞蓮很高興的，把肩聳了聳，如跳非跳的顛了顛腳。這樣的擺動，把徐君的兩位妹妹引笑了。伊還是繼

續說。『要不要我來報告你們一些，他們的家庭情形。』

『好罷！勞你嘴巴的駕。』鄧志應了伊。

『你們進門的時候，該成直行。已進了門，仍可橫行。』

亞蓮把橫行的行字，說了平聲，引得大家都笑得灣腰。徐君也笑着說：

『請黃女士別笑我們的邊門，今天開了正門，讓你橫行進去。

『門內就是花園，雖不十分大，倒也很精緻。呆馬先生看見了，又要說這是很好的試驗場，擲他一個炸……』

『噓！列夫這一抖，亞蓮纔把炸彈的彈字縮住了。

『噲，聽着，聽着，這是緊要緊的。』伊還很浪漫的。『看見他們父親的時候，可以伸出手去拉拉，就是抱吻一下也不妨。見他們的母親，最好是三跪九叩，至少也頭一躬到地。』

這一句話把徐君二位妹妹的笑聲壓住了，徐

君還強笑着說。

『是的，我的母親太頑固了。』

『更要緊的，更要緊的，注意，注意！』這次亞蓮擺頭得更利害了，把右手灣的女友的手臂，緊了一緊。又把左手伸進了可娟的手灣。『千萬別在徐君的書房裏談笑，因為他愛人的玉影，掛在中間。這是一位有名的脚牽筋女士。』

呆馬不知道脚牽筋是跳舞的雅號，真想問伊。但是，他看見可娟拉了拉亞蓮，又回願頭來望望列夫。這樣的鬼祟祟，他纔停止了發問，也望望列夫。他是低着頭，無生氣的走着，像一個活動的蠟人。

列夫本不高興，爲了試驗的失敗。聽了亞蓮一路笑談，已把自己的難于嘻哭的使命丟了，也隨和着嘻笑。在亞蓮提及了父母，又把他怨傷的心靈引歸。——感到自己在婚姻上的不自由，是一個帶罪而多癌的人，是一個不能嘻笑的痊顯者。

思想剛在悲感上徘徊，亞蓮又刺心的提及脚牽筋。這是列夫和呂玉痕的一段愛美的舊事，這舊

事真能戳傷他的心，把他閉住的淚泉衝開。此次他終算忍住了，咬緊了牙門，鎖了一鎖眉頭。不過這舊事已壓不住的，從腦底波起。

是一年中秋節的晚上，列夫的學校開賞月大會，呂玉痕應了列夫的請，同伊幾位女友，表演舞劇。『孤女之死。』玉痕飾了孤女，在失戀後的一幕，孤女從樹叢中舞出來，走向火山去時，伊高舉了交叉的雙手，注重在下部的舞出來，把全場人們的笑容都收起，祇存了低音的絲弦響着。在這時，一個很小的孩子，用了純粹的尖音，叫了一聲。『伊在脚牽筋。』他雖不是十分高音，在沉默場中，已聲振了全場，引得大家都笑了。劇後，列夫到後台去接伊，伊淚濕了眸子。他送伊回家去，在別時，伊拭了二回淚。

從此大家把脚牽筋代表了跳舞，從此列夫一聽到脚牽筋，就想到了呂玉痕。

亞蓮收到了可娟的暗示，也驚住了笑聲，眼管鼻，鼻管心的走着。蹣跚的脚聲，也低了下來。在十字路口，列夫纔得到了一個機會，向他們告別。

『G教授託我的事都忘了，徐君對不起再見了！我現在要去見他。』

他一說完，就拉了拉徐君的手，向各位招呼了一聲，不給人家責問的時機，就很快的和他們分道拐灣過去。

刺激得太利害了，他昏沉得不知所云，祇任二條腿亂搬。搬到了喬家灣纔被剛從寓所走出來的仲思，和他的哥哥伯思喚醒了。

『好久不見了，列夫。』

『是啦，半年多了，很得意罷！』列夫和他握了手。

他們敷衍了幾句，纔告別。仲思讓他的哥哥先走幾步，纔挨近列夫低聲的問。

『試驗的成績如何？』

列夫嘆了一口氣走進門去。

(五)

早生十年也好，能無思無慮的做一個執袴公子。從裝禮如的花轎裏，拾得一個搖彩似的夫人，從事于造國民的工作好了。遲生十年也好，不至于第三者來干涉二者的婚事，那末能夠得到一個歌哭的同情者，不辜負了爲人一次，不空過了幾十年的工食生活，啊！偏生在這煩惱的時期。

列夫的腦袋裏像下了一陣大霧，擾得什麼都

模模糊糊。他隨便的在桌子上，拿了幾份尚未拆封的各國寄來的黨刊，就橫在床上拆看。

他的眼睛是停在帳頂上，用手指來胡亂撕拆，以致誤拆了一件東西，這件東西是一本舊的練習簿。他好奇地翻看了第一頁，祇一頁夠了，引起他十分的驚奇，滿篇寫着列夫的名字，並且加上各種下流的冠字。

這冠字引起他，尋着拆下的封皮，他找到了伯思寄給古應的字樣，他纔明瞭了他們的惡意兒。

好奇心勝過了私拆的罪惡，他決計翻看了。

一束共有十多封信，彙載着古應給伯思，和伯思寄古應的魚雁。伯思的責任，是報告列夫和可娟的一舉一動。（他能十分詳細知道，他們的舉動，那是無容說明，誰也知道是他弟弟仲思的報告囉。）古應的信，不外乎用冷笑和謾罵來判評。爲了什麼，他們很有系統的連接在一本練習簿上呢？他上面也說明，一是節省郵花，二是將來或許要成爲一本很有價值的，書函式的大著作。

太陽垂直了，時鐘已在催促人們加餐了，列夫

完全不知道。他的手有些抖索，心有些顫跳，頭有些昏糊，眼睛上加了一層網膜。雖是在如此的狀態裏，他所看的還甚明瞭。

第一封是古應的，他說一個弱小可娟，被野心的列夫引誘了，他恩賜給可娟，的當然是欺騙和侮辱而已。但是想不出他有什麼魔力，把伊迷住了。說是靠了革命的招牌，新青年的面幕，那是盲目者也能明瞭，他不過要革掉人家的妻子，安慰自己的慾心。

下邊又註寫音，努力寫，直寫到救出可憐的可娟爲止。那時或許能成爲文壇上的珍品。

第二封伯思的，他說古應不應任可娟自由，在荒謬的思想上。他們現在在喬家灣，早夕相聚，借讀俄文來學習愛情，利用了革命來研究愛的心理。每天散課後，像逛窯子一樣的圍爐亂談。他又報告着說，可娟在替列夫打絨衫手套，伊日沒不停的在努力。

古應的回信，又是謾罵列夫爲阿刺伯的豺狼，遼東的貔貅。

一切都似此類相同的報告和謾罵，不論列夫和可娟講一句無關的閒話也報告了。一同出去一次，和贈送小東西的事情，無不詳載。列夫氣苦得掛下淚來，他並不是因受罵而下淚，他想到爲了要解除苦悶，加入了赴俄的先遣隊，現在反受了嫌疑。大丈夫當然不怕人們非議的，奈何可娟的名節，可娟的婚事，受了打擊。

他想入非非的倒在枕上，呻吟了不久昏昏睡去。

大概是不久，列夫被一陣步伐聲攪醒了，他抬眼看見可娟亞達呆馬是站在床前，鄧志坐在床沿上，以手加在他額上，憐嘆了一聲。

『何苦自尋煩惱。』

『請看我所處的地位。』列夫終久悶不住的，在牀角上找到那本練習簿。

鄧志接了牠，就在燈光普照的桌子上同看。可娟也不知道是什麼惱人的東西，跟着他們看，沒有看得幾行，臉就翻紅起來，退坐在燈光淺薄的角上。想了一回重新站起來說：

『這又不是不可告人的事，怕誰來胡言亂道。』

伊雖是如此說，內心已敵不住顫動，漫步的走下樓去，伊極想做出安閒的步伐，但是誰也聽出伊腳底下的憤怒，閉門聲響中的怨恨。

閉門聲響後，列夫纔坐起來嘆了一口氣。

『噫……呵。』

這一聲引得大家都回過頭來。鄧志又摸了一次頭，把指尖在樓板上顫著響。

『我爲了恨社會上的黑暗，纔去革命，想在悲悶中得到流血的快感，現在反增了煩惱，受到親友的冷笑，好友反成了冤家。我早知這是不免的思想的衝突。雖是說怕什麼，祇要對得起良心。』列夫把頭支靠在自己的肩上，眼珠是向下，臉色是慘白，全無精神。『亞蓮，現在你應明白了，我當初的拒絕你們。』

樓下起了開門的聲響，大家纔停止了說話。鄧志把練習簿塞進了口袋，一室之中立時呆滯得像停了機的电影。他們理想中的方仲思不使他們失望的踱了進來。

『好冷呵。』他把帽子拖了下來拋在牀上，那時他見到了新多的二件行李。『這是誰的行李？』

『徐同志的。』鄧志越越的回答。

列夫的眼睛看見了仲思，又增加了煩惱，把帳門下了，很重的倒了下去。

『甚麼病了，我還有一事要和你談談呢。』仲思收了笑容坐了下來，蹺起了一條腿，雙手攔在膝上。這樣的態度，大家猜度他已知道了這件事，靜了下來聽他說。『列夫，有一位青年要你額外的恩賞，允許他加入我們的先遣隊，他是谷外西村的小學校員，是一位悲觀的青年人，他願意自己死傷在炸殼的血花下，埋葬在槍子的橫飛裏，他是有血性的人，威武不屈的人。……』

『明天講罷。』鄧志打斷了他的話，輕步踱過去撥開了帳門，向列夫看了看。『他病了呢！』

列夫側着身，始終沒有動。在仲思高聲的時候，纔從鼻孔中，吐出一些聲音來，又似應答仲思，又似病人的呻吟。

沉沉的睡去，不知是隔了幾天，女子衣裙的窸窣之聲，驚覺了列夫。他像纔休息的勞動者。張眼看着帳頂，一切都休止着。他的靈感，他的魂魄，像是今天纔產生的。

他纔把身子一動，恢復了他的感覺，知道自己是病着，一條手臂也不受自己的支配了。他感到了苦楚，感到了他是一個失掉安慰的病人。淚開始橫過眸子，氣塞住了鼻孔，終于哭泣了，波動起哀音。

帳門慢慢的提起來，一個人影射上了他的眼簾，他覺得不應該在人前表示他自己的弱點，立刻停止了嗚咽，擋住了淚流。沉默了五分鐘，偷偷地揩掉了淚痕，纔把失神的眼球轉向床外。

床前站的是可娟，伊已看護他幾天了，每天終是不變的一早來，夜深了回寓。現在伊是雙手牽住了帳幃站着，臉是埋在帳幃的層折處；那里已潤濕了二處，這下垂的淚痕，像粉牆上淌着的雨水。

『覺得清醒一些嗎？』可娟坐上床沿。』

『我能就此死了，倒也罷了。』

『何苦太消極了。』伊把帶淚的眼睛，強堆出表

示安慰的微笑。

『真想不到心靈上的苦痛如此的加深。』列夫怒恨着，把腳蹬着，把上身的棉被都褪掉了，頭也離了枕位。

『……』這一句伊不能答他，把臉紅了一些，輕輕地替他拖好了棉被。伊把身子斜過去搬正他頭的時候，列夫聞到了一陣處女的肉香，並觸及了伊情熱的手掌，幾乎昏糊忘情的抱吻伊。

『伊是古應的聘妻。』他清醒了，把眼睛閉了一回整理他洶湧的情感。

『可娟我真對不起你，害了你，勞你如此的看護我可憐的無歸的病者。但是請你注意到自己的地位，衆口難犯的嫌疑。』

『我不願注意。』

『我們應當冷淡的相見，最好是從此永別。』

『那你預備在千里的旅途上，不引導一只沙漠上的迷羊了。』可娟的聲調像琵琶上波出的悲調，低而顫。這語調很有力的，阻止了列夫再說這一類的話。

『思想時時擾亂得我不得安睡，醒了又感到一切的苦酸。舌尖上又失掉了味覺。』

『那你吃糖好了。』伊從他的枕邊的糖包裏，拿出一塊來送上列夫的嘴唇，他也不及從被窠裏伸出手來，以口接了。

『你又何苦天天去買貴族式的糖果？』他把眼睛向伊望着。

列夫平時就愛吃糖果，病後更是拚命的吃了。因此可娟每天早晨來望他的時候，總從附近糖果舖裏買一二磅他愛吃的糖果。

『鄧志他們呢？』他又問。

『都在樓下，他們怕擾了你。』

水沸聲和藥味的水氣，騰了起來，可娟攪雜了他，走到對面桌旁的藥爐那里去傾了一盅藥汁。爲了列夫是無力自動，更是沸熱的杯子，因此可娟把他扶起坐着，讓他倚靠在伊的肩上，緩緩的從伊手中的杯子裏飲喝。

列夫正陶醉在藥的苦味裏，可娟注意在他灌藥汁的嘴唇上。樓梯上方仲思輕步的上來，他們都

沒有注意。

『好了一些罷！』仲思突然的站在他們面前，可娟列夫都驚了一跳，不久也就驚定了。但是想到古應的信札，臉上的羞火已按捺不住的升了上來。

『不妨了。』可娟勉強等候他喝乾了藥汁，纔離了坐位站起來。

『鹿同志，你病了這幾天，真把我可憐的友人焦急死了。』仲思拖了一只椅子，坐在他床前。『就是谷外西村的小學教員介瑞，你或許知道他。他結婚了三日，纔從家庭的煉獄裏越出，毫無生氣的伴着小學生，爲了他自身的苦悶，天真爛漫的孩子，無論那一種可愛可憐的哭笑，都能使他發氣。這完全是中國的空氣不合于他，中國的一根小草，他也看作利劍一樣的惱恨，他自己也明白這層。他完全是新時代的人民，舊時代的叛臣，他聽到了革命後的俄羅斯成就了理想中的桃源，他高興得瘋了，他願意立刻飛去，葬在那裡也能使他滿意的。我可以保證他是忠實可靠的人，決不抗違黨的支配和團體的公意。身體是很強壯，人很勇敢。鹿同志祇要

你一諾，他立刻願意來見你。』

像山間洩瀑似的說辭，列夫沒有完全注意。他明白了仲思的心意，要增加一個防守他和可娟的助手。

『容我明天答覆你。』

『好的，祇能多苦他一天了，』仲思站了起來走向扶梯的出口。

仲思一躍坐位，列夫就拖到了可娟的眼線，他的心中也立刻起了恐慌。

『要拒絕這位來者，他們就能藉口說我和可娟……』他心中又想到『我自己是受了重傷的人，伊又是受了束縛的女子，若是我們長此下去，說不定有重大災禍降臨，允他加入，允他加入，我可以退出了這漩渦單獨前進。』

『方同志，我立刻答覆你，請他來好了。』

『好極！謝你的恩賞。』仲思立停在扶梯的中間答應着，沒有回上來。

這聲響把鄧志引了上來。

『好了一些嗎？好極。但是又在鬧什麼頑意兒，

允了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請你諒我罷，我有不得意的苦衷。』列夫從被
裏伸出慘白的手，和鄧志握手，『練習簿如何
了。』

『我早已加評的寄回這位大著作家了。』

(六)

列夫起床的一天，介瑞受了仲思的介紹，走進了他們的臥室，二位女士也在座。

『諸位同志，允許鄙人附居在這里罷，樓梯邊也好，無論那一個黑暗的牆角下也好。』介瑞把眼睛向各自表情的諸位看了一眼。

『隨意搬來好了，這里總有容你的地方。』列夫見仲思的睛眼射在他的身上，他不得不小心翼翼

的答覆，用了和藹的態度。

『我們可用不到虛偽的客套，介瑞！我們應用大無畏的精神，革除一切舊禮。就是在二位女士面前，也不必爲了性別而靦覷，』仲思把手指着亞蓮可娟。『這位是你知道的，古應的聘妻田可娟，這位是黃亞蓮女士。』

『我們都不是家族主義者，同志就是我們最親愛的友人，我現在向你行一個敬禮歡迎你。』亞蓮很自然的微笑的行了一個禮，可娟爲了仲思提及聘妻二字，心中十分不高興，低了一低頭。

鄧志沒有說話，祇望着面上萬分平靜，內心中哀苦的成分，像不停的水波的列夫。

他剛坐定在書桌前，又站了起來，把頭摸了一回又坐下去，在書架上抽出一本詩集，翻了一頁，也沒有看一個字又合上了，提起筆來想寫辭職書，磨了幾下墨，又投筆的站起來。『我決計今天就攤了這裏。』他自言自語的，拖出書箱來整理。

『又在發瘋了嗎？』鄧志看他的舉動有些好笑。

『我決定不去了，不到俄國去了。』

『你在說什麼？我們準備好了，就此了結嗎？』

呆馬着急起來。

『你們還是照常前進囉。』

『仲思介瑞有些感覺列夫的意思，借故的下了樓去。他倆一下樓，默默的可娟也發言了。

『列夫，你的逃避是爲了我囉，那末不妨我退出。』

『……』列夫的心中所希望的，確是最好可娟退出，他把眼睛向伊望了一望。可娟見他沒有答言盛氣的踉蹌下樓。

『如此的鬧意見，是革命的人物嗎？』鄧志把手指敲着桌子。

列夫沒有理他，自顧自的把一只書桌理好了，再理衣箱。

在這沉默而緊張着愁雲的空氣裏，門鈴響了一下，會客室裏走進了五六位四川少年。

仲思介瑞站起來招待他們。

『鹿列夫先生在家嗎？』

『在，你們從那里來？』

『今天剛從四川到，這是陶健的一封介紹信。』

仲思接了信奔上樓來。

『鹿同志，有人找你，這是他們的信。』

列夫抽出了信箋驚住了。

『列夫同志：

我們四川的男兒，不弱於你們蘇省，被迫而含淚吞聲的到處皆是，要擎起手槍炸彈的志士，都在拭目等待時機。現在先到滬上的是我們四川的第一批，十六人。第二批不久起程，大約是二十人，請設法的妥爲安插在先遣隊裏。並請妥爲招待及指示他們。 祝好 陶健』

『噲你們大概是瘋了罷，奔到這里來，這又不是好頭的事，游歷的事，我誠懇的請你們早日歸去。』列夫把整理好的書箱一脚踢了開去，奔到客廳里，也不及把自己介紹，盛怒的說了。

『我們千方百計的出奔，已願把我們的尸體投入墓穴了，所求的不過靈的安慰。家鄉是煉獄，那有歸去的可能。鹿同志苟其你是怕我們麻煩你，那

末我們告辭，我們也有歌哭的路徑。』來者都含淚的低下了頭。

『並不是我有意爲難諸位，要知道赴俄的前途和跳入火山口相差無幾。』列夫想，拒絕他們，誰都要說他不義自私，懶于招待遠道的同志，要替他們安置，勢必留着，不能辭了理事的職位，離了上海，單獨前進。他把身旁的一只椅子推了開去說。『既是諸位難於歸去，鄙人盡力爲之好了，可是將來別怨我不忠告於前；好罷，現在我們介紹了，鄙人是鹿列夫，這位鄧志……』

我們還沒有住處，行李及另外幾位還坐在輪船碼頭呢。』

『請別急，最要緊阻止第二批的四川同志。仲思介瑞勞你們的駕，去拍一個電報給陶健，去阻止他們的第二批，請他們等候前途順利後再出發。』

『就去嗎？』仲思介瑞很高興的應了。

『當然。……鄧志，你去閩部里找石書記，請騰一間臥室給他們。』

鄧志向各位招呼了一下走了。

列夫，他自己同呆馬，幾位來者跳上街車，奔向輪船碼頭去。

傍晚的時候，他們纔一一的歸來。列夫在樓梯邊單獨的遇到鄧志，他拉住了鄧志的手，臉上顯着驚魂不定的哀苦。

『我已勢成騎虎進退不得。』

『放心好了，鄙人願共危難。』

這一句話使他安心的踱上樓去。

樓頭是沒有人，他疲乏的把頭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的行雲，靄色烟霧從平線上騰起，街頭的古枝上噪起寒鴉的歸宿。他在景色裏想到了他的孤獨，飄零，不知將來歸宿在何處。同時想到了病中看護他的可娟，方纔盛氣而行的可娟。

『晚飯後去看伊，』他忽然急於想看伊，不安甯的站起來，透室的踱了一回，摸出表來看看，又望望天空，他希望包飯作裏的送飯人來，終久他耐不住，沒有吃晚飯就去叩李宅的門。

『來得真好，列夫。』亞蓮把他迎了進去。『快進去安慰伊，別把伊哭壞了。』

『誰欺侮了伊。』

『問你自己。』

這消息把他驚住了，開不出口。沉靜了一回。把紛亂的思潮理了一下，使內心的急促和平了，纔走到幕幃那里，撩起門簾，眼睛像祈禱時的失神地注視。和衣橫着的可娟，淚珠的反光，蓬鬆的頭髮，把他激刺得很苦痛，感觸得很深，這是他的罪狀。不是他的手拉住在幕幃上，他早就昏倒在地上了。

列夫的眼睛似乎有重大的權力，橫著的可娟坐了起來，停止了嗚咽。

『何苦如此呢，雖是我得罪了你。』

『大概是旅途上有過度的累你罷！那我可留着以便你的成功。』

『請你恕我罷，也是爲了你所處的地位。』

『可娟你太柔弱了。』亞蓮插言說，這次並不和平時一樣的帶笑的口吻。『女子也是一個可以獨立的人，隨他們把婚約二字的桎梏枷住嗎？苟其我和你易地以處，那可對不起那位先生了。』

這一句話把二位刺激得很利害，臉上都飛起

了紅雲，列夫把手中提着的門簾放了下來。

列夫剛想重新提起門簾，外面發出了女人的意高氣昂的叫聲，

『有人在家嗎？』

『誰？』亞連疑慮了一回，慢慢應着。

門推了開來，走進了一位女士，穿着最新式的紅底金花的短衣，黑光閃閃的長裙，裙鬚直拖着地皮，伊是古應的嫂子錢女士。

『打攪了，黃女士。鹿先生也在嗎？好極，我直想和你談談。』

『你這幾天，很忙罷！』列夫赧赧的找到了這句敷衍話。』

他們在客廳里坐了下來亂談，錢女士滔滔的口才壓到了二位，任伊的口鋒東衝西撞，漸漸的說到了伊此來的要旨。

『列夫你不久要出發了，一去怕要二三年罷。』

『是的，歸期是自己也難以逆料。』

『但是你的聘妻呢？任其嗎？』

『……』列夫聽到伊提起他的聘妻，心裏驚跳

了一下。

『雖說是法律上的機械式的未婚妻，可以不必顧到，不過根據了良心的裁判，伊也是潮流改革時期的犧牲者。我們也應當爲伊的前途注意。』伊說到這里，把眼睛凶凶的向列夫射了一下，似乎在罵烈夫。『你這壞蛋。』

『是的，伊真太可憐了。』亞蓮被伊的神情屈狀了，應了伊一句。列夫是一聲不響，可娟仍在幕後並未出來。

『你也應設法使伊繼續讀書，免得伊在潮流的逆浪中，無以自慰。如其你同意我的主張，學校問題，投考問題，一切在我可能的範圍中自當盡力効勞。』伊的音調漸漸的提高起來。

『那末麻煩你，』列夫明瞭伊的意思，要利用他的聘妻來牽絆他和可娟。這計劃列夫也樂於做自己的護身符，免得使人嫌疑到可娟的身上。

『最好請伊早日出來，以便補習。』

『是的，我明後天就去，亞蓮你能助我去領伊來申嗎？』

『好的。』

可娟在幕後聽到了這一段話，心裏很不自在，幾次想衝出來說。——這是他們的毒計，想造就你不能和伊解約的基礎。——終久爲了不願意見這位太太，忍住在裏邊。在錢女士告辭的話出了口，伊就立起來準備，在亞蓮。答的步伐一離了室門，伊已站在門簾的外面了。

『平時多們機警而審慎的你，現在任人愚弄，一些也不知。』

『並非不知。』

『那你以爲這事可以兒戲的。』

『安敢。』

『那你是哄伊，並不真的去請伊出來。』

『一定去請伊出來，立刻去請伊出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請恕我，這是爲了你。』

『……』可娟把臉背了過去。

『這也是爲了我的自私。』

『唔！你預備……』

『請別誤解，爲了我解約便利起見。』

『纔去請伊出來。』

『對了。』

『我更不明白了。』

『增高了伊的學識，使伊明瞭了潮流世故，知道了愛的神聖，伊願意站在一位不相愛的男子身畔嗎？』

『將來難免增加煩惱。』

『爲了我們的嫌疑，顧不得其他了。』列夫嘆了一口，可娟把臉掩在蓆幃上。

亞蓮踏進了室門，見到了如此的二位，重新把腳澱出去，在室門上叩了二下，學着紳士的口吻。

『我可以進來嗎？』

(七)

一星期後谷外的汪女士，——列夫的聘妻——跟隨了列夫亞達到了上海，寄寓在李宅，準備在可娟亞蓮的指導下，補習去考初中。

伊的年紀，雖是二十，不過在都會里人的眼光中看來，伊至少有二十四歲。伊穿着的衣裳完全是谷外的貴族裝，絲織的，不合時的，過豔的衣裳，時時引起他們暗暗地好笑伊，像一個女優，而在伊，

也覺得他們怪異，他們的裝束，他們男女混雜的談笑，像是劇場的後台，二位剪髮的女士，使伊想像到谷外庵堂裏的尼姑。

伊到後的第三天是除夕，他們沽酒備菜的開宴在李宅的西廂裏，歡迎春來。

第一杯酒下了肚，大家都很興奮，祇有汪女士是低頭的挨着列夫身旁坐着十分靚靚，伊沒有吃酒，伊認為正當的女士不應吃酒的。

『大家舉起杯子來，祝賀社會主義，』鄧志第一個舉杯站起，大家隨着，汪女士沒有動。

『汪女士也吃一杯，請站起。』

『這酒凶透凶透，我不能吃』伊還是坐着。

『社會主義萬歲』他們乾了一杯。

『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同志萬歲』乾了一杯。

『中國青年改造團萬歲』乾了一杯。

『新俄羅斯萬歲』又乾了一杯。

『馬克司萬歲』呆馬叫着，大家和他乾了一杯。

『克羅包特金萬歲』鄧志叫一聲，大家也和着乾了一杯。

慶賀的酒停止後，仲思敲着桌子叫。

『現在大家想些餘興出來，唱歌罷諸位，介瑞，你的嗓子很好的，我知道，我們這裏，亞蓮女士也是很有名的，伊的戀歌唱得更好。』

『好的請伊唱戀歌。』介瑞跳到風琴前去掀按起戀歌的過門。

『誰和呢，一人獨唱不成。』

『介瑞和好了。』大家把身轉了過來，眼睛射在亞蓮的面部，介瑞的手指上。

月已上了柳梢，

你約會我的時間已經到了；

何故還不聞你的口哨，

使我等待得多們心焦。

(介瑞和着伊唱)

我已袒開了我胸膛，

祇候我的愛人來倚臥，

守夜的更夫已經走過，

你不來呀，使我心中悲苦。

『別唱了，被人家聽到了不雅。』列夫阻止了，

『我們還是吃酒罷。』

大家歸了座，胡亂的搵杯，吃得一大半的人醉了纔散。

『你們二人都吃得醉透醉透了』他們去後汪女士扶着東斜西擺的亞蓮可娟到床上。醉透醉透的重疊字引得二位笑了起來。

谷外的土音，時使二位女士不能十分明瞭。二位女士的普通話，也時時使汪女士誤解。這言語上的極大的誤解，在汪女士留申第十天的晚上發生了。在夜半十一時左右，三位被叩門聲吵醒了，可娟起來開門，其餘二位依舊做他們的好夢。

來者是徐君的二位妹妹，臉上是很焦急。

『打攪你了，十分抱歉。』

『不容客氣，什麼事使你如此的焦急？』

『你們就要出發嗎？』

『還沒有確定行期，什麼事？』可娟奇異伊爾半夜來叩門問這幾句話。

『我們一塊兒去找列夫，好嗎？可娟，請你伴我們去。』

『發生了什麼事？徐女士。』

『我哥哥二天沒有歸家了，自從那天同母親鬥了氣出去後。』

『……………』可娟莫明他們的來意。

『方纔我們接到他的信說，他決計赴俄去，永不回家，因此我們的父母都焦急，逼着我們出來找尋，他來過沒有？』

『沒有。』

『列夫大概見到他罷！』

『不知道列夫見他沒有。』

『他同列夫很投意的，我能確定列夫一定知道他的消息。不是他的行李早寄放在列夫處嗎？』

『行李到確是寄在列夫那里。』

『可娟，我們到列夫那里再說罷，今天真抱罪』

他們候可娟穿好了外衣一同出去。他們到了列夫處把徐君的行李搬了回去並且請列夫見到他時勸他回家。可娟在一點多鐘，纔離了他們回寓。

這一回閒事，同一段談話，汪女士在睡夢中聽到，伊並不能十分明瞭的聽懂他們的談話，祇聽到

他們的談話中，夾雜了伊的未婚夫的名字，可娟又伴他們出去，很晚的回來，伊猜想他們一定是淫奔，三個女子一定和列夫有關係，更是可娟。伊時時和列夫一塊談笑，獻媚。

汪女士簡單的思想，漸漸地昏悶起來，穿入了夢的監獄，伊夢見了他倆的擁抱，接吻，甚至夢見了他們結婚。

天明起身的時候，伊的枕旁已洒滿了淚痕。伊一離了床，就盼望列夫來，以便說破他的秘密，表示自己並不是糊塗蟲，並不是木偶。

直等到下午，列夫遲重的步伐纔響進西廂。

『我要回去了』伊一見了列夫就說了，也不容列夫說午後的敬語。列夫爲了要避免和可娟的嫌疑，每天終來望伊一次，見伊時總是用了很合禮的敬語。

『爲什麼要回去，學校不久要開學了。』

『我不願意讀書了。』

『那麼你預備……』

『是的，埋在鄉間也是一個人囉。』

『這是你的自由，但是請三思！』他爲了可娟的嫌疑上低聲下氣的哀求。

『不用。』

『別後悔啦！』

『決不後悔，我已覺悟透了，明白透了。』伊把頭一昂踱進幕後去。

『你們知道嗎？伊爲了什麼原由。』列夫望着呆着在那里的亞蓮可娟。

『我不知道。』亞蓮很自然的笑了笑說。

『我不致於開罪伊罷！』可娟的心中十分不安寧。

汪女士的決心終久沒有取消，第二天的早上可娟單獨的送伊上車，列夫早借故的避了，免得見伊臨去的忸呢。

『列夫呢？他最後的送一程都不願意嗎？』

『他確是有要事到南京去了。』可娟照了列夫的囑告說了一句謊語。

汪女士含恨的上了火車，可娟覺得伊太可憐了。同時伊抱恨列夫使這貴族如此落魄。『汪女士

啊！』可娟的心中又想『你如能早日覺悟，離了生命像狂風中殘獨的列夫，去嫁了一位農村中的年少，倒能安快的度了一生。』

伊沿了街邊低頭的緩步着又想到了自身的煩悶。古應不覺悟的纏繞着伊，不知伊的靈魂已埋在沙漠深處，婚約祇能約束住伊的尸體而已。離了上海的伊怕尸體也不能約束了。

伊的思想漸漸深入悲苦的曲徑，想到做人一次，除了嘗識了眼淚的味道之外，更有什麼呢？

心境漸漸的惡劣起來，伊突然想到了可憐的蘭利，伊決計去看伊，把思想驅出了腦子，急步的向醫院走去。

『蘭利女士嗎？前天有人來伴送伊到廬山肺病院去了』醫院的門房如此的回答，伊到安心了，伊私自臆度來伴伊去養病的，一定是愛伊的人。

伊得了這個消息很高興的順着喬家灣走過去。伊走經列夫寓處的時候，他剛正開門出來，見了可娟，把纜踏中門外的那條腿收了回去。

『伊去了嗎？』

『是的去了，這許多煩悶是你自己找的了。』可娟走了進去。

『噲，田女士，』仲思聽到了可娟的聲音從樓上走了下來『古應託我問你 今天能否應許他，他還是在那里等你。』

『還是不能，請你告訴他。』

仲思把頭點了點，退了上去。

這是什麼一回事我可以預聞嗎？列夫正經的問着。

『他要和我合攝一張紀念照。』

『這是應當的，我們此次流浪出去，不知歸在何年何……』

『好狠心的東西。』伊不待他說完，盛氣的走了出去。但是在一星期後，列夫單獨在李宅裏，可娟把一張八寸的美術照給列夫看，

『列夫，這張照我送你好嗎？』

『亞蓮，快來看一對可愛的小夫婦。』

『早看過了』亞蓮雖是如此說，仍走了過來。

『請你好好兒藏好了』列夫把照還了可娟帶笑

的說『在寂寞的革命生涯裏，可以得到無窮的安慰。』

『好……』可娟這次連狠心二字都氣得說不出，也不願亞蓮站在面前，立刻把他接來撕成碎片。

『本來你也太沒有革命精神了』亞蓮任伊撕了滔滔的說『我們女子也是自由而完全的人物，何故一任他們愚弄，苟其我是處在你的地位，早把他擡出範圍以外了，管他戴了什麼未婚夫的頭銜。』

『黃小姐，有人在找你』房東太太走了進來，打斷了他們的談話，嘴裏又咕囉着混雜的贊美話『這人美極了，像一個苗條的閨女，舉止很文雅，口音真像夜半的鶯聲。他說姓施。』

亞蓮紅了一紅臉，不待房東太太說完一大套的古董，就走了出去招呼了進來。

施君雖是年未滿二十的人，裝束得像一位小紳士。左手懷了大衣，拿了小禮帽，右手插在袴袋裏，他的光髮，白臉，烏眼，紅唇像艷妝的女子。

『是你嗎？』列夫跳了起來『真是巧遇，我們在

小學畢業那年分別後就失掉了你的行踪，真把我想苦了。』

『鹿列夫先生，真是好久，但是以前的事還像昨天一樣使我記得很清楚。』列夫本想跳上去擁抱他，以表他的渴思，可是施君有禮貌的莊重的態度禁住了他，祇握了他伸出的手用了全身的情感。

『我更放心了，旅途上有你伴着伊。別說千里的俄羅斯，週遊世界也不妨了。』他又用了紳士式的口吻說。

談過了別情，小紳士又和婉的說他或許不能在他們出發時替他們餞行，請亞蓮允許他今晚同餐一次離別的晚飯，並請列夫可娟作伴。

在座的人都同意後施君去雇了一輛汽車，亞蓮雖是反對他的糜費，但是無效，他的理由是爲了以後的見面不知在何年何月，這一次的晚餐不得不尊重，作爲離別期內的紀念。

在最闊綽的菜館裏，幽靜的小樓座裏他們晚宴了。第一巡酒方纔飲盡施君舉杯站了起來。

『這一杯酒，我祝賀亞蓮早日成功歸來』他含

情的眼睛閃出一線水光。

亞蓮並不踟躕，站起來把手臂挺了一下，勇武地乾了杯。

『這一杯』他又站了起來『我請求二位在茫茫的旅途上照顧伊一些。』

『請放心，亞蓮也是有毅力的女子。但是需要我們的時候，當然不辭。』列夫可娟站起來飲了，但是列夫總覺得施君的眼睛在哀求他。

都吃得有些醉意的時候，施君請求列夫可娟離席五分鐘，讓他們談幾句私話。他們立刻允着站起來開窗，走到靠街的露台上，看著夜色燈光中的熱鬧市場。

露台並不大，微醉俊的可娟就靠在列夫身傍，大概是受了酒的指揮，伊不自禁的把手攔在列夫肩上。

『亞蓮真是幸福。』

『他們的婚約，如何造就的？』列夫反過臉來問。

『自由的戀愛。』

『但是我不明白了，伊還有什麼不滿意要離開中國呢！』

『伊的父母是無賴，想把伊當成鈎餌。』

『唔，』列夫很感傷。

可娟的手漸漸從他的肩上滑下，觸到了他的手指，雖是並沒有相握，列夫的心潮因此洶湧起來，眼前的景物也黑暗起來。祇覺得背上的壓力（可娟靠傍他的一邊）漸漸地增加，增加到使他想起和呂玉痕過去的景情。想像到了施君亞達的情話，偎抱的頸腰甚至似乎聽到了抱吻時的嘴唇碰擊的尖音。

列夫陶醉在此情此景里，直等到施君來請他們歸席纔清醒。

(八)

『順利，今晚離哈前進。』

接到了第一隊離了哈爾濱前進的電報，第二隊的人都很興奮，爲了小心起見，如哈爾濱，滿洲里，赤塔，莫斯科，等處都去設法找到了介紹信，以便在萬一遇險的時候，二位女士可以寄留，並且在各埠探明了幾家可靠的旅館。

二月一日的船票買到後，一月三十一日的那

天，他們忙得不堪，可娟亞蓮把東西都搬了過來，準備歸東在一起。

分組的事情難住了列夫，不分組又不可能，一行七人，難避官廳的耳目。二位女士又不能單獨前進，蘭利若在，到可做伊倆的保護人，現在必須二位男子去保護伊倆。他看着他們整理東西，一個人徘徊在室中思慮。

『誰可伴着伊倆，在遙遙的旅途上？』

他的目光在各位身上打轉。

『列夫，我至少須三件行李呢。』可娟在列夫走近伊時抬頭的說了。

『我也是呢。』亞蓮已整理得很乏力。

『你們太笨了，如此的長途，每人可以有三件行李嗎？快丟了些。』列夫心想，又是一件麻煩事。

『請你來審查罷，那一件可以省去的。這是冬天的衣服，這網籃裏是日用品和三五本書籍，一件是被鋪。』

『不成。』他雖是這樣說，但是也無從去拿掉他們一件東西。他站起俯下的身來，看看勇武的介

瑞，他很安閒的坐着，他祇有一個小被鋪和二三件襪衣。

『鄧志，我們如何分配？對於旅途的指揮上和行囊上？』列夫如此一說，大家停止了整理。

『我要先問，知道這條路的人有幾位？』

大家搖了搖頭，鄧志又說：

『知道這條路線，既然祇有我和列夫，那未分配也無從考慮了，我和呆馬仲思一組，你們也一組，介瑞的身體很強，可以幫助二位女士提攜行李了。』

『然既如此分配，那我們一組的被鋪，可以合打成二個了，介瑞代我理一理，我要出去了。』到了臨別上海的時候，列夫又覺得有許多事情須做。

他奔到四川同志那裏去告別，到團部去囑咐了諸位理事，請他們替四川同志準備將來的前進。直到暮色蒼茫，纔把諸事料理好，把他的心靈解放。但是他又想起此次離了南土北上，歸無時日，苟其俄羅斯已成就了桃源，當然不歸了，若非樂土，也不願生存了。因此他想到海濱去告別，到回

的車站去告別，終久在街頭徘徊了一回依舊回寓。

這一晚臥室裏多了亞達可娟，又是游子的靈魂都已飛上了海船，因此都不願睡，魂游在極遠極渺的風浪中。有的靠在被鋪上，有的坐在提箱上，準備談笑到天明。（那時室中的櫥椅都已歸還了借主。）

『我的心靈已飛上海船了。』

『我已見到了海中的浴日。』

『有什麼東西忘記買沒有，快想。』

『我在怕，我們的錢怕都不夠呢！』

『過了國界，是可以免費乘車的。不必在金錢上過慮。』鄧志終是憂慮在金錢上，列夫則反是。

無統系的你言我語，最後都坐着倚着磕睡了。

漫漫的長夜，終於在他們微鼾中消除過去，曙光透了起來，小小的屋子裏擠滿了送行的友人。

預定第一組在九時上船，第二組十時上船。終久他們不耐煩的約定八時半一起上船。八時一到列夫請送行的友人各自回府，不必送上船，以免人

們注目。

『可娟望你照顧了。』古應在列夫送出門時，踟躕了一回說。

『請你放心，決不致發生什麼意外的變故。』列夫明白了他的心意。

施君一定要送亞蓮上船，列夫無法勸阻。到了船上施君知道了他們買的統艙票，奇怪極了。

『你們買的統艙票嗎？太平民化了，』施君從袋里摸出了錢『我來替你們四位換房艙，你們看有智識階級的女子在統艙里橫臥嗎？茶房，換一間房艙。』

『……………』列夫臉紅了一紅，也覺得確是太節儉了。

開船的警笛響後，施君戀戀地向各位道別，和列夫熱烈地握了一次手，纔惆悵的上岸。

四個鋪位的房艙分成上下二個曲尺。爲了便利起見，二位女士在下邊，兩位先生在上面。鋪好了牀位，上船頂去看兩岸的風景，直到船出了港口，纔耐不住寒風吹括的歸艙。

到了薄暮，天氣變惡的下雨了，風浪跟隨着凶猛起來，房艙裏唯一的透空氣的窗門，祇能準照了船上的命令關閉，貨物的雜味人的濁氣混合了衝人欲嘔，又加了船的搖動從和緩進行到了激怒。在如此的環境中，亞蓮第一個吐了，介瑞也繼續着，列夫忍了一回也吐了，可娟並不嘔吐，略感到一些昏悶而已。

『啊！苦極了！』介瑞困苦極了，吐空了肚子後，又吐出青黃色的苦汁，他漸漸的呻吟得像垂死的病人。

『下邊平穩些呢，介瑞，我們換一個鋪位羅。』可娟自已想看看海潮，願意睡在上面。介瑞的鋪位剛好在窗下。

『好的。』

可娟爬到了上面，列夫腦子很昏沉，也感不到伊是女性，也想不到什麼古應。在伊橫下來時，纔不安的把頭抬了一抬。曲尺式的二個連着的鋪位，可娟偏把頭橫到列夫的枕邊。髮上的香，和有時爲了拿一二件東西，把手臂按在池鋪沿上的激刺，時

時使他閉目深慮着——似乎有可怕的預兆要光臨了。

第二天早上太陽的光輝，從水面上反映進了船艙，船的傾顛也緩和了，列夫的昏吐也停止了，難受的雜味使他不得不輕輕的跳了下來，離了微駢而呻吟的三位，走了出來。

一上船頂像復活了的人一樣，覺受到異樣舒暢。碧天上的稀雲，如游絲的飄浮着，與水相接的天際，點綴着三三兩兩烏黑的星星的漁船。從遠處再俯看到輪機撥起的水花，纔知道船是努力在前進，雖是前途還是渺渺茫茫。因此他又想到了零落的自身，已是二十二歲的人，所謂半生已矣。離了懵懂時期之後也曾發奮用功過，智慧祇報答了千萬的煩惱，腦力的靈敏，使他感到了手足上有桎梏，心靈四圍滿佈着利刀，眼淚浸了幾年，找到了一個同情，被禮教槍斃了，忘懷了一切向遠方去飄泊，可娟又追隨着在心靈上彈敲。

他呆看着水花亂飛，水波橫衝，也不知可娟已站在他身邊了。

『能夠長留在偉大的海上，一切權利的思想也，無從生長了。』可娟自語了一句，靠上了列夫倚着的欄干，『我們苟能架一葉小船像漁船一樣到處浮渡，與天水爲伍日月爲伴，雖受人們說時代落伍者，也自覺不虛度一生了。』

『本來我們做了辛酸苦辣的人，一世不過像輪機激起的水花一樣的一現而滅。做父母的戴了愛子女的面具，其實是爲了門第的烟火，所以子女的前途，子女的自由，一些不顧到，這真像隨風而起水波一樣不經意，無意識，而人們認爲這是自然的愛。我現在主張同情是家族時，又要受到人們的怪叫「時代之魔了」』列夫說到末一句，喉音上已帶了嗚咽，他說完後把眼睛向可娟望了一下，伊的臉上表顯着同情的微笑，這微笑使列夫感到可愛極了，恨不能劇烈的抱吻伊一下。

他們消極的言語，直到穿商人裝的鄧志走近他們，纔想到自己的任務，——應當去破壞現今的社會，改造成理想的世界。

『爲何改了裝，』列夫把身動了一動。

『要適合于統艙的生活，仲思呆馬嘔吐得苦澀了。』鄧志在他們身旁緩緩地走過去，沒有站住，像和他們並不相識一樣。

飯後，亞蓮介瑞也到船頂上來換氣，他們亂談，直談到君星現在西方纔歸艙。

可娟還是睡在上面，頭還是橫在列夫的枕邊。嘔吐一停止，精神一恢復，亞蓮的笑聲也多了，沉靜的艙房熱鬧起來。

『噲，噲，我們來度我們小時的頑意兒罷！』

『什麼頑意兒啦？』可娟把手按在列夫的舖沿上俯下來問亞蓮。

『每人輪着一段的講野話。』

悶着的時候，誰都願意做無意識的事，列夫也贊同了。

『誰開始？』

『我開始。』亞蓮搶着開始講了『在海盜的村莊裏有一位年少的海盜，他很英武，飛奔的馬能夠追蹤上去騎，他有一樣絕技，就是鐵彈子，祇要彈子按上弓弦終有一個人殘疾或是死，因此盜窩裏的

姑娘們都愛着伊。』

『在海上講海盜，討厭，』可娟打斷了伊。

『別管海盜不海盜，我們又沒有什麼東西。聽着我講下去了。』介瑞提高了聲音說。『每在春風和煦的日子，他們都艷妝的去引誘他，和他講了一句應酬話都引以為榮的，但是他並未把他黑眸子向他們轉過一下。有一天他在海灣裏漁船，見一位姑娘美麗極了，柳眉杏眼，滿身曲線美，他一見傾心，就把自己的衣服撕破橫在沙灘上呼喊着求救的哀詞，他謊言自己被盜。漁船上的仁慈的夫婦愛憐他救了他上船，從此他替他們捉魚划船，暗中進行自己的目的。』

他一停止，可娟學了他的口氣說：

『船上滿身曲線美的姑娘見了英武的少年也生了愛他之心，但是面上做出很冷談，時時嬌悄地迴避他，伊愛得他的心跳動得劇烈時，躲在後艙三天不見他，……講不下了，列夫你繼續罷。』

列夫抬了抬他懶極的頭說：

『他幾天沒有見伊就感到人生的酸苦，在一天

晚上，海上的眉月照得半明半暗的時候，他想到人生的空虛投海死了。』

『噲，爲何把故事講斷了，叫我不能接』亞蓮笑惱着。

『你自己抱了自殺觀念把什麼難題都解說在死上。』可娟半真半假地鬧着。

『如此的暗藏機關嗎？那你這位口是心非的姑娘，好啦，』亞蓮這樣一鬧，大家無心繼續講了，沈靜了一回之後，靜聲滿了這間艙房。

如此的過度，在第三天早上十時左右到了大連。

(九)

船泊在日本租界，入口處站着檢查行人的日本警士。跟在旅館的行李車後面的四位南方的黨人，不免有些膽寒。身上又穿了北方少見的西服，二位女士又是北方沒有的剪髮者。三位商人裝的黨人過了檢查口列夫安心了一半，可娟的恐怖仍未減少，大概爲了身上藏了幾封介紹信和黨證，把手伸在列夫的手灣里緊緊地偎傍着他，亞達介瑞

也照樣的跟着。

『噲，你們從什麼地方來？』二三個日本警士阻住了去路。

『上海，』列夫裝作了高貴的神氣回答。

『不是高麗人，支那人，是到此來度密月的南方人。』旅館的招待溫和地聲明，但是最後的一句話，幾乎使他們臉紅。

離了檢查口，列夫的腦中還印着警士們的妖臉，嗷嗷地恨着，世界變了鬼妖的領土，同是不幸福不自由的人，還爲虎作倀。

『先生們，在此居留呢，還是上什麼地方？』走進了旅館侍者來請示。

『上長春去，什麼時候有車？』

『晚上八點鐘有一次車。』

『那末四張三等票。』

『要不要睡舖？』

『不必了。』列夫爲了省錢起見而且祇有一晚，因此謝絕了睡舖。

初次出門的人終愛在無論什麼地方閒逛，他

們在飯後，東闖西奔的亂跑。把可以休息的時間浪費掉，儘覺倦眼朦朧的在晚風刮面的時候去等車。——大連的初春，還和南方的冬天，一樣的寒冷。

等車室裏已擠滿了人，列夫等祇能在避風的牆下站着。可娟未曾加衣，緊靠在列夫的身畔還是很寒戰。列夫自己的精神已很疲乏，因此忘掉了禮教忘掉了嫌疑，怕可娟在寒風中凍了，把半件大衣裹着伊，任伊把頭靠在他的胸懷上閉目養神。

胸懷裏有了可娟的列夫，體熱也增高了，似乎有難言的安慰蘊藏着，這蘊藏的安慰把他從疲乏中驅了出來，使他感到在如此環境中，不革命也不妨了，被不完全的法律放逐到冰天雪地去也不妨了，餓死在沙漠裏也不妨了，無論什麼苦痛也傷不到一絲的心靈了。

亞蓮大概爲了體肥的關係，還是生氣蓬勃的在風中跳步。驅除足指上的寒冷。介瑞坐在二只手提的箱子上打盹，有時抬眼望望他們。

二對南方的青年時時引起旅客的注目，但是

列夫覺得他們的眼睛一些不可怕，祇是羨慕他的幸福，時時自驕的替可娟拉拉好衣角。

興奮車站上羣衆的機器飛奔了來，列夫等在慘淡的燈光中隨着三位特別的商人——鄧志們一一的上車處走了上去。

鄧志等三人在車角找到了三個相傍着的坐位。列夫可娟在中間找到二個相連的坐位在二位中年婦人的對面。介瑞亞遲進來得最遲，祇找到了二個隔着走廊的坐位。

車中的眼珠，喁喁的談話，都在二位南方的剪髮的女士身上，鄧志時時擔憂着禁止呆馬仲思和他們的眼線相接觸，或是談話。因爲萬一謾路的警士來檢查，身上的黨證和介紹信，或許能夠請他們上斷頭臺。

幾天在船上的搖擺中，沒有充分睡眠的機會，不久都和着軋軋的車聲磕睡了。可娟漸漸地支持不住伊的疲乏，頭從倚在列夫肩上而進行到撲在他的大腿上呼呼的睡着了，列夫也無法的任其躺着。夜深的天氣，更是向北進行，寒冷漸漸地透了

肌骨，列夫不得不招呼了介瑞拿出一條毛氈來替伊蓋在身上，如此的遮蓋着，列夫纔安心的把頭靠在閉着的窗沿上打盹。

好容易晨熹破曉，把各人的精神提了提，撲着的可娟欠呻着起來，被壓得二腿麻木的列夫也站起來活動，靠在窗上閒看荒蕪的田野。直望到與天合接的邊際，樹木也沒有一枝，小池也沒有一線的田野。

不久可娟也站了起來倚在列夫的身上探首窗外，見了這慘淡無味的荒漠，聽了謾謾的風聲，不禁嘆了一句：

『多們的荒涼！』

『本來世界隨處是沙漠，我們不過沙漠中的細小的迷羊。』列夫忽然感到前途太渺茫了，把臉向着窗外，淚濕了脖子。

『何苦呢！我們吃東西罷，我的肚子在叫了。』可娟把話支了開去，列夫也忍悲的坐了下來拿出早晨的乾點來。

這時車中的人們大半漱口了。亞蓮介瑞已嚼

吃了好久了。

『噲，請你賞賜一些甘露給沙漠裏的迷羊罷。』
可娟笑着說把手指着熱水壺。

『討人厭的東西！』列夫向伊瞪了一眼把水壺
授給伊。

『討厭到好辦了。』伊說後纔想到自己說錯，臉
上飛起紅雲假做着無知無覺的傻子，吃着乾點。

他們用了南方的言語鬧笑，二位坐在對面的
北方婦人，雖沒有聽明他們的言語，也意會了。他
們在列夫可娟留意在吃的時候，低聲談着。

『年少的夫婦多們愉快啦！』

『大概是新婚罷！』

北方話，列夫可娟完全知道，因此可娟把列夫
的手臂撞了一下，但是列夫並不感到這虛偽的光
榮引爲幸福，素來被憂鬱的情絲包圍的病態的神
經，一切體貼而有趣的事語，更能反映出他的悲
感。受到的禮教的鞭打啦，法律的搶捧啦，割傷的
愛芽啦被壓的自由意志啦，此次向國外的逃奔啦，
一一湧上心頭，不是身在車中，他真要放聲號哭

了。這一下他終算忍住心頭洶湧的煩惱，像未收到可娟的暗示一樣，拚命的吃點心。

火車快到長春的最後五分點，車廂裏的客人都欣欣然的喧噪起來，列夫也摒除了消極的思想，注意到前途，他的靈魂立刻飛到了哈爾濱。

北方旅館的招待的誠懇和南方相反，因此年青的南方人在初次旅途上得到了無上的安慰。

長春到哈爾濱的火車爲了哈埠鼠疫盛行，每星期祇開二次車，一聽到今天晚上十一時有車赴哈，列夫等一行四人——鄧志等三人在下車時分離了約定在哈爾濱的，哈南，或哈北旅館，相見——都很高興，想歇息一天的預算也打消了。

爲了空前的擁擠和二位女士的關係，他們受了旅館侍者的忠告買了四張舖位票。

近晚的時候天氣變了，北風一緊，吹成了滿天的雪花，這樣大的雪，在南方永遠見不到的。

『好雪啦。』

在旅館裏他們都很高興的在電燈光下賞雪，在十時後坐上旅館送客的馬車時，雖是身上都已

加添了衣服還是敵不住發抖。車行了沒有多久，車窗上已飛滿了雪花，外面的景物一些也看不出，在馬夫吹了二次的口哨之後就到了車站，這口哨像是拐灣的口號。

一下馬車，介瑞還勇健，幫着旅館的送客人招呼脚夫把行李搬進車站，列夫可娟亞蓮早受不起風雪的吹打，奔了進去。

『先生，這行李討厭了，人又這樣擠。』旅館的送客人爲難着。除掉可以攜帶的二只提箱，須掛五張行李票。

『每件九元』終久列夫在行李房難住了。——一路上苟其都是如此爲難，不但到滿洲里的旅費不夠，至少也須累死。他如此的想着決計把不十分須要的東西丟了。

『我們快把不緊要的東西理在這二只糞箱子裏準備拋了。』列夫指揮亞蓮可娟整理了，打了三件行李票。

『夥計，這二件我們不要了。』列夫忍心的對旅館的送客人說。

『先生，可能時我努力設法送上好了，萬一不能，存在本旅館好了，現在請上車。』

出于意料之外的擁擠，苦了四位南方人。介瑞又拿了一只大的提箱，列夫拿了一只小的提箱，保護着亞蓮可娟擠到月台上，都已乏力極了，列夫想望望鄧志等也別想了，除了四圍的高大的北方人之外，一無所見。

南方人總比不上北方人的強壯。幾次介瑞的手拉住了車上的鐵柱被擠回來。車役爲了防止擁擠。看守好了鐵門，開一次門祇放進八九個人。安置好了，再出來開關，苟其客滿，那末對不起，請坐下一次的車。爲了擠不上去須勾留三四天。列夫也拚命的在人潮中破浪。和介瑞努力了四五次，纔把亞蓮可娟送了上去，伊倆的擠上去，還是靠了北方人尊重女性的心理。列夫和介瑞擠到力盡，還是沒有擠上去，最後列夫和介瑞也擠散了，各自進行。列夫想到萬一不能上車，二位弱小的女子，一定驚呆了。因此亡命的上衝，用了小提箱作了陷陣的武器。他剛拉到車上的鐵柱，被一條大腿打了下來，

受擊得蹲倚在風雪吹打的空角上，仆在提箱邊爬不起來，開車的警笛叫了一次，列夫重新驚跳起來，凍僵的手已柔麻無力擠壓在人叢的後面，用了帶淚的眼睛望望車上管理開閉的俄國人。

介瑞也在人叢中出現了，列夫更焦極了——這次一定失散了，失散了。

柵門又開了，人又騷動起來，俄國籍的車役提了鞭子，打開了擠在車門前的羣衆。列夫心想這次更絕望了，也不敢拚命前衝，介瑞也避打的退了下來和列夫相遇。

『介瑞，這一次糟了，我們准失散了，失散在冰天雪地的北國。』

介瑞並未回過頭來注意到他的話，還不心死的眼望着凶橫的俄國人。

『噓！』俄國人口中發出了一聲口哨，同時把鞭梢向着二位北方人揚了一揚。

『列夫，上去。他在招呼我們呢。』介瑞提了提箱開路，列夫緊跟在他身後。近門的時候，可愛的俄國人伸下一條手臂來引了他們上去。

得救後的二位可憐的少年又踟躕着，不知可娟亞蓮在那一間。跟着俄國人的引導，走去開一間臥舖的室門。

門開了，可娟亞蓮的慘白的絕望的臉面現了出來，四位驚喜交集的人兒幾乎互抱着哭了。

這位俄國人輕輕地替他們關了門走了。列夫回頭來想說一句道謝的話，已不及了。

(十)

列夫方纔坐定，叩門聲低低地響了起來，走進了一位車役和旅館的送客人。

『先生是這二件，不錯罷！』旅館的送客人拿了二件行李，列夫願意丟了的行李，替他們安置在車廂的一角上。

『不錯，不錯，勞你了。』列夫慚着他的格外的效勞。不安的從口袋裏摸出二塊大洋來。『夥計，

這給你買酒喝了。』

『不，先生這是我的責任，祇希望先生們路過這里時再照顧本旅館。』他沒有受列夫的錢。一鞠躬退了出去。

『北方人的忠實，慚死我們南方人了。』列夫十分汗顏的說。

『近樂土的人，自私心也消滅了。』可娟像久別了這二件行李一樣，把箱子撫摸了一下。

『我們可以安心睡一晚了，我們乘到這路線的盡頭呢。』車搖動起來，唱起軋軋的催眠歌，倦極的列夫門了室門在近身的舖上橫了下去，其餘三位也各就一舖的橫了下去，這一間裏剛好四個舖位，預備他們安安地各做一個好夢。

輪船上火車上沒有舒暢睡過的他們，在裝着熱水管的室內，彈簧墊子的牀上，忘懷的睡了。火車在第二天奔到哈埠。人們下車的聲浪也沒有把四位南方人擾醒，雪過後的太陽也沒有把四位曬醒，還是緊閉了雙目。枕上還了些口涎——這是他們倦極的招牌。

車子預備開回長春的前四點鐘，車役來打掃車子，纔驚奇地拚命的敲門，擾醒了四位，驚奇地跳起來——車子如何不動了。列夫開門出來一看，車廂沒有一個客。祇站着一位打掃的夫役。

『哈埠到了沒有？』

這一句問話引得打掃夫笑了起來。

『到了二點鐘了，你們真太好睡了。』

四位特別的乘客從靜肅肅的車站裏拿了行李出來，好容易纔找到了一輛街車。列夫拿出和鄧志約定的日記簿來，看上面的記載。

在哈須停留一兩天會一會楊代表，住址是G街三十五號。旅館：S街哈南旅館，或T街哈北旅館。

『S街近還是T街近？』列夫跳上了車子問。

『當然S街近，』馬夫揚鞭走了。

『好，S街哈南旅館。』

異樣的街道，南方人像走進了游牧時代的上古，在街上時時能見到一大隊駱駝山羊。

『一大半的路程過去了』列夫把頭攔在車墊

上，臉向着天嗷嗷着。『過了齊齊哈爾，滿洲裏就到了。』

『快到了嗎，俄國？』亞蓮可娟介瑞臉上都現着安適愉快的微笑。

『齊齊哈爾是一個生死的大難關呢，我們又沒有護照。』

『別管牠。死在那裏也好。』介瑞奮勇的打着自己的手掌。

『本來是同樣的鐵蹄呵，任天命了。』列夫帶着悲音的說『死在那裏是軍閥的鐵蹄，死在家鄉是禮教的鐵蹄。』

『別管牠，到了斷頭台！再說』可娟很威武的把身子坐正了，莊嚴得真像上斷台的革命偉人。

『別管自由的種子，多們的細小。』

亞蓮聽到可娟唱了一句覺歌，也和着叫了。

『我們拚命的流血，流血去栽培，』

『……』

『噲，我們是驚弓之鳥啦，請靜些，免得人們注目』列夫見到他們發狂的悲壯。低聲的極力的阻止

他們。

車停到了哈南旅館門前，半閉着的門裏不見走出一個接客的侍者。列夫走出車門見到了貼在門上的一大張紅紙上的通告呆住了。

『鼠疫期內暫停營業。』

『T街去，馬夫』列夫有些焦急了，萬一各家旅館都閉起大門，要露宿了。

五分鐘後到了哈北旅館，門前同樣高高樹起通告『鼠疫期內暫停營業。』列夫站在門口念了又念，希望是眼花，但是結底還是摸摸頭。

『馬夫，什麼地方有營業的旅館嗎？』列夫的聲音受了失望的激刺。

『大概是一樣的罷。』

『我們立刻向車站去前進罷。』可娟提議着，三位都贊同了。

『哈滿車站，』列夫招呼了馬夫。他的右腿剛踏上車沿，他看見了三個商人一搖一擺的從街角拐過來。他高興極的迎了上去。

『你們也到了嗎？不出我之所料』鄧志等也很

高興的跳過來。

『我簡直鬧昏了。』列夫把便槽拉了下來『我已失掉了我的主宰，你們找到了旅店沒有？』

『我們找了半天，纔在那邊南胡同裏的小客棧裏，找到了一間小房間。你們車到北胡同裏去找罷，那裏有幾家營業的。』

『好，馬夫，北胡同』列夫跳上了車又問鄧志『你們上那裏去？』

『我們立刻走到北胡同來找你們。』

車行了二里多路纔到了北胡同，旅館的門前多半掛了客滿的牌子，問了三五家纔找到了一號房間。他們像逃荒的人不管一切的搬了進去。

房間的一半占據了一只大炕牀，其餘放着些半新舊的桌椅。

一坐定，侍者送上了一本客人的履歷簿，侍者退出去後，列夫纔提起筆來，胡亂的寫了，但是關係一項，使他爲難了，黨人的行止是十分祕密的，無論那一點上。不能留着使人起疑的地方的。但是寫什麼呢？兄妹不像，他想祇能寫夫婦了，望着二

位女士冒昧的說了。

『我們祇能如此寫了。』

『當然如此寫了。』二位女士應着。

『寫什麼呢？』列夫故意的一問，把他們爲難得俯下了頭，臉上帶了一些酒色。

正在此時，門一響走進了三位商人，鄧志看到執着筆的列夫，還沒有把履歷的關係一行寫下，不免焦悶起來，搶過筆來寫了夫婦二字，發怒着說：

『我們在千危萬險的路途，還有什麼顧慮。早些料理了寓所，還要去拜訪楊代表呢。』

在飯後二點鐘的時候，列夫鄧志已在叩楊君的宅門了。

『今天到嗎？好極。』楊君迎了他倆進去。第一隊的消息還沒有到呢，你們大概要在此多勾留幾天了。』

『我們預算明後天走。』

『不能照你們的預算，必須等到第一隊的報告。』

『誰耐煩候他們的報告。』

『必須的，鹿同志，齊齊哈爾的檢查嚴密，非同你們經大連，過長春一樣的便利。我怕第一隊遇險呢，照例報告該到三四天了。』

『照你的意思，第一隊遇了險，我們應當退回家鄉去了。』

『並不，我們應當膽大而心細，作消極的犧牲並不是勇敢。雖是說，我們有南路六十人，西路六十人，東路六十人，怕什麼死，死完了還有繼起者，可是犧牲在有用的地方纔對。』

『那末我們死等在這裏嗎？』

『不，祇須三四天。』

楊君的音詞終久把列夫鄧志屈伏了，允了等候報告。此事解決後，他們談上海的黨人行動，和哈埠的民情，談得很投機，像和自己說話一樣。談到很晚，楊君纔挽了二位客人的手臂送出來。

『再見了，有空我還要來拜訪你們，並且見見二位南方的女英雄。鹿同志，鄧同志，有機會我還要替你們介紹這裏的一位苟同志，他是中學的校

長，或許在那裏，可以拋下一顆我們的種子。』

『再見了。』

鄧志列夫向楊君告別後，爲了有幾天勾留的消費不致雇車回家，各自沿着馬路的邊道緩緩的摸回去。

列夫到旅館裏。報告了有幾天勾留，要等候第一隊的報告後，旅途上勞乏的二位女士很高興，愁悶的祇是列夫，他在憂慮今天的睡眠，一丈多長的六尺寬的炕，要試行北方人幾世同炕的棲宿。這難于試行的事，把列夫重新驅逼出來，向各家小旅館挨門的再去問一遍。

『有空房間嗎？』

『沒有，先生。』同樣的回答仍使列夫垂頭喪氣的回去。

二位少女，二位少男，睡在一個炕上，又不能；坐以待旦，又不能。他爲難着，終於嘆了一口氣：

『還是找不到一號房間。』

『我們在危難之中，顧慮什麼，權宿一宵好了』可娟正襟的說着，亞蓮也點頭附和。

(十一)

這是三千年遺傳下的定例，一只炕上要睡二位少女和二位無關係的少男時。總是二位少女相傍着，二位少男也相傍着，中間距離着一條界線，——神秘的界線。

這是意外的變波，列夫感覺到。

一決定同炕睡眠後，介瑞第一個上炕，靠着右邊的邊上，頭南脚北的橫了下去。亞蓮也自抱着被

褥上炕依傍着介瑞，也是頭南脚北的橫了下去，伊似乎還表示着好意，留了給他們相愛者共同呼吸的餘地。但是把列夫悶住了，心頭有些跳動。他們是抱了革命的精神，和破除男女界限的使命，他又不能自暴弱點的請亞蓮換過鋪立。他看看可娟。伊是很安閒着，寫好了日記，很自在的解除了外衣，把被褥靠了左邊的邊上，也是頭南脚北的緩緩地橫了下去。

『思想與精神同時解放，奮勇，奮勇！』他自已鼓勵着自己，爬上炕去占據了空着的地方。

但是一上炕，一種嚴刑加上了這位處男。愛側睡的他，祇能像死尸一樣頭向着天，不敢動彈。時時爲了不舒服，想側一下身子，心怯的他終覺右邊藏着惡兆，左邊是留着危機。

遠遠地傳來的守夜更夫的擊柝聲，犬吠聲，風聲，窗子顫動聲，使他想到了可怕的世界，可怕的夜，可怕的炕牀，可怕的他自已。

燈光消除後，他還是不能停止他神經的行動，他的嘴裏默默地數起一二三四五來，想用簡單的

催眠法來催眠，但是未數滿一百，就被鄰室裏的咳嗽聲，屋上野狸的爭鬥響擾了。有時數得將近安睡了，被亞達的翻身聲，介瑞的轉輾聲，可娟的細微而平和的，抑揚得似琴弦的鼾聲擾了。

『我簡直睡在牢獄裏。』最後他嗚嗚的發恨。

直到天上已接受到細微的淡白的反光時，他纔懵懵入睡。在懵懂之中，他又受困于夢魘，他夢到一個惡魔追逐着他，直逼到無處逃避的海邊，纔驚恐地翻身和他決鬥，盡力的亡命的掙扎，纔驚恐地醒了，醒後又加了一大跳。確有一條肥白的手臂攔在他的心胸。他沿着手臂的橫式望過去。出乎意料之外，這手臂延流出，從亞達的淡紅色的襯衣裡裏。伊是微躑着，臉上大概是受得炕下柴火的餘熱，微紅着。伊戰抖地把伊的手臂搬上伊自己的胸懷，伊還是微躑着沒有動彈，向左望望可娟，伊是側着頭睡得很濃。他按着驚跳的心胸，直推到院中充滿了晨昏，炕上的諸位醒後纔披衣下牀。

人是離了監獄，心還是鎖留在一條白手臂上，介瑞出去買了一份報來。列夫就拉了來閒看。本想

看看政局的他，無聊地翻過來在廣告欄上瞧瞧，終久爲了心靈上的不自由，被白臂的裁判得一個字也不曾有反應。他斜眼望望坐在椅上也在看報的亞蓮，伊的眼珠是停在一點上，在第三次他的眼睛斜過去與伊的眼線相遇了，相遇後的他倆臉！都有些反感，伊爲了要避免反感，站起來去靠在可娟身旁伊正在看哈埠的新聞。

『啊！糟了！』可娟看到一段齊埠的消息，不禁脫口驚呼出來，又怕驚動了庭院中的人們，（他們住的是最下層。）隨手把口掩住了。室內諸位却奔到可娟那里，跟着伊的手指一行一行看。

齊齊哈爾捕獲黨人。——哈埠巡察處，捕獲改造黨黨人四人，搜出黨人赴俄先遣隊名單一紙，共有一百六十三人。據云分東西南三路，每路有總理事一人，南路理事已攝隊在路中，並有三女子同路云。

列夫翁張着半晌說不出話來。室中其餘三位也都以打傷的花芽全無生氣。像石膏像這樣呆了半天，列夫纔站了起來，並不向各位道別一聲，

拐了出去，諸位也沒有問他，注意他。

他昏糊地進了南弄，一踏進鄧志的臥室，淚已迸留在他的眼眶裏了。

『鄧志，第一隊遇險了。』

『那裏來的消息，』鄧志驚跳起來。

『我爲他們祈禱，祝他們的靈魂安快。』呆馬把二眼望着天。

『那裏得來的消息？』鄧志沒有注意到呆馬，再問了一次。

『今天的報上。』

『報上，我望你看錯了。』仲思低低地自語，鄧志迅速地跳了出去，他真像希望列夫看錯，立刻去找報販，買了一份報來，他們細細地看下去，看透了紙背，也還是一字不錯。

『唉！天命了。』

『人定勝天，我們還是要前進的。』鄧志把手敲着桌子。『列夫去找楊代表去，和他商議進行。』

『那末，立刻就走，』列夫懶懶地說，『我簡直鬧昏了，鬧昏了。』

氣沮的列夫鄧志，無甚精彩的去找到了楊君。
『你們現在決不能走了，一有了準備的巡察處，一個小雀兒怕也難飛過去了。何況一隊人，掛了招牌的人。』楊代表赤心忠良的勸告他們。

『另想別法，退是決不。我們現在需要我們的介紹信了。』

『誰的介紹信？』

『G 教授給 M 女士的信。』

『好極，伊的父親是在道署裏辦事，確是一位忠厚的長者 他不知我們是黨人嗎？』

『當然不知道的，他說我們到俄國去研究文學，二位女士是去探親。』

『那末當然去請求簽發護照了。』

列夫把頭點了點。

『那末我去請二位女士來，這回須要他們了。』
心急的鄧志立刻要進行這計劃。

『請你自己也換了衣裳，現在我們又要裝成好學生了，』列夫目送了他出去。

時間並不久，換了裝的鄧志和可煩亞蓮瓦夫

已在赴 M 宅的道上了。

M 宅在公署的附近，是十九世紀的新建築，就住宅而論，已顯示出楚楚官宦。

爲了住宅的威嚴，他們蹣跚了好一回纔把手按 ' 閃眼的銀環上，躊躇了一回纔輕輕地按了一下電鈴。等候了一刻，門纔開，走出一位僕人來。

『找誰？』

『m 女士』可娟挺身出去。『這是一封給伊的信。』

『請進！』僕人很恭敬的把他們迎進了會客室，坐了一回，纔聽革履的聲音光臨，走進了一位楚楚的女郎，在儀範上可以看出伊是善于交際的。

『十分榮幸，得到諸位同鄉光臨舍下，我現在真像到了故鄉一樣，我已見到了太湖，和繞湖的羣山。諸位到了幾天了？』

『纔到呢，昨天早上。』

『住在什麼旅館？』

『爲了鼠疫的關係，住在北弄的小旅館裏。』

『好極，那里檢查過了沒有。』

『要檢查嗎？檢查什麼？』列夫插嘴的問。

『你不知道嗎？要檢查鼠疫，無論衣服及食品，都要檢查，這檢查我很反對，無非給檢查員以訛詐的機會。』

『那末我們行李多的，討厭了。列夫擔憂着行李裏的宣傳文書。

『那不妨，我父親的名片還夠得到，我替你們寫一張免查的文書好了。』

『費心了，』可娟謝了一聲。『但是 m 女士，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費心呢。』

『唔，我忘了。』M 女士重新看他們的介紹信。『護照嗎？真爲難了，在現在幾天裏。』

『那末我們等候幾天好了。』

『我並不是這樣說，我的意思是說在近來黨人的活動的時候，白色的俄羅斯染了紅的時期裏已停止簽發護照，雖是我完全能信賴 G 教授和你們並不是黨人。』伊滔滔的言詞使伊的四位客人失望了，伊完全觀察出，『現在家父不在家，過一天我請你們當面和他談，終之他力之所及，盡力爲了好

了。』

『同人等很感謝女士，那末我們現在告退了，』
列夫等站了起來。

『田女士，能否請寫下你們的住址，容我明天拜訪，並且答覆護照問題。』

『此次累你了。』可娟寫下了詳細的地址，纔告別。

列夫一回到寓所，見了坑牀 就理想到晚上的恐怖，一條白手臂。在午後，介瑞，亞蓮多忙于寫信的時候，列夫和可娟在庭院裏曝背的時候，列夫忍不住心中的秘密了。

『可娟，昨天晚上使我難堪極了。』

『……』伊並不驚異也沒接他的口詞，也沒有笑影，冷冷的把眼皮向上抬了一抬。

『我早上醒來的時候，亞蓮的一條手臂攔在我的心胸上。』

『伊的臉紅了一紅，很纖靜的還保守着冷淡的態度。』

『不是有意的罷。』

『不能信任伊是無意，早上我細察伊的臉色，帶着虛心的紅暈。』

『伊來引誘你不成。』

『我真不明白伊的意思，唉，我至今還有些心願。』

伊不耐煩的站了起來，走了一步又站住了，口張了一下終久沒有說。

『……………』

『我想今天必須另外找到一間臥室纔好。』

『我完全贊同，』可娟走進了臥室。

列夫不久走了出去找尋，盡了他的二條腿，一只嘴的力量，走了很多地方，問遍了每家營業的大小旅館。還是失望的回來。因為近日鼠疫日盛一日，警廳的衛生處準備清查，留傳着一絲細菌的地方，立即停業。所以有一兩間空房的旅店，也掛了客滿的牌子。

『啊，還是找不到，』列夫帶着愁恨的說。

『這裏問過了沒有，方纔我見到有人搬出去。』可娟也帶着十分關心的態度。

列夫到帳房裏去一問，確是有一間空房。這是使他十分高興，傍晚就把介瑞和他的行李搬了過去。這晚他們談得很晚纔分散就寢。

『今晚可以安心睡了。』他很安心的自慰，但是仍是轉輾的睡不熟，腦海中充滿了，萬一不能弄得護照如何，萬一要冒險前衝，危機臨頭，可娟亞達如何，萬一……如何？萬一……如何。

這一晚又是轉輾的過去。

早上九十點鐘光景，M女士來找他們時，他們都像迎接自己的命運一樣的高興。

『M女士，請進罷，苟其不嫌地方太髒太小呀！』

(十二)

『護照現在實難設法。』

M 女士的第一句話，就把各位歡迎的臉面顫了一下。

『我很希望諸位和家父直接談一下，他終不致于使諸位完全失望。』M 女士想挽回他們失望的心意，又如此說。但是他們臉上的憂絲總沒有全數消掉。

伊想盡了方法要使各位暫時忘機，談到了故鄉方面。

『在故鄉，這時候正當百花怒放，春風和煦，游春踏青的日子，到了近沙漠的冰天雪地來，除了浩浩蕩蕩的飛沙，有什麼可以贊美的呢？』

『是的，離開了故鄉的人終是留戀着故鄉，在故鄉的人，到在羨慕風雪的滋味。』可娟極力鎮靜，把臉上的憂鬱降低敷衍着說。

『去羨這難煞的風雪嗎？』

這一句話，誰也不敢應答，明知望綉的南國，可稱人間的天堂。故鄉的春日，樹林中到處鶯聲嘯嘖花叢中穿飛着雙雙粉蝶。提及了故鄉，憂悶的列夫低了頭，他想及春色滿園的南國，春和景永的南國。

『田女士，黃女士，我現在請你倆游一次本地的風光，大概不致拒絕罷。』M女士要表示出伊的好意，如此的請求伊倆應允了，伊纔借此逃避了列夫等愁臉的包圍。

伊們走後，列夫嘆了一口氣。

『此次的結果，怕仍是兩手空空的回去。』

『回去嗎？決不！除非我入了木纜任命運支配。』介瑞堅決的說，爲了要表示內心的堅決，把手中的報紙撕了。列夫再也不說第二句，站起來去拿起一本無聊的書來翻看，正在此時，鄧志踉蹌的進來，口鼻上戴了避疫的黑套子。

『真糟，住的地方染了疫，早上死了一個人，旅館的主人受了警廳的命令下了逐客令。』

『他們呢？找到了住所沒有？』

『他們把行李停在街上，我一人去找住所，找了好久，還未找到呢？』鄧志疲乏的坐了下來。

『那末搬到這裏來擠一擠好了。』

『你到賬房裏去試試問一下，或許不允罷！』鄧志在他走問了多少旅館，他們都知道南弄裏的某旅館染疫停了業，因此都爲了避免傳染起見，嚴防着新客的加入。

列夫到賬房裏去請求的結果是失望，店主以一館的客人安危所繫爲辭，婉辭了列夫。

『走，鄧志，我伴你去尋，』列夫拉起便帽準備

走的把大衣披上。

『但是，你也應當戴起避疫套啦，』鄧志從口袋模出了避疫套，把一個給了列夫，三個授給介瑞，『他們二個人呢？』

『可娟亞達嗎？m女士請他們出去玩了。』

『護照的消息如何。』

『不成囉，但是現在先解決了你們的住處，難道今天露宿不成。』他倆拐了出去。

無論在那一條小街小弄都搜尋到，找到晚上還是沒有得到一處宿所。他們開始焦急起來，又不能在北風中露宿。

最後，還是受到了一位失業工人的指點，在江蘇會館裏，在無歸的貧病人間，請求到了三個鋪位，他們也顧不得早烟暮酒的雜味薰足的地方，很高興的搬了進去。

『這是我們奔波到北方，第一次得到的安慰了。』列夫吹了一口氣。

『貴族的先生，爲了如此，我們纔要革命啦。』呆馬叫了起來。

『這困難，這苦楚歸根尋源，爲了社會上的惡勢力，帝國主義的鐵蹄，我們在此多度一天，使我們認得更清楚些，好離準我們的手槍。』鄧志揮了揮手臂。

『仲思，你呢，感覺到我們現在的生活。』列夫回頭問不作聲的仲思。

『我已失掉了我的感覺，』他笑了笑。

列夫苦笑了半天，在告別回宿時，把右手的拳頭猛擊着左手的手掌說：

『到不得意時，我們冒死進行好了。』

但是冒死前進的一句話，一回到家就取消。他回家時，可娟亞蓮已回來了。

『看啦，那里來了一條老牛。』可娟亞蓮還留着今天暢游的餘興，看見列夫戴了避疫套，笑折了腰。

『你們也要變成一只苗條的黃牛呢？』列夫感受到了伊爾的笑容，也把鄧志等宿在陰溼而黑暗的會館的影像忘了。介瑞，他們的套子呢。』

『這里，』他從抽屜里拿出來。

『我不戴，亞蓮看了看，搖搖頭又問介瑞，』你的呢？』

介瑞不聲地從口袋裏摸了出來。

『像偵探劇里的小丑，』可娟在鏡子面前試試套了上去，不覺好笑起來，把脖子向着列夫射閃了一下。

這脖子，這笑容，打消了他方纔勇敢的心意。——他覺得在伊的活潑可愛的脖子上，不應使伊去叩監獄的門。苟其在路上萬一被捕，自己的生死，何足道，已是一個心靈上不健全的人。但是怕見一絲的刑具加上伊的手指。

『誰去找來的，這特別的化妝品，』伊又問。

『鄧志，』列夫在伊對面的椅上坐了。

『他們找到了住所沒有？』提起了鄧志，介瑞想起了他們。

『住在江蘇會館裏。』提起了他們的住處，像觸及他受傷的肌肉。『可娟，亞蓮 M 女士到底能夠助我們前進嗎？』

『伊，人是很好的，並非沒有責任心的人，伊伴

我們去游了二家私園，聽了一次戲，伊要我們後天早上一起去見伊的父親。』

『後天去見他時，還是不能助我們呢？』

『到那時再說，』可娟懶懶的說。

時間很容易過去，到了拜見 M 女士的父親的時候。除了呆馬都去了，因為呆馬是四川人，又是中年的男子，又不能冒充學生。

M 女士的父親 V 君是哈埠有名的人物，雖是住哈已近十年，還是滿口的江蘇話。他的慈愛，他的莊嚴使列夫很感動，願意跪下來在長者面訴說他的罪惡，——要用虛偽來對答長者的真誠。——不是早已議好了一大套虛話，他說話時一定要戰抖了。

『我們實在是不能不去，在那裏二位女士的父兄在籌備一個工廠，那裏沒有人手，因此叫我們趕緊前去，而且現在我們已到了這裏。在家鄉又找不到餬口之處，』列夫虛偽的悲切的語調很能使人可憐但是根據了他心中的憂鬱，悲哀到並不虛偽了。

『必須先請二位女士回去，其餘或可設法。』V

君以爲他們是誠懇刻苦的少年了。

『黃女士，他的父親連拍三個電報給伊，要伊去。田女士爲了他的哥哥在那裏生病，伊母親叫伊趕去，我也勸了他們好幾回，告訴了他們路上的困難，苦楚，他們終于無心回去。』列夫真像已經勸過他們一樣，把脖子轉過去向伊倆看一下，可娟立刻明白了他的暗示，正襟的說：

『我倆若然不是非去不可，錦綉的南國不住，到這風雪中來奔波嗎？』

『我敬請諸位都回去，前進的風波和危險，你們完全理想不到的。』V君再竭誠的勸告。

『我們已不能回去。』

『你們願意回去時，我可以替諸位辦到直達上海的路票，』V君見到了列夫摸著頭在想，他就站了起來給他們一個考慮和相商的機會。『現在我和你們暫別十分鐘，到公署裏去一次，請諸位隨便的在這裏談談想想，等你們決定後再說。』

他走了出去，六位年青人談論起來了。

『我想乘此機會回去，免得將來進不能，退無

錢，』列夫第一個提議。

『決不回去，鄙人，』可娟第一個抗議。

『而且古應也不願你出來，』列夫笑了一笑。

『可笑的理事，』可娟聽他提及了古應，嗓子急噪起起來說。『槍子不從我腦子裏穿過，無人有權叫我回去。』

『我也贊同可娟的主張，』亞達附和着。

『我也是』介瑞也附和着。

『仲思一聲也不響的靜聽着，幾次動了動嘴又停止了。

『請你們停了爭論，我們要回去是辦不到的，我們所須要談的是加倍擊決我們的意志，大家一口的拒絕回去。』鄧志說後，大家同意了。

『我想他留着我們，叫我們想想，一定有幫助我們的。』可娟覺得方纔太衝動了列夫平靜地說了這一句，但是列夫低着頭沒有動。

過了十五分鐘 V 君微笑的走了進來。

『對不起，勞諸位久待了，你們決定回去沒有，祇要你們說一聲回去，車票明天就可送上。』

『我們千思萬慮終覺不能回去，長者的忠言很感謝。我們實是已到了非去不可的地步，望長者一助。』

『兩位女士呢。』

『同樣的不能，實非有意忤長者的好意。』可娟答着。

『這樣罷，我想，』停了一回 V 君說。『現在要去呢，終是辦不到的，國內亂得如此，又是黨人活動的時期，俄國又時時運軍火來指揮中國無知的青年助他們的主義侵略，因此國防上加嚴，謔照停止簽發。我想替諸位在此謀一個相當的位置，待時勢平靜一些再過去，諸位以爲如何？』

『好極了，謝長者的恩典。』列夫被他的慈愛的口吻屈服了。『如此我們可以安心等待，不致發生經濟上的困難了。』

列夫如此的一諾，大家祇能勉強附和着，心中都在怒惱今天的他，臨機如此的不善於應變。

『那末冒昧了，請諸位隨意寫篇文章，談談各自的意志，以便找到合於各位身份的事情。』V 君

去找了幾份紙筆來。

他們各人開始想了想寫了。

列夫十分惱悶，不是 V 君在座，他早投筆而起了，現在祇能撲在桌子上想。他想照自己的心意寫一篇罵舊社會舊禮教的，一定得不到長者的同情，因此他決計寫一篇反叛本心的文章——拜金主義——但是方纔落筆又發恨起來，把寫成的幾個字撕了來懺悔。

『我決不把本國文字寫出拜金的字句。』

結果他橫行的寫了一篇英文，本想用俄文來寫，因為要避免黨人的形跡，未曾實行。

一篇一篇過了 V 君的目，他很滿意的說：

『四位的學問很好，鄙人不難找到一個相當的位置，二位女士呢，我想還是繼續讀書，R 女學的校長是我的好友，我可以設法免費的插入，關係書籍我可以補助一些。』

『好極，有勞長者了，』列夫代伊們應着。

『那末明後天請諸位來聽回音罷，五六十元的薪金總有的。』

他們借此時機告辭了，V 君還送到門前。一
離了 M 宅他們一路攻擊列夫。

(十三)

『我們此行爲謀全民的福利，並不是求個人的安適，願意在這裏工食，何苦從南國出奔。』鄧志第一個攻擊列夫。

『你不過隨便的一語，累我們做了一篇無聊的文字。』介瑞繼續着說。

『我真不明白，』可娟帶了憐惜他的口吻說。『今天的你懦弱到如此田地。』

『爲了你總把我一切的勇氣打消，不敢冒險前進，免除你的眼淚，流在壞蛋的法官面前。』列夫向伊笑了一笑，沒有開口說。

方仲思和亞蓮一樣沒有說什麼，不過臉上時時咬唇的冷笑。

『我們現在再打算前進好了。』鄧志這樣說。

『但是我在憂慮第一隊洩漏了一切的機密。』

『那末我們停留三四天，把文書毀了，緊要的信件換了地方。我們生在如此的社會裏，與死無異，何必去顧慮到萬一的危險呢！我們的愛人在對岸，怕什麼齊埠滔滔之浪呢？』鄧志如此的比喻使大家很興奮。

『好罷，冒死渡河，』列夫也把一切的憂悶都拋了。

三四天不到 M 宅去，天天在寓所想盡計劃的藏匿秘密文件和黨證，把二位女士忙得不開交有的藏在衣服的夾層裏，有的藏在棉被的花絮裏，二位女士雖是天天努力的拆縫祇弄好了三分之二。

列夫鄧志又怕臨時忘掉什麼書信藏現什麼地；

方，(記在日記簿上又怕被查到,)天天背誦着，甚至晚上還在床上默唸。

『亞蓮的外衣裏藏了滿埠的介紹信甲，鄧志的外衣裏藏了滿埠的介紹信乙，可娟的外衣裏藏了莫京的介紹信，呆馬的外衣裏藏了赤塔的介紹信甲，仲思乙，介瑞丙，總埠的呈文在列夫的馬夾裏，遠東學校的信件在灰色的棉被裏，某某信在某某的褲絮裏。……』

在工作的第五天，一切的文書的藏匿，將完成的一天，報上又載了一條齊埠捕獲黨人的消息，這黨人的名字一些也沒有錯，是第一隊的分組，下邊又寫着哈埠接到齊埠的密報，有駐哈黨什表楊君，昨晚三區率隊圍捕未獲云。

這一段消息發現後，列夫又焦悶起來，二位女士也懶於縫的擲了針線。

『這是天命了，』鄧志也在座，恨恨的擊了一下桌子。

『還算幸運楊君沒有被捕。』

正在他們紀念楊君的時候，楊君的消息到了。

一個不相識的三十多歲的哈埠人，嘴上留了一些日本式的短鬚，手里拿了一根西式的手杖，衣裝上帶了一些貴族的色彩，活像一個小官僚。

列夫不敢信往來者是同志，暗示了二位女士避開了纔接見。

『鄙人由楊君介紹來冒昧的拜訪諸位。』他從口袋裏摸了一回纔抽出一張卡片來，上印着 Y 中學校長苟之剛，背面又由楊君寫了一句蒼通的介語說苟君是他的好友，有話可問他。

列夫很有禮貌的請他坐了。

『那一位是鹿同志?』苟之剛坐了下來下問。

『楊君現在如何了?』列夫不願即刻答他的問話，終覺來者不可信賴。

苟君也知道黨人初見面時的步驟，也不去追問在座諸位的姓氏，他開始報告楊君的消息了。

『楊君先一時知道齊埠傳來的密報，逃藏到鄰校裏來，楊君，怕你們不知道事變的再去，自投羅網所以叫我來通知你們。』他又正襟的說，『你們的住所最好換過，因為當局已在暗查第二隊的人

員，在旅館裏是很容易被他們的狗探嗅出來的。還有一件事楊君萬千叫我囑咐你們的，別再去找 V 君，他是軍法官的好友，他或許已在疑惑你們的舉止。

一席話使列夫信任了他，很高興的站起來一一的介紹，爲了要道罪方纔的疑慮，二人熱烈地握了一次手。

『我能効勞一些嗎？對於諸位的搬家。』

『謝你的好意，但是讓我想一想。』列夫繞室的踱着圈子。

各位的眼線都隨了列夫的脚步在移動，默默的在等候他的意見。

『我想我們立刻去租一間屋子，作長期的等待。』列夫突然立停了說。『現在當然不能立刻前進。二位女士，是不能同我們一樣苦混的，這件事，祇能有勞荀同志助一臂之力了，允伊倆借位在貴校充當二個學生，飯金照數奉上，學費是要請免了。』

『這是一些不妨害我，我們既是同志可必容

氣，祇要二位女士高興，那末屈留在鄙校好了，鄙人實是家累，不能追隨諸位到俄國去，還望諸位回國後指導呢。苟之剛很溫和的低聲說，臉上表示出十二分的歡迎二位女士到 Y 校去。

各位同意後，他們立刻就實行亞述可娟納賂拿了一些日用品。由列夫伴送着到 Y 中校去，鄧志呆馬介瑞仲思四個人去找房子。

他們找到了一間平房（沒有樓的）在圓路的中間當晚就從旅館裏會館裏搬了出來，住宿在一起。

這平房有二間臥室，一間廚房，他們爲了熱鬧起見，都睡在外邊一間大的臥室裏，裏面一間小的臥室藏放東西。

每天的吃食，爲了經濟關係，不是當然吃不起，天天由呆馬引導走三里多路，在車夫聚集的街上，一家麵舖子裏吃麵，牠的麵碗比別家大一些，麵又多了三分之一，價值比別家公道了一個銅子，呆馬還時贊牠的招牌是真正京津狗不離包子舖。

他們一踏進去，都並不怕羞的據桌面外而坐，

有時還和車夫們小工們津津而談。這生活使列夫苦極了，他到並不因了一些油花也不見的鹽水拌麵條而叫苦，實是被車夫們小工們的臭味熏得時時要作嘔。

第四天他們大嚼了，每人一碗麵之外，加吃一客所謂有名的狗不離包子，這大嚼列夫再也受不住的吐了。

這天他們走進包子鋪的時候，門前已停了三四輛剛纔奔波了停歇下來的車子，沿街的近窗的桌子都占據了。他們在氣塞的角上坐下時，從疲乏的車夫們，吃得汗流的工人們，身上口中都發一種特殊的氣味格外把列夫苦了。他勉強吃完了麵，想一嘗試有名的包子，一股蒜臭直衝進他的腦門，忍住了跳出店去，沒有走得幾步，就吐了。

吐後的苦楚，像在船上一樣，淚在眸子上打轉不是他的意識還存有『英雄是無淚的』一句早就放聲大哭了，哭他的失魂落魄，哭他的流浪到如此。

『什麼？病了？』家都關心的問他，鄧志呆馬

扶着他。

『我已受不住走三四里路的吃一碗大麵了，長此以往，怕未到俄國，已在天帝的座前了。』列夫嘔吐得很苦，語音上已帶了淚痕。

『我們本是太苦了，但是爲了經濟呵。』鄧志皺着眉的說，『那末現在改換方針好了，包飯是太貴了。

『我想自己煮比較自由而省儉一些。』介瑞贊同他們的改換方針，這改換誰多樂意。

『我們決計自己煮燒好了，經濟上另想別法。』列夫安慰了鄧志的憂慮。

第二天開始自己煮燒了，預算每天的開支不得超過五毛錢，因此每天買二樣菜蔬麵是吃厭了，白米是太貴，祇能買一些小米煮粥吃，或是玉蜀黍。煮燒的成績，介瑞最好，購買東西是鄧志仲思，不久在無形中分了職，呆馬是整理屋子和助理燒火，列夫是任交際，這交際還連帶了籌備經濟。

在形勢上一時決難前進，長住下去勢必斷炊，他想了二天決計拍電到家去求救。他的希望並不

大祇請他的父母匯一百元給他。等候了二星期也；可以說是盼望了二星期，他欣悅的拆看覆信。以爲一定是送到一個好消息，豈知反是。信上責罵他的不肯把聘妻領到了上海又棄掉伊，又告訴他現在正在爲了伊要解約而訴訟。關於金錢的答話祇有一句說把衣服典質了歸來好了。

絕阜的消息，把各位的憂慮加到經濟上來了。菜蔬的減成一樣是別說，油鹽之類也累得鄧志仲天天拿了瓶提了籃去零沽，每天五六個銅子油，一二個銅子醬油鹽之類，並且時時計較着那一家多一滴油一顆鹽。爲了一家大舖子裏多了一些，也不惜多走二三十步路去沽，而且牢牢記住了他的招牌，爲了怕遺忘，在牆上寫下了牠的招牌，『元豐油坊，』以備天天去沽。

二位平民階級中的英雄，完全像浪漫派的文人不免引人特別注意的，這天他倆照例的站在元豐的櫃台面前，照樣的叫着六個子油，三個子醬油，一個子鹽，帳台上新多一位老頭兒驚異他們的衣裳，和帶着南國音階的普通話。站了起來用南

國的口音微笑的問。

『二位是南方人？我聽你們的口音。』

『你老也是南方人啦。在外省聽到了故鄉的口音，抱大同主義的鄧志仲思也很高興。

『啊！我們是同鄉，要不要請進用杯茶。』

『不了，多謝。』

二位踏出了店門，還聽得他在歡語着。我們是同鄉，我們是同鄉。

這奇遇講給他們聽了，大家都很高興的叫着同鄉，可愛的同鄉。爲了經濟的不能支持而想在哈，暫時謀一些事做的列夫聽說是同鄉，是一位慈善的長者，是一家大爺子，他正襟說似笑的說。

『鄧志你們明天再到那裏去沾油，遇到那位老者時，和他談談，探探他的口氣，有能力替我們找一二個餬口的位置否，卑小的事也好，祇要滿我們的金錢的慾望，夠我們在哈支持。』

『對啦，他是一個老大，一定能念同鄉之情的，今天我忘了，沒有想到，明天准去。』鄧志覺得他的主意不錯。

第二天他倆的心意不在醬油的提籃走進去，老者仍坐在那裏，鄧志微笑的招呼了他，用南方的早上的應酬話，老者也站了起來招呼他倆，時機一至鄧志用他早已想好的步序了。

「你老，貴姓啦。」

『我嗎？姓陳。』

「那好極了，我們是本家，你老是不是耳東陳啦。」

『是的。』

其實鄧志知道江蘇陳程二姓占多，他的下平聲裏知道是陳不是程了。

『那一位呢，』老者問仲思。

『鄙人姓袁，』仲思隨口跟了鄧志改了姓。不姓方姓圓了。

『苟其不妨害你們的時間，請進來談談，』陳老把櫃台的門開了。

『那末叨擾了，』鄧志仲思老臉的走了進去。

到了客廳裏學徒捧上茶來，他們叙談了，一個是誠實而忠厚的老人，二個是年青而亂道的少年。

『我到此已經二十多年了，我是第一個到哈的南方成衣師全哈的南方成衣匠或衣師，都是我帶領到哈的。我現在年老了，懶得在尺寸上麻煩，開辦了油坊度此殘年了，』老者陳述了自己的過去，問他的客人了。『你們纔來哈嗎？』

『是的，我們到了不過十多天。』鄧志說他的謊話了。『一行四人到哈來謀事，到了現在一個人都找不到一個小位置，困難得自己煮飯。』

他的半真半假的苦況，加了他的哀苦的表演，打動了陳老的慈心，他皺着眉說。

『餬口的地方總容易找的，怕不合你們的心意。』

『什麼事，我們很願意做的，』鄧志暗暗地快活半天空談的目的達到了。

『我想你們去學裁縫，每人每天可以得到三元以上的工資，手段好的還不止呢。』

『好是好的，我們提不起針線啦』鄧志迷惑於此大學教授的酬勞還多的薪金。

『學了二星期就可以了。』

『好的，不知其餘二位高興嗎，讓我們去商議一下。』

『祇要你們高興，無論何時都可以進去的。』臨別的時候陳老又微笑的招呼他們。『閒時儘可來談談。』

歸去一談了裁縫的職業大家笑擺着頭。

『這綉花針比一支筆還重啦。』

『這不是易事一二星期決學不成。』介瑞像是精於此道的說，『針線的名稱就爲難了，像研究心理學哲學一樣的討厭。同一的縫紉，有的地方當用行針，有的地方當用撥針，有的地方文要用繞針。記都記不清別說動手了。』

這一回事大家一笑的忘掉了，不過鄧志擾得一晚不安，他想起了將成僵局的現在，萬一逼得要回故鄉去，別人都可以他是萬不能了，人家祇知道他是受到一種環境所迫纔以身許黨的，但是誰也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因爲不能回故鄉，他不得不急於謀事以便積一些錢作爲前進的路費。

這晚他的腦袋充滿了混雜的思想竟做了一個

裁縫夢。夢的時間很長，有一二十年，他夢到做了裁縫，竟忘掉了革命，後來靠了自己的智慧，博得了榮譽官宦的夫人們，奶奶們，都愛他的裁縫的高妙，營業十分發達，不久娶了一個小家碧玉，夫唱婦隨，的生了一子一女，後來他懶於工作了，歸放鄉，買了百畝之地，栽花種竹，度了殘年。

他醒來時，晚上的淚痕還在枕邊。

(十四)

緊急的叩門聲把他們怔住了，列夫匆匆的披衣下牀，輕輕地在門隙裏張看不速的來者。

『亞蓮。』他驚奇地開了門。

亞蓮的臉上帶着病症的蒼白，裹在大衣裏踏進來。走進了門心還焦急，把腳在地板上輕顫，口吃吃的急得說不出話來。介瑞像和伊久別了，歡欣地迎上去，接了伊手中的外衣。伊放掉了外衣纔回

頭向驚呆的列夫說。

『可娟病倒了，很沉重。』

一句話夠了，列夫無暇去細問他的病症，他猜疑是染了鼠疫，奔出門去跳上了街車，站在車廂裏提起車夫鞭子指着引路，在人靜的街道上時時加鞭的把馬怒打，馬夫雖是時時阻止他的怒打說，『先生，打壞了馬，更走不快呢。』他似耳邊風的不聞，他已經完全麻木了，腦海的波影裏祇隱現着『伊萬一死了怎麼辦。』

他麻木地推進了可娟的臥室，伊頭是洩在枕邊的臥着，蒼白無色素的臉，沒有血色的嘴唇，很深的照映上他的心靈。

伊聽得有人進來的聲音，翻過眼珠來，見是列夫，就把眼睛閉了閉，流出二行熱淚。

他想不出一句可以安慰伊的話，走去躡在伊的牀前，用顫抖來和伊呼吸得不平均的呻吟共鳴，他可以略略安慰的就是伊的病態不像鼠疫。在伊的呻吟低壓的時候他低低地問伊的病狀。

『大便不通，腰背酸痛，方纔一個頭昏，昏迷得

失掉了感覺。』伊斷斷續續的說，淚是不停的流着，眸子像雨後的花蕊。

列夫，呆呆地一聲都不響，完全失掉了他的主宰，在伊淚珠滿眶的時候，纔從伊頭邊抽出一方手帕來授在伊手裏。

不久鄧志也來問候了，介瑞仲思馬亞蓮都落續的到了，最後楊君也起身了走來問候，列夫纔想到去請一個診金公道的藥醫劑師。

請來了一位年老的藥醫劑師，他問了可娟的病狀按了一按脈膊，祇搖搖頭說了一聲。

『好凶險的病症。』

他留了一張藥方，自己也說是無效的試一下而已。

擠滿了一屋子穿南方衣着的，講南方話的人，Y中學的學生都好奇地觀望着私議着，他們的喧雜聲把荀校長引了來，他招呼了他們站了一回就退去。列夫等看護伊，直到晚深了纔回去，第二天又一早奔來。如此的早去暮來的到了第三天，可娟的病加重了，亞蓮也有些病意了。

這天早上列夫在曙光中走到那裏，聽了二人都在抑揚的呻吟，焦急極了。把安閒的介瑞也慌了，一回兒請醫生，一回兒配藥。

在晚上祇存列夫單獨在那裏的時候，（他是每天都是最後的回寓，今天更晚了些，）可娟的病突然變凶，眸子向上插去，嘴臉上一些血色也沒有，這可怕可慘的病態，使他忘了一切，把左手托起伊的頭，右手按放在伊的胸脯上試探伊的生死之機，將成絕望的病態，使他淚珠滾滾的掉下來，濕了伊的衣襟。

「可娟，可娟。」亞蓮也驚極的慘呼着，搖動伊的身體伊不過回答以顫動和呻吟。這二種慘聲更使列夫感到苦楚，他真願跪下求天帝的援救，苟其天帝是萬能時。

這呼喊的慘聲驚動了鄰室的學生們，低語聲在室門外竊動。

亞蓮想起了藥劑師的藥了，把一小盅的藥汁，和列夫勉強替伊灌下口去，一灌下去伊就吐了，吐出了許多血濃，吐後的伊清醒了些。一清醒伊的眼

淚流得更多了，哀哭着說：

『就此死了倒好，你們也可放心前進了。』

『病好了再談進退，請你安心靜養。』列夫勸慰伊，想把伊的思想引出了悲苦的界域。

校裏的睡鈴剛纔打過，苟之剛和楊君咳嗽了一聲走進來。

『請你們恕我，爲了你們的安全和學生們的安全，請你們立刻離開這裏，楊同志也憐我的在此時走了。』苟君這樣的話把列夫氣苦了。

『田同志病得如此，怎樣可以走呢，』列夫忍氣的哀求他。

『不能稍留，新聞記者已知道了，說不定立刻有人來查，我是有家眷的人，不能像你們一樣的可以隨處逃奔，鹿同志，請你恕我的苦衷罷。』

『好罷，明天一早準走。』

『不，立刻。』

『立刻』列夫不免有些發怒了。

『是的。』

『萬一病人死在路上呢？外邊的風如此的大，

二位女士又不能立刻找到住處。』列夫再忍住了憤怒。

『這我顧不到許多了。』荀君的態度壯嚴起來了。

『你也是同志，能如此的逼迫同志嗎？』列夫再也忍不住的挺身到荀君面前。

『別如此，鹿同志，』楊君阻止了列夫，站在他倆中間。

『列夫，列……夫，可娟用力的叫着，『我願意立刻走，生死在天，死在天覆地載的大道上，比這屋子裏好多了。』

『走好了，』亞蓮也含怒的勸列夫。

夜深的風從沙漠裏吹來！把三位南方寒抖得每塊肉都顫動，列夫托抱了垂死的可娟，伊的頭上蒙了一塊藹色的絨布祇露出了眼鼻和嘴唇，列夫望着伊的慘臉，在風中抱着伊搖擺地上車，亞蓮提了一個衣包搖搖曳曳地跟了上去，楊君也替他們送上了一個衣包，伸手和列夫握了一下說：

『想不到今天的之剛。』

『你現在到那里去？』列夫靠在轎車的門邊問。

『到北京去，晚上有車呢，再見了，』楊君把車門碰上。

風很大，他們雖在車廂裏，寒冷還勝過了南國的風雪中。車子走過石子街的時候，振動得很劇烈，亞蓮還能支持着的靠在車墊上，可娟是支持不住的依在列夫身上，他怕伊受不起振動的抱護着伊，當車子經過燈光處，伊時抬起眼皮來望望他，他則報以微笑，這強現的笑容，不過想使伊忘了自己已是風中的弱燭。

走過了三條石子路，他們在傾頗中領會，纔到了圓路。列夫仍用了雙手托抱着伊走進去，將睡熟的他們都驚奇地跑起來。知道了被逐的消息誰都很忿怒，呆馬叫了一聲『好個荀之剛，黨同志，』很重的倒在枕上睡了。鄧志介披衣下牀在裏面貯藏室裏整理了一下，舖二個牀位，燒暖了炕牀，列夫又怕伊的病變凶坐在牀邊守護。

第二天他醒來的時候，纔知道他的頭是撲在伊的枕邊，伊的一只露在被外的手攔在他的頭上，

伊現在比較睡得安穩些了，從呻吟的呼吸中知道。

雖是伊的病平穩些，危險的情態還很顯現着。列夫不敢不小心，在午飯前仍用街車把伊送進一家日本醫院，（哈埠的高貴的醫院）據醫生說是胃病，急性的，必須每天打針，第一次的針打過後不久，很靈驗的洩了，洩得很多。每天祇准伊吃一小杯牛乳和鷄子之類，爲了住的是三等病房，看護不十分週到，他不得不伴着伊。

在院住了四天可娟的病脫體了，據醫生的忠告必須打足了十次針纔能出院，否則難免復發，住院的費用太爲難他們了每天的針藥住院費須六大元在第五天決計請求出院，醫生也知道他們的貧困任其去留，不過始終勸他們每天來院打針，這許多要錢的話，一踏出門就巴地忘了。

這事又用去了一筆意外的錢財列夫心中更焦急了，他暗暗地和鄧志說。

『現在更難於前進了，非得到一筆進款不可。』

『再到元豐油坊走一次，找找生路罷！』鄧志也很焦急着。

星期的一天，被困難逼迫着的列夫和鄧志老臉的走進了油坊，陳老的外甥也在座，他是剛離了學校的中學生，現在是銀行裏的簿記員，他見到了二位來賓，從儀態上一望而知是二位高材生。

志介紹了列夫之後陳老還是問他們願否學縫工，引得那位簿記員笑了起來。

「你把他們看作庸庸之流嗎？舅父。」

『我知道的他們是要找吃飯的位置，這也是一種吃飯的位置，你記得嗎。南國的俗語，年荒餓不死手藝人。』

在談話中簿記員始終把他倆尊得很高，他請他們去見哈報的主筆，或是哈埠的名宿賈理。他倆都是江蘇人。

列夫聽到了哈報主筆也是同鄉，很高興的決意去求見，如能在筆上賺幾個錢，也免得去麻煩的找機械生活了。

當天晚上列夫單獨的去見哈報的主筆，用了他沉靜而文弱的表情，溫文而流露的口才，虛偽的說了一篇合於古舊的老者的心意的話。當他問列

夫爲何奔到哈埠來，他答着說。『南方的商界（可以說全部）太欺詐混濁了，不是沉淪在花天酒地的嫖，定是呼么喝六的賭，不如北地人們的忠實誠懇，因此北來。』這一段話巧合了老者的心理，他也是恨了南方人如此的行爲纔飄遊到哈的。

最後列夫又說了一套攻擊自己的話說。『現在南國的青年都中了毒，愛談大同，忘了家族。而且一受了小挫，就想逃亡，自己懶於工作，反說環境惡劣。』這一套話樂得主筆先生咕囉的獎他「孺子可教。」也不加思索的寫了一封很長而懇切的介紹信。

『列夫，你同你的三位友人一塊兒去直接見甲子公司的總理，他一定能不使你們失望。』

列夫拿了介紹信歸到圓路，想到自己良心上的苦痛，流了一回淚。

(十五)

從圓路到甲子公司有五里多路，四位南方不敢坐車的拿了一張哈埠地圖辨着方向的在摸索。他們走過第一道隄閘就可怕起來，疑慮已身入了沙漠；過了第二道隄閘更淒涼了，一間茅屋都沒有，照地圖上指示，過了第三道隄閘就是有名的松花江，但是他們在疑慮已走錯了路，望見第三道隄閘外是一條很寬的馬路。他們在路上徘徊，等候到

了一個本地人，問了訊纔知道這條大路就是冰凍的松花江，他們就好奇地在冰上走去，因為甲子公司是輪船業，臨江而設的。

甲子公司是哈埠最有名望的公司，每部每組都分得井井有條，完全抱人才主義，不論至親好友，一概不容情的，所以總理和哈報主筆雖是至親，接見了四位南方人後，也不容情的請總主任出來考查，考查及格了，也不容情的交給他們四分保單，並且要舖保纔有效。

『糟了，我們那里去找舖保呢？』列夫愁悶着。

『元豐油坊去。』鄧志想到了沽油的奇遇。

可愛的同鄉，陳老並不躊躇的允了他們，並且慶賀他們的謀到了位置。

手續完備後他們囑咐了呆馬，道別了二位女士搬了被褥進公司的宿舍。

列夫派在材料科，鄧志介瑞在會計科，仲思在庶務科，雖是哈埠主筆的舉薦，薪金也是很少的，仲思是二十五元，其餘都是三十元。食宿由公司裏供給。

公司的宿舍，在離公司二里多路的 S 街上，這條街上的居民，大都是俄國的平民。

天天呆板的生活，早上八時到公司，午後四時回宿舍，還不十分苦悶，但是他們的心都在記掛着前進的時機，有誰在職務上盡力呢。在第三天的晚上還起了如此的風波。

他們的臥室是各人一小間，因此晚飯後終聚在一起亂談，到了八時左右纔各歸臥室，那天列夫照舊的談倦了歸到臥室，倚在牀上亂想，被各種思想襲擊後的他，雖是鑽進了被窩，二只眼珠還是沒有睡意。在枕邊抽出一本到光明之路來開看，受了無聊的文字的催眠，將懵懵睡去的時候綿長聲調的集會鈴怒吼起來，同時每間臥室的人都發出腳來向走廊裏去。

『討厭』列夫咕囉着披衣下牀，跟隨了他們的潮流走進了禮堂，禮堂裏已擠滿了職員，總主任手裏拿了一封拆開的信站在主席座上。

『什麼頑意兒』大家的眼睛都注視在主席的嘴巴上在候他發音。人聲一靜，他開口了。

『本公司開辦不久，蒙季總理努力經營，根據了最新的公司組織法，完全取人才主義，並無什麼情面的私心，已開了中國公司界的新紀元，現在有位新進的職員賈瑞君……』

一提到賈瑞，（介瑞的假姓名）列夫心中志忑着驚顫起來——難道已暴露了我們的黨人行踪。

『學問是很好的，人品是很好的，』列夫再聽着主席繼續着說。『但是現在他侮辱了總理。現在我把他呈總理的信宣讀給諸位聽。（他豎起了手中的信箋，）這信很長，我也不敢多費諸位睡眠時候，我約略的說罷，他說現在是二十世紀了，並非十九世紀，我們應當認識二十世紀的人，已離了牛馬時代，用官樣的高壓來造起囚牢，束縛人們的自由，已不適用於現代已醒的人們。總理已列在打倒之列。另一段他說我們的公司組織得不合法，曠廢了人們的光陰太多了，我到了公司已三天，混亂得沒有我應做的事，既無事做又不准自由。這一些已夠了。我敬請賈瑞先生明天離開本公司，免得他無罪的囚起來，關於他攻擊的幾點，我也不答覆了，因

爲他不知道一切，像一個小孩子一樣。』

宣佈了開除介瑞的消息之後，列夫在人叢中選到了鄧志仲思，彼此點點地走了攏來。

『噓，他故意難中作難，』仲思發怒着，『我們去找他。』

『事已如此責備他也是無用的。』鄧志嘆了一口氣。

三人走進介瑞的臥室時，他是一動也不動的橫在枕上，臉是掩着，似乎在等候他們前來責罵。

『請你不必因此小事而悲哀，我們的心意本不在此，明天搬去和呆馬一塊兒好了。』列夫安慰着他，也不等候他坐起或回答立刻退了出，臨走還說了一聲，『明天早上再見。』

很早，列夫就起身去看介瑞，他已把一切的東西都整理好了在等候他們。鄧志仲思到後大家勸他把行李搬出去，列夫也替他提了一個衣包。他匆匆的提着衣包走出橫弄時，一位俄國的老婦提着一只竹筐剛從弄外拐進，筐裏放了些牛乳鷄子之類，列夫心不在意的幾乎把伊撞了。

『啊！』伊退了一步的喊出來。

『對不起，撞到了你嗎？』列夫用了俄語向伊道歉，把手裏的衣包也放了下來，帽子也除了下來。

『沒有，我的鄰居，』伊笑了一笑走進弄去。

送介瑞上了街車，列夫還用溫和的口吻說：

『這事不必掛懷，我們的目的本不在此。』

『八時將近的時候他們到公司裏去，路上仲思還是叫着他是有意退出的，有意作難，』列夫向他強笑了一笑走進了臨江的材料處，手裏拿着一根指揮棒，看車夫們搬運材料到船塢裏去。

他那裏有心意在工作上呢，靠在江邊閒看，有時眼睛注視在俄國的少女過江來購物的碌碌，或是留意到一對一對的少年男女，坐着汽車馬車在冰上橫行過。使他的心靈飛向圓路去，想像到他們的生活，煮燒，唱歌，下棋，散步。

這激思引亂了他的心意，一到下午四時的鐘響了一下，就離了職位去找到鄧志仲思一塊兒到園路去。

大家像作客一樣的走了進去，裏邊真在談笑

得灣腰的四位，也停止笑站了起來歡迎。

『噲，報告你們的工作狀況，』亞達可娟呆馬都要他們報告。

『我來報告，真有趣極啦，』仲思開始指手劃腳的說起來。

列夫不耐煩的踱着，踱了好久纔想起了應做的一件事，問可娟。

『你有信箋信封嗎？』

『有的，』伊站了起來走進裏面一間，列夫跟隨着伊。

『寫給誰呢？』伊拿到了信箋信封又問。

『團部。』

列夫就在裏邊一間的桌子上坐下來，可娟站在他的對面看他寫。

『……我們雖是在風浪之中也很安適，一有機會當冒死前進。第一隊的全數被捕，並不能使我們氣沮，二位女士也勇武如前。』列夫寫到這一句向可娟看了一下，伊微斜的脖子受到了他的光芒，羞澀地坐了下來，用了其他的言語來遮掩伊的不安。

『我近日天天失眠，直到鷄啼時纔懵懵睡去。』

『你別胡思亂想就好了，』列夫攔了一攔筆。

伊把眼珠抬了一抬，依舊俯了頭。

『我無論如何努力的停止神經的動作，終歸失敗，一回兒想到我們的前途，一回兒想我自身的將來，這渺茫的將來不知如何結束。』

『本來前途是想不得的，意度着未來終覺很可怕，過去的事無論當時何等的憂悶，現在回憶終覺可愛。』

『我想像得很遠，想到將來的我，定有一天孤另另的飄流，獨自在街道上摸索。』

『怕什麼將來的摸索，張大了眼珠，看清自己的目標好了。』

『目標我不知道，不看見，我已是一個盲者。』

『盲者？』列夫把胸膛靠在桌沿上，把頭伸過去些。

『不盲嗎？』可娟抬起頭也張大了眼睛望着他。
『有了這二顆肉質的眼珠夠看見什麼，人生的路上佈滿了火坑，銳石。』

『你還有伴着你行走的，有智慧眼睛的丈夫呢！』

『你何苦又告訴我，眼睛上已有了二顆白星。』

『伊把身子旋了過去背對着列夫。』

他們在談話也不聽見亞蓮踏進門，在伊怕驚擾他們而退出來時，列夫纔見到伊閃出去的後影。列夫就借此拿了寫好的信跟出去，把信放上他們圍坐着的桌子上。

『我現在略寫一些我們的近狀報告團部。』

『我明天去寄好了。』大家就桌子上看了一遍，呆馬收了起來。

時鐘響了十一下，鄧志驚跳起來。

『我們談昏了，快走罷。』

列夫摸了一摸頭想了想。

『慢，讓我進去喝盃茶。』

他走到裏面一間時，可娟已提了水壺在斟了。

『多謝，』列夫從伊的手裏接了茶盃，向伊望着緩緩灌下肚去。

『我真糊塗忘記問你了，身子復了原沒有？』他

看見了可娟的臉上帶着憂容，眼珠停着不動，以爲伊是虛弱的緣故。

『好了，……』伊說了二個字後，又動了動嘴唇向他望了望就不說了。

『走罷，時候太晚了。』鄧志在外邊嚷着。

『明天來不來！』可娟看他放了茶杯強笑着問。

『三天以後再來，好，走了，』列夫行了一個點頭禮走了出去。

這天是晦日，向關口去的一條路上，彌望漆黑；慘淡的街燈，隱隱現現的祇照到圓路的街梢。

『噲，馬夫，S街。』

『不去，太晚了。』第一輛馬車上的馬夫回答。

『不去，那裏太荒涼了，天上又沒有星月。』第二輛街車回答。

這樣大同小異的回答，使他們沒法了。在夜深的風中，不十分熟的黑暗的路線，又不能走回去。

走了二三十步，見了停在街梢的一輛街車，列夫低低知照鄧志仲思。

『這次你們別作聲，我有妙計。』

他做出了慣坐馬車的闊少的風範，敲着車窗叫。

『馬夫，柵口，幾毛？』

馬夫立刻從座位上跳下來，打開了車門。

『請坐，先生，四毛好了。』

他們進去坐了。

『開口過去一些呢！』

『好罷！』

車輪一動，三位南方人笑H來了。

『坐上了車，怕他不送我們到S街』

馬拖了車子，靠了一盞豆火似的車燈，向黑曠的地方奔去，一出柵方向都辨不正了。

『先生，到了沒有？』

『早呢，S街。』

『S街，不去，不去。』

『加你一些錢好了。』

『先生，討厭了，時候太晚，又沒有星月，』馬夫是如此說，也無法拒絕的跳下車，提起車燈向四面照了照又奔撲了一程，遇到了一大堆泥土石子阻

了去路。馬夫提燈下車一看，嘆了一口氣。

『走錯路了。』

車廂裏的三位也開始焦急起來，今天又不能不回宿舍，公司的定規不請假是不能在外寄宿的。最後他們責備自己太高興，這樣遲的回去。

這條黑暗的道上，他們默默地焦急着在馬蹄的的，車輪軋軋，風聲蕭蕭裏，忽然一聲，宏響而尖脆，斷續抑揚的叫着。

『嘩喇喇，……喇……嘩。』

『這是什麼聲響，是不是野獸在怒吼？』車廂裏三位驚起來，把頭探出車窗來問。

外面的風很大，馬夫沒有聽到他們的問話，祇意會得，把頭靠近窗口答覆他們。

『松花江開凍的聲音。』

在車燈閃爍之中又馳奔了一程，走到了一條不平的路上，車子大大的顛傾了一下停了，馬慘叫了一聲，馬夫也跌了下來。

『先生，實在不能走了，天如此的黑，一線星光也沒有，馬又跌了。』

『扶起來，再走。』

『萬不能進行，請先生們可憐這馬罷。』

馬夫提了盞將滅的抖顫的燈，鎖着眉向三位請求。三位無法的祇能下了車，付了六毛的車錢任他向原路回去。

車燈一離了他們，他們幾乎失掉了他們同行者的所在地。

『我們的手臂聯在一起，慢慢地向前摸索罷，』鄧志提議後，大家攙了手，整齊了脚步的一大步一大步的進行。

『鄧志。』

『噯！仲思。』

『列夫啊。』

『什麼事？』

大家有些膽寒，你叫我，我喊你的借此壯膽。

『過了這條長街拐灣就有路燈了。』鄧志的聲音。

『我們來唱革命詩人的摸索歌罷。』列夫的聲音。

『好的，唱！唱！』仲思叫囂『一二三。』

跟隨着口號三人一起唱了：

『世界是多們的黑暗齏，我們伸手去摸索。

英雄的血隨時在沸騰。

同志們，我們要解衣揮臂前進。

提起劍來和惡魔戰爭！』

(十六)

『世界是多麼的可怕啊，我們伸手去摸索。

前輩的壯士血已流盡。

同志們！我們要從難裏爲人。

愛自由平等而戰爭！』

他們反覆的唱着，聲調漸漸的悲壯起來。

『……摸……索，啊！我的腳踏到了一件又鞭

又滑的東西，不知是什麼啦，』列夫停了歌聲向前跳了一下。

『別是死尸。』仲思的顫聲。

『或許的是，不是鼠上時時見到越貨殺人的事實嗎。』鄧志的聲音。

『我有些怕，我們來緩緩的跑步罷。』

『這是不是一條寬闊的大道。』

『我知道是很寬的，跑步也好。』

跟隨了松花江水聲洶湧的擊拍的音階，他們開始跑步了，歌聲還是不斷的繼續。

一壁歌一壁跑，使他們的體熱增高了些，精神也健旺了些，步伐也整齊的一起一落。爲了高興和膽大，靠邊的鄧志踏着一塊石子滑了一交。

『跌痛了沒有？』仲思列夫把他扶了起來。

『沒有跌痛，今天摸到S街怕天亮了。』

『管他呢！』

他們受了這一挫不敢跑步了，仍舊摸索，走一步須化四五秒鐘。好容易摸到了拐灣的角上，給他們見到了一線燈光，雖是十分弱小，他們已高興得

了不得，像離了圈套的狐狸跑跳着向 S 街奔去。

一到了宿舍，他們把路上的可怕就忘記了，各自回房去安睡。

夜路的可怕可以使他們懶于到圓路去了？並不！列夫在第二天午後五時已在圓路報告他們那夜的景況，而且認為極有趣呢。第三天也去的，不過受又一夜的教訓買了一只電筒，和早一些回宿舍而已。

第四天是星期日列夫想單獨的到圓路去作竟日談，他剛走出門遇到了那天幾乎衝倒伊的俄國老婦人伊剛巧從伊自己的屋子裏出門出來，見了列夫點了點頭。

『晨安，我的隣居。』

『晨安，夫人。列夫很恭敬的用俄語來回答伊。

『不嫌簡慢的時候，請進來坐一下。』

『不過叨擾了。』列夫想溫習自己的俄語和探問一些俄俄國的風俗走了進去。

『你叫什麼名字。』

『列夫。』

『祇叫列夫嗎？』

『鹿列夫。』

『今年幾歲了。』

『二十一歲。』

『你讀了幾年俄文了。』

『二年光景。』

『二年，好聰明，你的俄語很好了。』

『請問主人的貴姓。』

『我的丈夫叫榮利，我叫磨鈴。』

『榮利夫人到此好久了罷？』

『一年另十個月，俄國革命時期出來的。』

他們正談得很高興的時候，隣室裏發出一聲夜鶯似的清脆的女音。

『榮利夫人。』

『曼莎嗎，請進來。』榮利夫人站了起來，去迎進一位二十多歲的少婦，滿身穿着灰黑的衣服，很美的襯着全金的頭髮，帶黑的碧眼，杏紅的小口，見到了站起來的列夫苗條地鞠躬。

『打擾了你們的談話，對不起。』

『他是我們的隣居，甲子公司的職員，我來介紹罷，這位是曼莎女士，這位是鹿列夫先生。』

他們重新行了一個禮坐下來，曼莎坐在列夫對面，有時二人的眼線相遇的時候，列夫時時感到無話可以和伊敷衍，搜尋了半天纔說了一句。

『曼莎女士來此好久了罷？』

『是的。』

『中國的空氣使你討厭嗎？』

『很適合于我。』曼莎有些忸怩，站起來和榮利夫人說了：『榮利夫人，我要去了，有空請你到我那裏坐。』

『善氏詩集讀完了沒有？』

『快完了。』

『鹿先生，再見了。』曼莎走到門口又回頭向列夫說。曼莎走後，榮利夫人孜孜不倦的談論伊了。

『曼莎多們美麗啊，真像一只可愛的小鳥，伊很聰明，間時終纏着我，要我唸詩，但是伊的命運太不好，前年嫁了一個如意郎君，去年死了。一年的憔悴，使伊瘦了好多，否則真是一朵初開的玫瑰。』

『誰呢……』

列夫想問伊現在依賴什麼生存，沒有把一句問句說完，榮利夫人已應答下去了。

『現在伊是孤獨着。』

『伊真美，勝過了中國的美人。』

『真的嗎？哈，哈！』榮利笑了起來。

『打攪了好久了，再見罷，』在伊的笑聲裏，列夫向伊告辭。

『有空請過來，我很喜歡和中國人交際。』

列夫離了那裏，很高興的走向圓路去，想把今天的眼福告訴他們。

在荒涼的路上他一個人紆徐着步伐從急勇退到遲緩，遲緩得像在公園裏散步一樣。這種文人的步伐極容易引進混雜的思想。他不久就想到現在在進程序中的革命，和他的心靈將受縛：愛絲。他又想到一個人談了愛，就沒有勇氣去革命，不革命又不能不在愛上自由的矛盾思想。

他漸漸地憂鬱起來，在路邊站住了，他不願去看可娟了，但是又不願去悶在臥室，他思想了一

下決計向江濱去看潮水了。

他走到臨江的隄上坐在土坡上閒眺，他無聊地呆看水上的波紋，有的被船舶激起，有的被風吹起，他細賞着，像要從不規則的水波裏研究出一條有規則的真理。

他面對着太陽也不覺寒冷，抱着雙膝，任他的魂魄飛馳，不久他又想起了詩，又想起了少年的寡婦曼莎。他如此的呆着，直到太陽斜了西，身上覺得有些寒冷纔背着手踱回去。

回到了宿舍裏立刻尋出一本詩集來唸：

『我祇要吻到了你的紅唇，

安放了我的靈魂，

管什麼我們是在黑夜裏航行，

我是一個管舵的船人，

我已不記得海的淵深，

也忘掉了風波的猙獰；

祇要抱吻到你的紅唇，

我願下海去浮沉。』

他唸到這幾句，咬着嘴唇放下了詩集哭了。他：

想到他自己太懦弱了，小小的繩束也不能剪斷，任其東拉西扯逼嘗了許多苦計，到現在失掉了安慰。

這晚他晚餐也沒有去吃，鬥了鬥輾轉在牀上，含淚的想到了過去的舊夢，和呂玉痕在江濱的情話，花間的香唇，他想得昏悶極了，苦痛極了，如癡如狂的低泣。第二天醒來時纔發現自己是帶被的跌在地上，頭是擱在詩集上。

『列夫，列夫。』

鄧志在門外叫了好久，他纔措了措眼睛，整了整衣被應着開門。

『眼皮紅腫着，昨天又那裏去喝了酒來。』

『沒有喝酒，』列夫垂了頭。

『這是各人的自由，本來我也沒有資格說。』鄧志閉了們坐了下來。『昨天真把我們找苦了。』

『……………』

『昨天接到北京楊代表的信，叫我們去找尋二位西路的女同志，一個叫愁姊，一個叫憂妹的，叫我們遇到了，勸伊倆暫時留哈，千萬別急于前進。（列夫提起了精神聽着。）昨天我們找不到你，

我同采馬問他們指定的幾家旅館去詢問，在一家旅館裏問到了，他們說確見二位穿灰褐色的土布棉衣的女士，剛出赴哈滿車站去。等我們奔到，(鄧志嘆了一口氣)車輪已動了，不知伊倆怎樣了。』

『任天命罷，或許能安渡。』列夫很冷淡的說。

『現在的你……………」鄧志有些不滿意他冷淡態度和口吻，但是不願無聊的爭吵，沒有說完走了出去。

這天以後列夫的態度完全改變了，像生了癆病一樣的毫無生氣，無論鄧志或可娟問他的話，除了必須回答的話；其餘都用點頭搖頭來答覆。假使沒有人問他，他終不開口，如此的過了半個月。在這半個月裏，他完全和曼莎交際。他也認識了榮利先生，也知道了曼莎的身世。半個月裏可以獎他一句的，是看完了一本詩集，和幾普普氏的詩。這是在曼莎家裏讀的。

一天，列夫從公司裏回宿舍的時候，曼莎在弄口候着，授了他一張簡單的字條。

『請你明天一準到啦。』

列夫開看了字條，上邊寫着明晚到舍便飯的字樣。

『謝你，但是請告訴我是什麼慶賀的宴會。』

『並非，上邊不是寫着普通的便飯嗎？』伊笑了一笑奔歸自己的屋子裏去。

他很高興的拿了請宴的字條踏進臥室，鄧志仲思迎着他，雖是他們時時聽到他說今天不到圓路去還是問他。

『今天去不去？列夫。』

『好罷！』他想到今天去了，明天可以安閒的赴宴了，跟了他們到圓路去。

『鬧什麼頑意兒啦！』他們踏進了門，仲思看看沉靜的他們笑了起來。

這樣的沉靜他們還是第一次見到，呆馬是撲在桌子上，憨憨地似睡似哭的晃着身子，亞蓮坐在一把椅子上垂頭喪氣，介瑞坐在亞蓮對面的靠椅裏，頭擱在椅背上呆望着屋頂，可娟倚在牆上站着出神。見了他們進來，都略移了一移身子沒有變動。

『什麼事發生了。』鄧志挨近呆馬問。

『又犧牲了二個同志，請你看這封信。』他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信箋。

呆馬的話，因了悲鬱，聲音很低，站在可娟面前的列夫沒有聽到，他問可娟：

『什麼事使你如此的發氣。』

『我們祇能老死在這里了。』

『唔……………？』

『他們雖是死了，比我活埋在這裏好多了，幸福多了。』可娟把眼睛閉了。

『誰死了？』列夫走前了一步問。

『列夫，這是你我的罪啦，他們死了，二位女同志。』鄧志這樣叫着把列夫引了過去。

列夫方纔戰抖地提起信箋，鄧志把桌子敲了一下又說：

『苟其那天早一刻問到了那家旅館，遇到了他們就好了。唉！西路的指揮是誰啦，真混蛋，任二位弱小的女子單獨前進。』

列夫在他們喧聲飛騰之中眼睛閃閃地看信了。

(十七)

這信是楊代表寄來的，信裏附了死在齊埠東邊一個小鎮上的，二位西路女同志的遺書，這遺書已用了石印印就了。並且加了一個標題，同志們擊起炸彈來，二位女同志流血了。

這標題使列夫的熱血沸跳了一下，纔看下去。

『同志們，快準備，準備總動員，死是並不可怕，是很光榮的，祇要我們的血未曾冷過一剎。我

們現在近天國了，愁姊已橫尸在我的身旁，我呢，也祇存一息之氣。但是我們要表白，我們的死並不是怕，也不是受不起挫折，是血已流盡了，肉體已不與我以時間。

『我也不無謂的寫述了，一盞油燈，已近油盡的時期，這盞燈也是愁姊的命燈，我應聲明。

『我們現在的所在地，是齊埠東邊的一個小鎮（離齊有八十里）這裏的土人稱為梅兒鎮，我也不知是不是這幾個字。所謂小鎮祇三五家游牧人家。

我們的目的本想趕上春季的一班，所以急急的離哈前進，愁姊雖是有些精神萎靡也不願休養。一路上愁姊一些東西不曾下肚直到了齊埠纔吃了半碗麵。

『齊埠的戒備極周密，好在我們是穿的土布的鄉下婦人裝，爲了天寒我們也學了齊埠的土人頭上扎了一塊灰布，祇露出了眼鼻口，所以在齊埠下車也沒有人注意。上滿洲里的車，我們爲了小心起見沒有去嘗試，因此決計步行準備從水道上出國。我步行了二天愁姊病了。因二天晚上都是睡在露

天的荒墳邊。我們是女子也不敢借宿店。使人起疑，又不敢到鄉下人家去借宿，病後纔遇到了一位慈善的老婦人，我們說了許多謊話，伊纔替我們設法到一間空屋，在村梢的，晚上隨處是月光的破屋。愁姊病了五天不起了，伊的眼睛起初是張着的，我並非迷信聊以自慰的唸着——愁姊，我們未竟之志還有千萬的同志繼續着做去呢。——伊的眼睛纔應了我手指的撫摸閉了。

『豆火將滅了，天將亮了，我也不寫了，我們二人也要換一套衣服，而且掛上我們的黨章並且找出我們的手槍。

『請了，同志們！ 憂妹絕筆。

『(此信不知能否達到北京靠天命了。)]

列夫讀完了此信，淚掛了下來。

『可娟亞蓮，我請你們早日去。』

『我們的血還未曾冷呢！』可娟冷笑了一下。

這一封信和可娟堅決而不退的意志，使列夫憂悶極了，第二天晚上曼莎家宴的時候到了，他還是沒精采。直到踏進了曼莎的屋子，見了曼莎，纔

把所有的舊闊都丟了。

『曼莎的客廳雖是依舊，今天在列夫的眼裏更端整可愛了，伊丈夫照像下的花瓶，壁爐上的磁人，書架上的書籍和食桌上的花朵，都是本來有的，不過穿灰黑衣服的曼莎今天穿了水紅色的衣裳，襯得每件東西都新鮮了，異樣了。

列夫進去時，曼莎親熱地迎上來握了握手，室裏的四立也都站了起來，靠在爐邊烤火的榮利夫——他是認識的，坐在近窗下的一位少年達利和一位老婆子莫金太太，曼莎和他介紹了。

介紹過後，曼莎和列夫並坐在一只沙發上閒談，候等曼莎今天所請的主客，伊的姨母和表姊，伊倆剛從莫京來，住了一二天就要到漢口去的。

閒談了一回，他倆談『曼莎要回國的事情了。

『列夫，我們不久就要離別了。』

『什麼？』列夫覺得像立刻『和伊分離一樣。

『再住半個月，我和莫金太太一路回去。』

『爲什麼要回去呢？』

『我又沒有什麼事，須要留在這裏。』

『唔！……』列夫覺得這消息打散了他的幸福。

『家裏又有信來催呢。』曼莎見了列夫的愁臉立刻笑了一笑，同時把一只手伸過去攔在列夫的手背上。牠是攔在列夫膝上的。

榮利夫人見了他們在低低地談話，笑着走了過來。

『你們在談什麼體己話我可以與聞嗎？』

『我在告訴他，我要回國的事。』曼莎讓榮利夫人在他倆中間坐了。

『真是掃興的事啦，列夫是不是？』

列夫真想說出，他在現在的生活裏竟難不掉曼莎，一陣車鈴聲響了，曼莎跳了起來，奔出去迎進了一位四十多歲的婦人和二十多歲的少婦。

二位一到，晚餐就開始了，列夫的席位是在榮利夫人的肩下，面對着達利，爲了聽到了曼莎要回國的消息，使他有些昏沉，這昏沉是全無根據的，他並不想把心靈去寄託在曼莎身上，不過有些愛伊，覺得伊走後少掉了一位談笑的伴侶，唸詩的良友。他麻木在這一點上，他們的談論也無心去注

意，在他們大家笑的時候，露了露門牙，他們碰杯的時候也把杯子舉了舉。

『革命。』列夫突然在他們的談話中聽到了這二個字，耳朵立刻豎了去注意到他們的談論，這時曼莎的姨母真在把中指敲打着桌子說：

『我永遠咀咒革命，反對革命，他們完全以平民的精血作他們做官發財的點綴，我們費了幾年心血纔造好一所住宅，被他們革命革完了。』伊大概在戰爭裏損失得很大，愈說愈怒了。

又是一盆菜添上時，列夫收還了耳聾，把刀又細細地在盆子裏割切，他想着這時有一條幸福的路線。去借著勇往直前的為革命奔走，慫恿他們急進，曼莎一路赴俄，他想到這裏精神也提了提，笑渦也起在唇邊了。

席散後，他們都先後的走了，曼莎單把列夫留下爲了他就在鄰近回去的遲早是不妨的。

『曼莎。』

『唔！』

他們並肩的坐談了。

『你的家鄉在俄國那裏？』

『莫西科附近的 H 村上。』

『莫京附近嗎？好極，曼莎，你願意我送你回去嗎？』

『你送我到莫京？』曼莎高興極了把雙手按上列夫的肩頭。

『現在能夠通過國界嗎？在中俄罷絕的時期裏。』

『這到可不憂，我國有 Y 博士在這裏祕密簽發護照。』

『能替我簽護照？』

『當然可以的。』

『你預備什麼時候去簽護照？』

『隨時可以去簽，列夫先生，你真的送我去嗎？』

『真的我不願離開你。』

『你真是愛我的人，你是不是怕我在路上危險和寂寞，啊你真是愛我的人。』曼莎發狂的高興，高興得淚都滿眶了。把列夫的頭抱過來，熱烈的抱吻

了一下。這一吻把列夫的整個靈魂都振動了，他和呂玉痕在江濱吻過一次之後這是第二次。

『曼莎，明天是星期六，下午我同你去簽證，好嗎？』

『明天，啊！你真熱心，但是你的職務呢，甲子公司的。』

『到俄國去時當然辭掉。』

『你不回來了嗎？』

『不回來了，』列夫想到此次出國與故國永別了。『我不能回來，我決不回來。』

曼莎見了列夫的淚流，默默地緊握着他的雙手。

『明天下午再見了，曼莎』列夫站了起來。

曼莎送列夫到門口的時候，還想和列夫抱吻的張着雙臂但是列夫不與以時機。

星期六下午二時光景，列夫和曼莎坐了一輛馬車停在 X 小街上的一家俄國的人咖啡店隔牆。曼莎走去叩一家貼滿了各式廣告的破壞的舊屋子的門，叩門後站了有五分鐘，裏邊纔走出一個像野

鬼似的十一二歲的俄國孩子，頭髮很長，露着頸子、穿了一件大人們的上衣，腳上套了一只英國式，一只俄國式的長短不齊的皮鞋。把曼莎列夫打量了一回纔問。

『找誰？』

『Y 博士在嗎？』曼莎低聲的問。

這孩子也不回答，把手做出了請進的姿勢。曼莎並不踟躕第一個踱了進去，列夫跟隨着，裏邊是很暗而且很骯髒，列夫有些不安，像到了魔窟裏一樣。

『曼莎。』

『什麼啦！』伊回頭來問。

『走慢些，』列夫不敢說明有些怕，把這三字遮蓋了。

穿過了這間黑暗的屋子，到了最裏的一間，纔光明些，窗上掛着破舊的綉花窗幃，門洞啓着，裏邊喚無一人。曼莎踏了進去，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樣，不客氣的在一只椅子裏坐了。列夫莫明其妙的回頭看看那個孩子，他從另外一個門裏踱了進去。

『曼莎，這是博士的辦公處嗎？』

『是的。』伊自得其樂的一回兒看看壁上掛着的幾張最普通的而最俗的風景畫片，一回兒望望桌上的幾本古舊的聖經。列夫也跟着伊閒看，看得屋子裏一件東西都不遺，壁上的幾個釘子也記清了，Y博士纔出現。

他穿了一件不合式的衣服而且滿塗了雨漬沙痕，年紀不過三十多歲，但是他的長鬍子替他加了十年年紀。

一聽到腳聲，曼莎纔站起來招呼，並且說明了他們的來意。

『這位是中國人罷，好的，是同你一路去嗎？（曼莎點了點頭。）如此很好，請寫下了你們的履歷。』他摸出了一本簿子來。

列夫在簿上也寫下了鄧志，介瑞，仲思，呆馬，可娟，亞蓮，曼莎看了列夫多寫了六位，本想問他這幾位是誰。爲了在Y博士面前。伊沒有響。

『唔！還有六位，也是一路去嗎？』Y博士並不

鞦韆的簽了。『鹿列夫，請恕我冒昧，你們到莫京去做甚？』

『預備入東方大學。』

『入東方大學，好極，他們十分歡迎中國的學生。』Y博士很親熱的和列夫握了一次手，送到門口。

一出了門，曼莎就問列夫。

『還有六位是誰？』

『二對年青夫婦和二位友人，他們都預備入東方大學的。』列夫含糊的回答。

護照一到手，列夫很高興，曼莎提議到俄國公園去散步，列夫也贊同了，挽臂在花叢樹蔭中徘徊，直到天幕下了，長庚在西方發光時，纔到附近的菜館去，由列夫請客吃了一次中國飯。

飯後，坐上了回去的馬車，列夫的腦子祇記着俄國了。

『曼莎，你家鄉的風景比哈埠好嗎？』

『我家鄉的風景美妙極了，有山有水而且是夜鶯的大本營。』

『離莫京有多少路程?』

『五十分鐘的火車可到了。』

一列警鈴響着，一輛救火車從他們的車邊飛馳過去，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了，他們抬頭望望遠處一帶火光，衝破了暮靄映紅了天色。

『不知那裏，不幸演了這個慘劇，』曼莎自語着在車中延頸望着。

『馬夫，那裏失火?』列夫向車夫。

『你看火光不是在蘭路和圓路之間嗎?警鐘又不是敲四下嗎?』

『圓路。』他着驚的指揮馬夫停車。『曼莎 我的友人處失火了，恕我不能伴你回家，明天再見罷!』

曼莎也不及回答，看他匆忙的跳下車，把帽子向曼莎揚了揚，飛也似的向那火光處奔去。

(十八)

火確是起在圓路，離他們所住的地方十多步的一家小飯店裏，列夫奔到那裏，救火員正忙着在灌澆，警士們斷絕了交通，火勢向西延過去，烟霧已滿了他們的屋子。列夫努力在人叢中擠過去，纔見到可娟亞蓮驚惶地在屋對面場上看守東西，介瑞呆馬還在忙着從屋子裏搶取東西出來。

可娟生平最怕火，伊在小時曾因見了一次可

慘的火災驚病了好久。因此伊的臉色受驚得很蒼白，一見列夫到來，立刻迎上去，捉着他的衣袖，幾乎哭了。

『好險啊！列夫。』

『衣服被鋪別遺失啦。』列夫關心着藏着的黨證和信札。

『沒有遺失。』

這一句話使列夫安心了，推掉了可娟的手奔去助他們搬東西。

火祇延燒壞了他們緊隣的房子一角就停止了，列夫也開始指揮他們把東西波舊搬回去。

正在搬弄的時候，苟之剛急匆匆的走到列夫面前，

『沒有受災嗎？真是萬幸。我聽到是圓路失火，真使我焦急。列夫，望你恕我前次的得罪。』他說着幫着他搬取東西。列夫看他的關心和誠懇，也忘了前次的憤怒，讓他在屋子裏坐。

他們的行囊本是極簡單的，不久就搬好整理好了，一停了驚惶之心，列夫報告了可喜的消息，

得到護照。他報告了俄女曼莎，陳述了去簽護照的情形。

他一拿出護照，可娟極高興從列夫手裏搶過一張來看。

『這樣說起來 你是在進行，並不是受了俄國寡婦的迷湯。』

『到不是嗎？冤枉了好人，』亞蓮也忘掉了方纔的火災 恢復了平時的笑臉。『列夫，他們說你發了瘋，今天買火腿，明天買雨前龍井去送他們，一天到晚埋在寡婦的家裏。』

『啊！我們的罪滿了，能夠前進了，罪滿了！』介瑞呆馬很高興的叫起來。

『曼莎上了我的當，伊以為我誠心？伊回去呢，高興得……』列夫見到他們發狂的高興，也高興得幾乎把抱吻的話都吐露了。

『列夫，伊很美罷，仲思說美過了我國歷史上四大美人。』可娟笑着說。

『伊的美另有風味。』

『伊的美另有風味。』亞蓮學着列夫的口吻大

笑了。『怪道仲思說曼莎是長長的身兒，細細的腰兒，黃黃的髮兒，彎彎的眉兒，娟娟的眼兒，大大的眸兒，小小的唇兒，鶯鶯的聲兒。』

『別鬧了，的兒的兒的胡亂形容。』介瑞帶笑的叫着。

『我說的到是一大套梨花大鼓呢。』亞蓮自得其樂的搖晃着身子。

一屋子溢滿了笑聲，荷之剛也忘返了。

『你們大概幾時走。』

『一二星期之內。』列夫回答。

『好極，列夫，說不定將來我也要赴俄呢。』

『唔！』

『中國的社會情形太惡劣，做了中學校長。還養不活一位內人，不革命不成了。』

『唔！』……列夫暗自笑他的金錢主義。

『長長的身兒，細細的腰兒……』亞蓮真像唱快板大鼓一樣的，叫着一連串，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了，荷之剛不厭煩的看看表。

『時候不早了，九點已過五分。』他站了起來。

『好，我們走罷！』列夫之剛打斷了他們的歌笑，和他們道別的走出來。一出門分道的踏着月色回去。

列夫一路想着如何報告鄧志仲思，使他們出奇的高興，他想了好久，決計先報告他們圍路的火災後，再報告他們得到護照的可喜消息。

回到宿舍時，已人聲靜寂，鼾聲四起了，他幾次想去叩鄧志仲思的臥室門，使他們早高興一刻，但是怕打攪了人家，纔能忍耐着，含笑枕着護照入夢。

翌日是星期，一早他就找到了鄧志仲思，閉了門低聲的報告了。他說及了火災，果然使他倆很焦急，提到了護照二位都翕張了嘴。

『爲何沒有中國官廳的簽字？』鄧志看了護照奇怪起來。

『這是一位俄國的博士祕密簽發的。』

『你弄錯了，這是不能去的。』

『曼莎說可以去的。』

『你完全迷昏了。』志帶笑的說，『伊是俄人，

中國官廳當然不能『於干涉伊的回 自由，我們是中國人啊，每一塊皮肉上都印着中國二字啦。』

這無可抗駁的事理把列夫提醒了，他倒身在牀上呆掉了。

『這也有用，祇要出了國境，急他什麼，春季一班終趕不上了，秋季還早呢。』他和仲思退了出去，臨走鄧志又說。『別急，終有前進的可能。』

——何以見曼莎。這焦急憂悶把他困住了，整天關在臥室裏，也不到圓路去報告這失敗的消息，也不到曼莎那裏去說明不能赴俄，但是他終不能逃到曼莎的面呵；在星期一的午後四時後，列夫回到宿舍去時，曼莎洞啓了樓窗守候着。他無從逃避的被伊叫住了，摸着頭推門進去。

『昨天貴忙啦，爽了我一天的約。』

『對不起得很。』

『你的貴友 災了沒有。』

『雖是沒有延燒到，驚恐得夠了。』

曼莎請列夫坐了，自己緊靠在他的身傍。

『列夫你要預備了，還有五天可以動身了，章

金太太已通知我。』

這一句話使列夫收了浮在嘴邊的笑意，低了頭放了緊握着伊的手。

『你不能去還是時間太匆促？』伊又說。

『都不是，曼莎請恕我諒我，爲了護照上沒有中國官廳簽字，出不了國。』

『你不能請求官廳簽字嗎？』

『現在他們停止簽發赴俄的護照。』

『這是天命了，』伊感傷了一回又重提起精神『上帝或許可憐我們，給我們一個相敘的日子。』

列夫沒有響，呆呆地一動也不動。

『那你昨天的爽約因此了，你真是一個可愛的人。』伊又說着，緊握了列夫的手。

『曼莎到了那時，你能許我送你上車嗎？』

『好的，但是請別爲我悲苦，有了莫金太太一路，也不寂寞了。』

『有機會我還是要到莫京去的，那時再來找你好了。』

『真的，那我們可以將來再見了。』

宿舍裏晚餐的鐘響後，列夫向曼莎告辭，在室門口行吻別禮時，嘴唇纔相湊，早顫動起四個眼眶裏的淚珠，滴滴下降。他走出門時腦後還感到有两只眼睛釘着，失望了帶淚的。

晚上他獨坐在燈下想寫首詩送曼莎回國，寫了幾句覺得還不能表露出內心十分之一的悲感，他無心寫了，塗掉了詩句把筆在紙上混亂的塗寫，像他心腦一樣的不知所云。最後他想起了四川陶君好久沒有報告他一些消息了，他就提筆蘸墨的寫道。

『陶君，思想的變態，像春朝的花子，你蹲在他面前細觀，是毫無生氣，但是你一不留意 他受了幾度的陽光，幾分的雨露之後，微細到渺小的一點上青葱可觀了，這不停的變態牠自己也不知。陶君造物真太慣於弄人了。

『世界是戰爭，革命的人們都高叫着，但是我
想這戰爭是指愛的戰爭，並非指槍炮的戰爭啦。

『世界是屬於愛神的，愛纔能支配全世界的一切，我要如此的高叫。

『不知鄧志告訴你沒有；我認識了一位年青的寡婦，說伊是寡婦不如稱伊爲可愛的愛神。伊有散憂解愁的臉面，碧黑而醉人的眸子。好友啊，我是如此的一個飄零無歸的流浪人，在伊的眸光之下，像找到了歸宿一樣。

『我陶醉在伊的裙下，幾乎忘掉了自己的事業——革命——咀咒的囚人似的工食生活，反使我贊美，心靈上祇深刻了伊的笑渦。伊齒縫裏吟出來的詩句，就是極消極而頹廢的詩句，也能使我牢記勿忘。……』

列夫的心緒漸漸地惡劣，腦子像破裂一樣的把他弄昏了，他抱頭休止着，休止了好一回還是懶懶的不知寫什麼好，他就先開了一個信封，（這是無用思索的）然後提筆綴寫着。

『我真想單獨隨伊出奔赴俄，但是不願拋棄和我同病的可娟，伊真是一個無處哭訴的創傷者。人們祇知道伊是受迫於家庭，其實伊是受苦於黃金摺成的愛。

『古應不過爲色而愛伊，說是愛伊不如說害

伊，他是玩弄女子的魔鬼。伊何日不在暗自哭泣，和自吊自身的惡環境。這是祇有我知道。

『……………』

他的信還未寫完，發志在輕聲的叩門，他就收起了已寫成的信箋站起來迎他。鄂志一踏進，回身把室門鎖了，纔坐在列夫的對面，從口袋裏摸出一張塗滿了紅綠墨水的地圖。

鄧志把圖攥在拾子上之後，微笑的抬起頭來，把一只手按在額上，像在祈禱一樣。

『我真欣幸，今天完成了一條祕密的路線，不過二位女士不能行，仲思怕也受不了這樣的苦。（他指着一點很大的紅點前的一小紅點 我們乘火車在齊 前面一個小站上下車，一下車站就坐上一輛單輪小車，不必去問他論價，也不必去同他說到那裏去，他自能車你到傻子鏡。（鄧志指着一條紅線）因為那裏的單輪車祇往來在這一條線上，（這裏註明着車價）這裏有客店和飯館的，專備從車站下來的客人們到雲路去的，或是從雲路到車站

去的人住夜的，住了一宵，第二天要一早趕路，坐車到雲路相近的東山下車，繞山向西北走，大概走了二十多里的山路，纔到莫河，到了莫河可說是從錦林來，不可說出繞山的路線，在那裏等候到深晚，有夜船往俄國去，在黑江上偷渡的。（他一路指着一條綠線。）』

『你從那裏探聽得來的，』列夫高興起來。

『我認識了一位哈報的記者，他是雲路人，他人很忠實，他還教我如何化裝呢。』

『我們的衣服不能用嗎？』

『當然不能用，們要剃了和尚頭。穿了一件黑土布的袍子，像我們南方的老頭兒一樣。胸前的鈕子不扣，露了頸，腳上套上一雙最價廉的土布鞋。走路時也不能用我們平時的步伐，要握緊了拳頭，搖晃着雙肩。』

『那末二位女士也不能化裝土人嗎？』

『那是極危險的，伊倆又剪了髮，而且如此姣美，那裏的女人都是臉色長得漆黑，我們又是假冒着端午節的收帳商人。』

『那你預備再多留幾時，在端午節前進。』

『當然囉，我們又可以領了四月份的薪水。二位女士要請你去擋駕了。』

『……………』

鄧志把地圖摺了起來仍塞進了口袋，他這時見到了列夫寫好的信封。

『你在寫信給陶君嗎？請你替我附一筆。』

『我還未寫呢，請親筆。』列夫抽了幾張信箋給他，他就提筆寫了。

『已有前進的時機了，請一賀。我謝你的好意招我游峨嵋，但是現在鄙人祇知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如能成就歸來，那時再來血濺峨嵋好了，中國的軍閥本來隨處皆。』

列夫也不加思索的提筆一揮：

『在社會的監獄裏又多埋了三月，再不擊起炸彈來向我們的敵人拋去，誓不生存了。』

他把信立刻封了交給鄧志，請他去付郵，把先前寫下的幾張撕了。

(十九)

曼莎和莫金太太是乘晚上的一次客車走的，列夫去送行時，曼莎很依戀於他，臨走留下一個通信處給列夫，並且希望他能在莫京再見。

他起初像莫金重要的，把伊的通信處藏在日記簿裏，但是沒有三天他嗚嗚的自咒着。『何苦自尋煩惱呢？伊的手背不是和我的手背一樣汗臭嗎？伊的嘴唇不也是肉做的嗎，伊的笑渦，媚眸，不是也

要像老婆子一樣的皺起和紫的嘴，而且去皮除肉後的伊，不是一具駭人的骷髏嗎？』他忘掉了伊所吟出的甜蜜的詩句，和伊體貼的擁抱和慰語，把伊的通信處燒了。他決計專心於準備赴俄，腦子裏時時現着四百兆在水火裏的人民。他苦二婆心的勸二位女士回去，他用了一切合宜的比喻，他又用危險來恐嚇伊們，又用了利害來說伊們，可是誰也不理會。像耳邊的微風。亞還是不聽他的口，可娟把他的言語都反駁了，對於不能反駁的言詞，以堅決的意志來對付。雖是他天天來勸阻也是徒然。爲了勸阻，列夫幾次單獨和可娟出去散步，有時江濱，有時公園。他自信祇要可娟允了回去，亞還是不成問題的。幾次的結果，伊說除非和列夫一路回去，而且不回故鄉去，到北京去或是廣東去。

這件事使他十分苦惱，他想了三天決計一起前進，請鄧志替伊倆也去備土人的衣裳，決計冒險。一切都準備好了，祇等領到薪水就定期出發。在四月二十八的晚上，突然仲思和呆馬走進了他的臥室，仲思猶笑着說：

『我們的隊長啦，你準備多一位新隊員罷！』

『……』列夫奇異看着他們。

『我們一隊七八，到俄後要變爲八人了。』仲思又說。

『什麼？』列夫叫起來，

『介瑞和亞蓮發生了友誼以上的友誼。』呆馬正襟的說。

『真有此事嗎？一個是有夫之婦，一個是有婦之夫。』列夫從椅子裏跳起來，立刻同他們一路到圓路去。

在路上列夫還有些疑慮這是不確的，但是呆馬還是不變的說：

『他們時常三人一路出去散步或是購物，終是田同志單獨回來，或是早或是遲，似乎不是一路的。今天我聽亞蓮低低地向介瑞說，身體有些反常，那時他以爲我是聽不到而且聽不懂的。』

這反常二字列夫有些不明瞭，他以爲他們也像他和曼莎一樣愛狂而已。

他們踏進圓路的住宅時，可娟在外面一間看

書，介瑞亞蓮在裏邊一聞談笑，聽得列夫等到的聲音，介瑞走了出來，列夫就拿隊長的資格莊嚴而帶些苦惱的神氣責備介瑞。

『你應當知道我們是在千鈞一髮的時期，應當顧全黨的名譽和個人的名譽。而且在社交公開的過渡時代，更應自重，你安可胡爲？』

介瑞不作聲的俯着頭去坐在離燈光遠一些的椅子裏，在暗淡的光下也看不出他的慚態或是怒容，很平靜的像這話不是對他說，自管自捂着鼻涕。

可娟是全不關心，頭也沒有抬一抬的看着書。

列夫獨自走進去站在亞蓮的面前，伊是早已聽到他向介瑞說的話，臉上帶漸帶憂的在等待列夫的詈罵。

『你的事情，本是沒有資格來干涉。不過受了施君的重託，不得不請你注意。你和施君的婚約也是你倆自由訂定的，並未受到一些強迫，他愛你和你的自由意志，這是你比我第三者明瞭得多，那當然不能學法國女子抱了近者親，遠者疏的主義，自墮身譽，萬一發生意外，何以對施君。』

這幾句話已說得亞蓮一泓眼淚，盈盈的掛下了。列夫也難於再說的，乏味地退了出來。

『可娟，你……………」』

列夫想問可娟，到底他們鬧到了什麼地步，他方纔說得一個字，伊就站了起來揩了揩眼睛走了進去，像是已看得倦了一樣。

第二天傍晚他把這事告訴了鄧志，並且感嘆着說：

『想不到他鬧到如此。』

『請你自己也注意啦，』鄧志隨便的帶笑着說。『人家同樣疑你和可娟發生了關係，甚致楊代表也起疑。這可不必掛意，自問得過就好了。』

『竟有此事』列夫呆掉了，『我和可娟爲了歷史上的關係，互相關心着是有的，想不到鬧成如此的口碑。』

他雖了鄧志還冒着慚火，自己是帶罪的人還做起『刑的官吏，他到了臥室裏祇是蹣脚，脚也被慚得蹣不出力的帶了糾索，心中昏悶得不住的吹氣，跳上了床，又跳下來，跳下來了又跳上去，終久

踱了出去沾了一斤北方人慣喝的白燒酒，這酒灌進了肚，纔閉門的安睡，直睡到翌日的午時。

公司裏是不能去了，已曠了半天職，他走到圓路去找到了呆馬，呆馬奇怪起來。

『你們今天就解了職嗎？』

『沒有，我……………』

亞達和介瑞裏邊一間整理東西，聽到了列夫的聲音，伊走了出來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列夫，我和介瑞決定回去了。』

『好極，可娟呢？』

『伊到公園裏去散步了。』

『不是，我問你，伊也願回去嗎？』

『我不知道大概不願罷！』

『等二天走好了，或許有人一路。』

『好的，我們等二天好了。』說着依舊走了進去。

帶着宿醉的列夫，腦子裏本來很昏糊，又聽到了他們要同歸的事，他的腦子簡直要破裂了，他把手指蔽着頂腦低聲問呆馬。

『我們隊裏的一支手槍呢？』

『沒有帶，鄧志遠給幾位同志了。』呆馬意思他要去行刺，他又望着憂臉愁眉的列夫說。『炸彈好嗎？我已研究得精了，可以准時而發，炸力也很強。』

『現在……有嗎？』列夫冷冷的問。

『過一天就能做好了。你有什麼用？』

『……』他並不回答的踱了出去。

他走盡了一條街纔站住了，思想到那裏去？一條是向江濱去的路，一條是往公園去的路，他蹣跚了好一回，纔決意去找可娟，勸伊也回去。

他在公園裏找了半天，纔在冷落的園角里找到，伊是坐在松林裏，雙手按在放在膝上的書本上，頭是仰着，眼睛是射在一絲絲的游雲上，列夫站在伊的椅畔好一回伊纔覺到，欠伸着站了起來。

『亞蓮介瑞預備回去了。』

『……』伊並不驚奇。大概早已知道了。

『你也可以一路回去了。』

『爲了什麼？我並不和伊是一體。』伊說着走向

楓樺夾成的一條狹道上去，列夫跟隨着伊。伊走進了小道，在前面站住了，等列夫走近了說。『你以為我也是和伊一樣的早三暮四嗎？』

『我並沒有如此的成見。』他停在伊的身畔。

伊又走了，列夫還是遲一步的隨着，在道盡處的有二只緊湊的椅子，伊就走去坐了，列夫把另外一只椅子移遠一些也坐了。

『你何苦迫着我回去，爲了太累你，是不是？』伊嘆着氣。

『爲了你的幸福，爲了你的前途。』

『爲了我的，你反說。』

『我的心靈覺得你應該繼續讀書，不應去浪費光陰，不應去觸及危險品，也不應去流血，總之你應離了滅亡的路。』

『失魂落魄的無歸者，留得軀壳幹嗎？』伊又想站起來走，列夫把手擋了伊。

『你的魂魄完全存在，……古』他想說古應收受着，但是不敢說，怕觸了伊的怒恨。

『我的運命太蹇了，若蘭利在這裏，我又何

需向你哀求。』

『我們已鑄成了一個污點，我希望別再鑄成第二污點，他把雙手按在欲哭的眼睛輕蹙着腳。』

『我也知道自己的學力不夠，應當好好的修養，但是人們已不允可的壓迫下來，』伊低了頭、

『請你爲了我，爲了你自己，允我回去。』

『但是，我決不回到上海去，除掉上海，什麼地方都能使我安心些。』

『但是，古應……』

『到北京去好了，』不等列夫說下去，伊迅速的說『現在我已允你了，請別迫我過甚。』

『北京去也好。』

『一個小小的請求，列夫啊，你總不致謝絕了，』伊抽出了口袋裏的手帕掩住了雙目『送我到北京。』

『唔！………』

『從未出門過的我，不知怎樣處置纔好呢，祇能勞你的駕了。』

列夫屈伏在伊的語氣下，祇得允許了。

時間是很快，列夫等領到了甲子公司的薪水，辭了職的搬回圓路。進退的步序已好好的決定了：介瑞仲思亞連準備在四日起身回去。六日列夫送可娟到北京去，十日鄧志呆馬等待列夫從北京回哈後一路出發。

預算往往失敗，這是一句識語。

三日下午荀之剛引導了一位老人來拜訪，在他斑白的鬚髯上註着他的年紀——六十多歲了。

『這位是前任省長，現在××軍法處顧問賈理，他也是你們的同鄉，今天專誠來見見諸位，』荀之剛臉上十分嚴肅的介紹，說到軍法處的頭銜，又是用了高重的聲音。這聲音中似乎在說『要你們嘗嘗鐵窗風味了。』

軍法處三字果然使他們都振動了一下，呆馬有些發火了，不是鄧志在他的身傍阻止他，他早把拳頭在桌子上敲打了，之剛斜眼望到他咬牙揚手，他的鼻子也嗅到呆馬在罵他，但是他不怕，今天有了護符。

『久仰，久仰』列夫鎮靜着鞠躬。

『你們的勇敢真是可敬可佩，一行千里的到北地來謀生，賈老頭兒坐了下來，用了他慣用的政客の説詞，『我們少年時踏出了門都害怕，哈，哈！』

『我們也是胡鬧而已』

『昨天，』他喝了一口茶又說。『我接到了一個家鄉的電報，說是走失一位田可娟女士，流落在這裏，要我查訪，伊本在上海女中裏讀書的鹿先生是從上海來，大概見到伊罷！』

在座諸位都驚慄了一下。

『一青，之芳，你們知道嗎？』列夫無可如何的亂呼了二個名字問二位女士，二位女士也明瞭了他的暗示，站起來同聲的說。

『我們不知道 我們是在華東女中讀書的，出來時父兄也知道。』

『這位就是田小姐，賈先生。』荀之剛指着可娟說，像沒有注意到什麼一樣。

全室人的眼睛立刻射在荀君的面部，呆馬已十分憤怒，不是被阻着，他真能把手指，指破荀君的面幕。

『我……………』

『聽說田小姐，想到北京去讀書，』賈理把話緩和了可娟眉際的水霜和怒意。『真也是巧事，我的二個孫女也要到北京去讀書，伊倆很愛交朋友，聽說田小姐也要到北京去讀書，高興得瘋了，一定要我來冒昧的約田小姐一路，我本來懶於奔走的，也被伊倆的高興追了出來』

『那是好極，伊正在缺少伴侶，（又回頭向可娟）你真交了好運有伴了，』列夫強裝着歡快『賈先生，幾時走？』

『就在這一二天之內，田小姐我想今天就請你到舍去，我的孫女急切要見你』

『唔……』可娟聽了列夫的歡語，心想如此也好，免得列夫往返一次。

列夫有些奇怪他們如何知道可娟要到北京去讀書呢，他向室內諸位的面部一一的看察，他看到斜倚着以報紙遮了面臉的方仲思明瞭了。於是暗自怨艾的走進裏面一間，像借此避開以免有礙于他們談話一樣。但是不明其中巧妙的可娟跟了進

來問他。

『列夫，我同伊們一路可好。』

『當然好極，伊們都是慣于出門的，』列夫用了純真語氣，心中是不住在責罵伊不明事理，他們是接了古應的電報，仲思的計謀，要禁止你自由的行動都不明白。而且又不諒我現在不能說明一聲，因為裏邊的談話，外面都能聽到，苟說一聲別去了，立刻可把我送到軍法處，治以略誘之罪。』

可娟一些也未了解他的苦心信任了列夫的話走出來允了。

『苟先生，請替我雇輛馬車或汽車，』賈老頭兒微笑着站起來，『今天真使我的孫女太高興了。』

列夫那志心中雖是替可娟憂慮，很鎮靜的送他們上車，車輪動後苟之剛也提起腳來想走了，列夫帶着憂恹鬱苦的冷笑的說：

『苟同志，我是黨人，但是你也是黨人，現在是無法囉，你背靠了泰山，看罷將來。』

之剛不作聲地想走了，呆馬也從屋裏奔出來罵道『叛黨的忘八。』

(二十)

『列夫，我已被褫禁了，古等等的狡計，更有何說，但是我誓死不回上海，非北京不可，列夫，可憐的無告之我，不知受他們如何的擺佈呢！提箱的角裏還有八十八元大洋你收了，我現在已不需要，現在我含淚的向你告別了，不知是否永別——
娟』

『廣先生大鑒，田小姐的行李請交來人帶下，

【227】

鄙人負責收受，將來如有遺失，並負賠償全責，

——賈理敬啓』

二封信在太陽下山的時候由一個僕人送來，列夫照了信上的意思做了，拿出了八十八元把行李交了來人，列夫放在伊提箱裏的日用品和幾件襯衣，也沒有拿出，任他取去。

『現在我們大家要分散了，這筆款子，仲思，你收了，你們還有些親戚關係』列夫決計不收取這筆款子，以避嫌疑。

『請照信上的意思，你收了好了，』仲思微笑着搖頭謝絕。

最後列夫祇能收了。他知道介瑞亞蓮的路費出來時帶得少，又浪費得多，怕已不夠了。因此給了他們每人十五元。

亞蓮、介瑞的路費充足後和仲思商議乘夜快車走，可以在長春不進旅館，他同意了。當晚十一時左右，鄧志單獨送他們三人上車，列夫爲了心緒不寧早睡了，呆馬在鄧志送走他們的時間內在裏邊一箇緊閉了門，瞞着列夫做炸彈，等到鄧志回來他

早就做好了，若無其事他也睡了。

第二天他們方纔起身，到了八位客人，是第一隊的同志，方從齊埠釋放後步行到來，他們到哈後想求助于荀之剛，但是他不接見，祇通知了鹿列夫的住處

三位主人見到他們披着被刀劃撕成一條一條的衣服，憂鬱的臉面，雜亂的長髮，主客拉着手都哭了

『我們已受到了人類中最野蠻的苦刑，我們已見到了人們所少見少聞的慘事，這一次增加了我們的勇氣，暴漲了我們的奮鬥性。』

第一隊的領袖 C 君說時眼睛裏還冒着火，同時其餘的七位用了悲壯的粗音叫着：

『誓死革命！』

『誓死革命，誓死！』三位主人也和了一聲。

『噲，我們不客氣了，請求你們先找些吃的東西，惠我們餓了一天的飢腸。』

好，我來煮。『呆馬立刻去燒起火來，第一隊的人大半乏力的席地圍爐坐了。

『現在讓我來報告被捕的情形罷!』C君把身子斜在椅子的靠背上說。

呆馬聽說報告，頭抬了抬，圍爐的同志都把頭俯了下來擱在膝上，好像有一條鞭子加上他們的肩頭，鄧志始終平靜着，列士始終苦惱着，他的心靈早已飛出去，見到了可娟因在一間屋子裏哭泣。

『我們四人(他指着三位)想在晚上通過齊埠』C君閉了眼睛用低音緩緩他說：『他們似乎早已知道在等候一樣，有一位警官在暗處迎到我們，他開口說——同志們，你們真膽大，可敬又可險啊，但是命運還好，剛是我爺日，否則不是誤了大事嗎?——你別弄錯，我們是商人，什麼同志我們不明白。我如此的回答後，他又做出惱傷的神氣又說——你們別起疑，上海的牙王二君早有信來知照了，因此我天天在盼望列夫，這一句子使我們上了當，副理事長不是姓陳嗎?姓王的不是也有幾位嗎?因此我信任了他，他自己介紹了自己，姓名下又加了同志二字。他又勸阻我們說，前邊還有二個盤查的關口，今天可別走，到他家裏去住一宵，明

天替我們改裝前進，他又亂說了一條小路，據說可以免除警廳注意的，我們完全信任了他，入了他的圈套跟他到家。

『我們到了他的家裏，他又叫了一桌酒菜很客氣的勸酒，並且時時說不是諸位急務在身，留諸位多住幾天游游名山古蹟了，因此我們談得十分入港，大家開懷的暢飲了，他也伴我們低呼了幾聲口號，在我們微醉的時候，他小心翼翼的問我——同志們加入赴戰隊的到底有多少。我也不客氣的回答一百八十三人，他又嘆着氣說——有許多同志不但見面不認識姓名也記不清，我也太不小心了，告訴了他每隊都有總名單。

『第二天，我們還未起身，一大隊警士把我們抓住了，到了警廳裏用刀子把我們的衣服割開檢查，查到了黨證、文書、信札，但是沒有查身名單，我受了許多嚴刑（口）嘆了一口氣揉着雙手）最後我們經不起苦的拿了出來，我是藏在三支香煙裏的，他們也不把我們定罪，解送到囚獄裏去，我們走到牢前的一片殺人場上，望見了五具棺木，我

們都哭了起來，想到我們身後埋在如此的棺木裏，爲了是五具我又疑第二組也捉了一人，到了牢裏纔知道是五位盜匪執刑，沒有五天第二組真的捉到了，他們也受到了相仿的欺騙。』

C 君說到這裏，停止了把手捶着胸

『過去的讓牠過去罷。』鄧志勸了 C 君和圍爐哭泣的七位。

麵食好後 他們纔停止了悲泣就桌子上吃。

『我們走了一天，從齊埠走到這裏，分文沒有。』C 君重復的如此說着，列夫明瞭了他的玄機，摸出他所有的錢財 除了 C 君要到北京去外，其餘都急于要回鄉 他一一分配，自己祇留了十五元。

『列夫，你自己前進的路費呢，』鄧志低聲問列夫。

『我不能前進了，我準備在這裏，暫時。』列夫把頭搖幌着說『可娟被逼得太可憐了，我不能自私的前進。』

『列夫』C 君在他的同行七人開始走時他說，

『允我在這裏休養一天，我已疲乏不堪了。』

『當然可以』列夫振作了精神回答。

七位破衣長髮的黨人走出門時，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都竊竊私議，這幾位年輕人是過激黨，這住宅是大本營。

C君換了三位主人剩餘的衣服，閒談了一回正想倒在鋪上休息，一個消息到了，是哈報記者遣人送給鄧志的。

『鄧志，當局已注意到你們了，爲了從哈埠回來的黨人造訪了你們。同時引起哈埠的名宿的怒意，一位是賈理，一位是V君，對於列夫已下了通緝令，不特爲了他是黨人，而且有涉于誘拐婦女，請速離此，追捕人役立刻要到了，——R。』

『我決不走 決不爲威武所屈 我已準備踐血了。』列夫看了信不動。

『請暫避其鋒，我們並不是心怯而畏縮，鄧志呆馬都勸他退避。

『列夫，和我一塊兒到北京去罷。』C君也勸着他。

『好，北京去，列夫，我贊成你』鄧志立刻整理東西。

『不！我誓必留著。他仍持前議，

『北京去，北京去，』鄧志呆馬艸艸的把行囊理好，雇了二輛馬車，一輛到哈長車站，（C君知道正好有車）一輛到哈滿車站附近的旅館裏，（下午有車，他倆預備在那裏休息一下走。）他們也不容列夫反對，強制他和C君上了車，道了一聲珍重各奔東西。

列夫到了北京，寄住在公寓裏和楊君在一起。他所記掛的可妮的消息直到第三天，從鄧志寄來的信裏得到了，同時得到了呆馬死的消息和通緝列夫的情形：

通緝的消息——在列夫走後二小時，警士就率隊來捉，直到十二時纔知道乘哈長車走了，軍法處立刻拍電到長春車站查扣。

可妮的消息——在通緝一下後，伊得知了，從賈宅裏逃了出來，四處奔尋列夫，並奔到Y中學哭泣，追問着荀之剛，纔知道列夫並未被捕已逃往北

京 伊想離了 Y 中學走時，之剛已通知了警廳，仍把伊押回賈宅。

呆馬死的消息——在上車前呆馬手裏拿了一個紙包，小心翼翼的，向鄧志請求允他等候十分鐘，讓他去望一個友人，鄧志也沒有去問他和阻止，祇望他早去早回，呆馬走後十五分鐘鄧志在車站上聽到一聲洪亮的炸裂聲，豈知是呆馬死了。炸裂過後，人們傳說 Y 中學校長被刺了，刺客也身死了，鄧志含淚的去探聽確實了，纔乘下一次走了。

鄧志在信末還寫着傷或的字句——前進，同志們！呆馬流血了 列夫啊！我帶傷的走了，永別了，我想。

列夫看完了信放聲大哭起來，他爲了可娟哭，爲了呆馬哭，爲了鄧志哭，爲了自己哭，他哭暈了過去。

不久 他被楊君 C 君叫醒了，他重來又見到亮光，重新哭叫起來

『我還沒有死嗎？我還沒有死嗎？』

『噲！列夫，你和可娟的關係到底如何了？』

楊君如此的問列夫，他發怒起來了。

『伊不瘋，我不癡，伊是人家的聘妻，我是有聘妻的人，不過因歷史上的關係互相關心一些罷了。』

最後他去拍了二個電報一個給黨部——請追悼呆馬——一電給古應——田女被禁已自殺。

第二個電報，他不過報復他的狡計，使他憂悶二天而已。

(二十一)

列夫毫無生氣的居住在北京守候着消息，(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必須住在北京呢，一回兒歡送某大人，一回兒扎彩歡迎的北京)白日他終是閒玩着，不是到西山去悵望着哀號，定是臨北海而流淚，晚上是他朋友的恩賞，情讓了二點鐘的兼課，使他得到二十塊錢一月，支持他的苦楚的衣食住。但是一領到薪水，付了膳宿費之外，剩餘下的幾塊

錢，立刻在三天之內浪費掉，或是沽酒喝一個爛醉，或是雇車到荒涼的田園裏去憑吊。

在第一個月裏他得到了鄧志已安抵莫京的消息，第二個月裏得到了介瑞亞蓮已結婚的消息，可娟的消息直到八月中纔得到伊親自寄來的信報告進了天津的 F 女校。

鄧志的消息使他很暢快，介瑞亞蓮的消息，使他很苦痛，他覺得這是他的罪案，可娟的消息使他很暢快，他的暢快也沒有什麼根據，像他住在北京的意識一樣。

可娟自由了，近在天津了，使他在苦悶的生活多了一種生趣。就是和伊每星期通一次信，他們的信上都半是閒談，有時談到鄧志，鄧志的消息完全可算他們重要的談話了。十二月左右，他們的通信纔緊密起來，改爲三天兩封，緊密的原因是爲了寒假和明年的問題。可娟的信中告訴他明年的學費尙少三分之一，伊又表示要到北京度寒假，這事列夫反對；他說爲了各人的安全起見，避免將來的口實起見，萬不能來京，勸伊仍在校居住。

度了殘冬新春剛光臨的日子，列夫接到了鄧志的長信。

『列夫，請了 我明天一早要上囚車，依了俄政府的命令逐到西比利亞。這是一個有名的大墳墓，我去修養了。

『列夫我們錯矣，竟然自投了理督的羅網，夫復何言，理想很美滿，實現未必！其實本是太愚憨，離了錦綉的山河，奔到俄國來，所謂黨的首領他們自然有極大的企圖。賣蒙古的賣蒙古，賣國人的賣國人（非瘋非癡的我，也被他們賣了）我來此幹嗎？到底是年輕，缺乏修養，學力不足，受了智人的愚。馬氏也是一個五官四肢的人，我們也是一樣不缺，却去捨生的供奉他，不去自我的計劃，犧牲了光陰，又犧牲了我們的良友——呆馬。

『世界上有了人纔有理智，這是天然之理，那末人受主義支配，還是主義爲人所定下，不言可明了。我們的苦痛是應得的了，快責罰我們的盲目！』

『我到了俄國，聽到的是好話，看到的都是相反！爲了我不能指鹿爲馬，也是我不能得到呆妓買

妾的金盧布的原因 一切的慘狀勝過了中國災區的人民——飢寒待斃 列夫，我能爲了盧布強說他們住在天堂嗎！』

『領麵包——你已知道了他們民間是不准煮燒食物的，——終是擠得不堪，強橫的男子們領到了幾天吃不完的食物，老弱的捱了幾天餓還是兩手空空的領不到，甚至婦女們，孩子們時常有因擠而傷的死的。』

『請到學校裏，不，極了，更是使我們怕羞的南方人難堪，同一食桌上吃飯分三等。慣于拍馬爲馬的吃頭等，大魚大肉白麵包，精于拍馬的二等，小魚小肉白麵包，三等呢，一塊叫做的黑麵包，近視眼也能見到縱橫的罅紋。』

『我也吃過頭等。(爲了我初到所以特別優待的)爲了讀一本未經他們許可的書(你聽到嗎，不是誨淫誨盜的書，是一本哲學的書)立刻降到三等。』

『現在的放逐是爲了有人從上海寄給我一本中國國民黨黨義纔犯了如此的罪

『請了列夫我今晚要安心的睡一晚，因為明天就要和牀舖分離，所以不寫了。請你祝福我，我已得到了安慰。』

『你如遇到林夫人時，請報告伊說我已死了，但是不必報告伊我是到西比利亞去的，伊嫁了一位如此的暴君，實是我的貧困作祟了伊的命運了，列夫——你的好友志』

列夫接到了這封信心弦緊張起來，淚汁從他的眼腺裏流到嘴唇上，他呆掉了半天纔哭出聲，不久他發怒的咀咒起來，他咀咒革命，咀咒理智，咀咒人生，一切都咀咒到，從上古的聖賢數罵起，直罵到現在的閹閹，道德家，禮教家，他罵造字的倉聖是『無賴』，定禮的周公是『亂臣』，至聖的孔子是『游民』。

憤怒激動了他的四肢，凡觸到他身上的東西，都努力搥擊，他用力的腳踏地板，揮拳推搥身邊的桌椅。

下人聽到了他室內的聲響，小心下氣的走來侍候。

『鹿先生，需要什麼？』

『亂臣，賊子，流氓，滾，滾。』他怒罵着把下人不知所云的氣苦着退出去。

從前還有楊君來慰勸他，爲了經不起他的漫浪的亂鬧，一回哭，一回笑，一回醉打，一回瘋罵，已借故的搬了，搬在離他二里多路的公寓裏了。因此他任性的瘋狂也無人問訊了。

他愈想愈怒，最後把房門用力的撞上走出了門。門外的人力車照例的伸引了車臂迎接客人的，他坐上了車纔想及了身無分文，而且又是無目的的亂驛，因此他立刻指揮車夫向楊君寓所奔去。他瘋癱在車上不過眼睛閉了一回就到了。命運弄人，剛巧楊君不在。

『糟了，車資，他摸着頭不如以前昏糊了，重新坐上車』

『先生再到那裏去？』

『……』被車夫一問的列夫不覺紅了一紅臉，他自己也不知該往何處去，祇把手指隨便的一指，車夫就順了他的指掌奔去。

在車上想了半天，纔想到了一只表還在身邊可以押一些錢。他就在典押舖前命令車夫停了下來，低了頭走進去，在櫃檯的角上把表傳上去。

『三元』

列夫聽到有錢就行了，把頭點了點拿了出來開發車資。

一有了錢精神也足了些，眼睛也光明了些，他看見了一輛開赴西山的公共汽車停在他近身，車子正在按起開車的喇叭，他就跳了上去。

西山在冬天是很清冷的絕少有人去登山，除掉了山中的學校中人，和住在那里田家的人所出入的固定的幾條路線外，到處不見人影。列夫祇向上走，到了最高峯，在太陽的面前跪了下來，他喃喃地祝福鄧志不致於過苦。他的眼睛向着西北悵望，他的靈眼看到了在地平線有四五輛囚車腳接着前進鄧志是背拴了雙手，腳上帶着鉄鏈。蹲伏在一角上。他注目在這一角上，眼睛上了奇光，見到了他含淚的眼睛。這眼睛帶着千憂萬苦，於是列夫哭了。

起初的哭聲還低抑，漸漸地波起，波起，終久放聲大哭了，並且向太陽哭訴着說：

我們多麼的可憐啊，生在的家庭，壓制我們的自由，屬於的國家，蹂躪我們的自由，相處的人們，剝奪我們的自由，應相愛的人羣成爲相殺的人羣，渴求的安慰，遲遲不來，惱人的憂鬱，頻頻來擾。』

最後他又重復的叫：

『世界上還有人的安慰存在嗎？』

他似瘋似癡的倒在那里，直到太陽斜了西，纔回到公寓裏寫信給可娟，報告鄧志的放逐。到了臨睡的時候，他又苦悶着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伊，滿紙是牢騷，到了第二天早晨醒來，他又寫信告訴伊晚上的思慮，決計回去不留在北京了，回鄉務農去了，又說世界上已無樂土，創傷的他已失掉了一切的安慰和希望。

設有一筆款子他已有回去的可能了，他想了三天，決意老臉向他已在生產地位的弟弟求援，請他設法一筆路費。

不久款子匯到了一百元，並附告了一件使列夫更高興回去的消息，是谷外的汪女士，他的聘妻已在他離開上海時提出解約，爲了他父親的反抗，上了幾次法庭，宣判照准解約了。

『錢啊！久違了。』列夫領到了款子嘆了一口氣，他想到離家以來，天天受困於金錢，爲了金錢也會向骷髏去僞笑求乞，爲了金錢也會在長者面前說鬼話，爲了金錢，甚致不自明瞭的學識，也在講堂上教授。

他真有些慌亂，不知把這筆款子怎樣支配，怎樣安置，他捧上了嘴唇又壓上心窩，想了好久，纔記起可娟尚缺三分之一的學費，友人處的借款，典舖裏的衣物，他立刻匯了一半給可娟，準備清了債務就起身回去，免得早早暮暮在憂鬱的空氣裏。

在南旋的前一天，他接到可娟的快信——允我一個小小的請求在津時下車一敘，一天也好一時也好，總之別使我失望。

列夫允了伊的請求，乘早車赴津，預定在津留半天，乘下午的車赴上海。

可娟在車站接到了列夫之後，到附近的公園裏去散步，他們步行了好久，所要談的言語，終不開始。坐定了，可娟纔借着嘆氣開場。

『鄧志雖是犧牲了，已造福了現代的青年。』

『他太苦了，孤單地舉目無親，苟其我們一起因到西比利亞去，那末雖苦也傷不到心靈了。』他說後閉着眼睛見到了披着囚衣的鄧志，他低頭下來拾起了一落葉，把牠一絲一絲的撕開，撕得像他腦子一樣破裂。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竟成讖語。』

『我們是活嗎？一具行尸而已。』

『是啦，』可娟嘆了一口氣。『我的心靈早已死掉，全無生望的埋頭在教室裏，像在墳墓裏一樣無知覺。』

『……………』

『聽說亞達已生了孩子。』靜默了好一回伊又冷冷的說

『我真願洗滌我的耳朵，聽到了如此的消息。』

『何預你事？』

『伊辜負了施君的愛情。』

『我問你，』可娟把頭側過去注視他的眼睛，

『你拋棄你的聘妻是合理嗎？』

『這是沒有愛的成分。』

『唔！』伊笑了一下。

列夫怕在這一點上得到了無謂的爭執，談到另一點上去。

『我已和汪女士解約了。』

『真的嗎？我慶賀你恢復自由。』伊高興地笑了一笑，立刻回復到愁悶上去，『我不知何日自由？』

『古應有信來嗎？』

『提他幹嗎？他來的信，我從未復過。』

『何苦呢，你總要歸去的呵！』

『決不歸去，』伊又放低了聲音問列夫，『你將來準備如何？』

『可能的話，再到這裏來讀書。』

『我很盼望你可能。』

他們談得有了生趣，站起來並行着閒走，漸漸地笑聲也有了。他們走盡了一條羊腸小道，有一座

假山阻路。

『我們攀上去，那裏望得見大沽口』

『你怕攀不上』

『誰說？』

他們振足了精神，列夫先在前攀，可娟跟着，列夫到頂上望見伊搖搖曳曳的上來，他跪下來攙了伊上來。借此他倆的手就相挽着。上面的風比較大一些，可娟的裙角時時飛打在列夫的膝上，在如此的景物中他們比肩而行。

他們如此的游散，把火車時間捱過了，列夫祇能下了客店，其實雙方都願意多談一刻，可娟伴着列夫到很晚纔回去，第二天一早已奔來送行。

『列夫，何日再見？』

『或許就來，趕上這學期』

車行了，可娟還悵望在車站上，目送列夫，魂送列夫。

列夫在車中度了二天，在第三天傍晚纔在暮色蒼茫之中，一帆風順的到谷里。

(二十二)

村舍依舊，家門依舊，落魄歸來的游子不是依舊了，他垂着頭腳躑躅着踏進家門，還沒有走盡一個小小的庭院，已有許多眼睛注視着他了，他把一切的感覺都運上了眼睛，眼睛半閉着向前輕踱，他走到客廳的面前站住了，那裏站着他的母親。

『不肖的東西，家庭像拖粥廠，游民院一樣嗎？落魄了來歸，得意了飛去。』急噪尖音的責罵使列

夫呆滯着昏沉着直到有一個手指指近他眼皮的時候，他纔清醒，嘆了一口氣，回身抖縮縮的退出去。

『哥！何苦呢，母親不過一時之怒，』他的弟弟奔出來挽住了他引進了一間早已預備好的連帶臥室的書房。

他在室內呆呆地想，想過去，想未來，想痛哭一場吊吊自身，但是他不願家人們聽到他的哭聲，因此淚欲滴而終忍住了。

爲了不願意再見他的母親，晚飯沒有到外邊去吃，他的弟婦（他初見的）替他搬在臥室裏吃了。

飯後他的父親走進了他的臥室。

『你回了，很好，以後可以不必出去，你太懦弱了，太容易受人愚弄。』他的父親安撫了幾句又問『田小姐也回來了嗎？』

『沒有，伊在天津，』列夫雖是有些詫異他問到可娟，但是仍平坦的回答。

『可娟的父親，去年在法庭上告你誘拐他的女兒呢，累我上了三次法庭，終因無證據，訴訟沒有

成立。』

『這真笑話，伊又不是一個小孩子。』

但是你終不無嫌疑，汪宅的退出解約也是因此。現在已是過去的事了，不必談，以後你也別出去了。』

『我預備到北京去讀書。』

『你太懦弱不能出去，多出去一次，多受一次恐弄而已。你想到北京去，真的難忘情於田小姐嗎？女子是過水，你要知道。噲，你實說罷，你倆到底鬧到什麼地步。』

『我和伊鬧什麼啦。』列夫跳踉起來。『伊是有夫之婦。』

『你明白這一點那就對了。』

『你們既然疑我，就到別的地方去讀書好了。』

『讀破萬卷書又有何用，你在家裏幫我理家治村就夠了，你顯時，立刻替你娶一房媳婦，成家立業。』

『愛我的人已不能嫁我。』

『你真已愛上了可娟嗎？』

『我並不是這樣說，我說愛我的女人已死掉了。』

『女人死得完嗎？你看你的弟弟，不是也學着你的錯覺不滿意於鴉妻嗎？現在請看，多麼相愛，妻妻祇要美，管他愛不愛。』

『美嗎？不過一張皮而已，去了皮不是同樣的骷髏嗎！』

『愛呢，我也可以說不過一具面幕而已，去了面幕不是同樣的女人嗎！』

『既是你說女子是鹹水，那我終身不娶好了。』

『唉！周先生說得不錯，我們的祖墳斜西了一些。』他的父親站了起來走了。臨走還嗷嗷地說：『有空請周先生來搬一搬墓地呢。』

列夫幾次向他的父親請求出外讀書，都遭失敗，他的心中更苦悶了，更消極了，在他心中最不安寧的時候，已在完全失敗的時候，寫信給可娟。

『娟我已成了一位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人，我可以預言，凡接近我的人都要受到同樣的不幸，因此我也不奮鬥到北京來了，就是奮鬥也出不了谷里

的江口，我現在祇能祝福你的將來，憑藉我自己，虔心禮拜處在消極地位的佛了。

『別了，可娟請你忘掉了我。——列夫。』

此信寄後，他永遠收不到回信，有他的母親打成了毀滅一切給他信件的火網。因此與外界隔絕，淘汰了他的血氣之勇，忘掉了村外的天地，除了埋頭在佛經上之外，捕魚，打獵，栽花，種竹，抱了空空的主義，

如此的過了二年，村上的人也忘掉了他過去的英俊，村外也無人來訪問他了。直到第三年秋天纔有一個僕人，從田宅裏來找列夫，手裏拿了一封信。

列夫的母親先把信拆看了，——無意志的青年啊！請你償還我過去的債務，我在哈付給你的八十八元——伊見是一張討債的便條，冷笑着把列夫叫出來。

『你的債主到了，請你自己去償債。』

列夫見了這封信，又觸起了往日的舊夢，含淚向僕人說：

『請你口覆田小姐，請他諒我苦衷，債務將來加利率還。』

僕人應着走後，第三天法庭上的傳示書到了——田可娟追索債務。

這件事把列夫激刺得太深了，他一夜輾轉的思想着，暗泣着，在第二天一早站在他弟弟面前。

『弟弟，請你助我一臂，我已不能留在這裏了。』

『你別擔憂，父親已替你去歸還了。』

『不是此事，不是債務。』

『你擔憂的不是此事嗎，那末也請寬心，他們已結婚了，在今年春天。』

『請別誤解，我因不適合於這裏的空氣，我想到處去登山游水，排除我心中之積悶。』

『也好，單調生活本是太苦你了，』他的弟弟終久誤解了。『現在叫我如何効勞？』

『助我一筆小小的款子，讓我到西湖去住一時。』

『好的，明天不遲嗎？』

『不遲！』

二年半的煉獄生活，他能靜心的過去，等候款子的一天把他苦極，焦急的捱到第二天晚上，他的弟弟暗暗替他划船送出江口。

這天晚上他宿在車站附近的旅館裏，又到酒店裏去放懷的狂飲，飲得醺醉。第二天醒來時已是飯時，到杭州去的火車是下午二時半，因為祇要走過了一條土街就到車站，所以他在二時左右纔揸了一只提箱一跛一跛的走出旅舍。

這是一所很小的車站，每天祇有一二十人上下，因此雖是通車站的街道，並無一家店舖，祇有一所小學校和三五間住房。

他走過住房的時候，一個纔能行走的三歲光景的嬰孩衝到他的腳上來，他就向旁讓了一步，這一讓到反使那孩子跌哭了。

『抱歉呵！』他心想放下了提箱拉他起來，但是哭聲已驚動了門裏的母親了。

『畸兒』一位女人叫着出來手灣裏還抱了一個吃奶的女孩。

列夫摸著頭祇能道罪了，但是他一抬頭更煩悶了，這女人是黃亞蓮。

『鹿先生真是巧遇啦。』伊也很受驚，拖起了地上的孩子笑了笑蓋住心中的忐忑。

『呵！你住在這裏。』列夫不知稱叫什麼好，還是介夫人還是用昔日慣稱亞蓮二字。

『你現在預備到那裏去？急匆匆的。』

『杭州去。』

『好極，裏邊請坐一下罷，介瑞授課去了。』

『多謝，火車快到了。』

『早呢，坐十分鐘也好，以後的會面難了。』

『列夫辭謝不掉的跟了進去。』

『我真悔沒有達到俄國。』亞蓮讓列夫坐了說。

『你還不知鄧志的事嗎？』

『怎麼沒有知道，但是現在的我何異於西比利亞生活。在學校裏時，意高氣昂，要學這一門，研究那一類，現在都完了，一個孩子方纔睡倒，一個又嚷起來了。』

『這孩子很活潑可愛。』列夫不願伊觸及舊日

的傷痕，沒有接續伊牢騷的下句。

『不是嗎？若非孩子的依依，誰願生存，我真恨死可娟，伊現在倒棄了你嗎？鹿先生。』

『是我得罪了伊。』列夫本想不答伊，爲了伊的追問纔淡淡的應了一聲。

車站上的鐘聲響了一次，列夫纔得赦的告辭，但是亞蓮一定要送他上車，列夫阻止不住祇能任伊左手抱了一個小女兒，右手攙了一個大兒子，跟隨在他後邊。

『鹿先生，你悔不悔，那年赴俄的道上。』

『我不知該讚美或是該後悔。』

『樂土也是一件怪物，不注意牠時隨地可得，細心找尋反而遍尋無着。』

『安慰呢？』

『也是一樣罷。』

『可賀得很，你已成了一個樂天派了，再見！』
火車要行了，站上的夫役已揮動綠旗，列夫就和亞蓮一躬而別。

列夫在車中，起初還在細味亞蓮的言語，伊的

言語中當然在後悔和介瑞的結合，但是爲什麼又怨怒可娟呢，難道可娟造成了他們的地位嗎？不久他又怒敲着頭腦，努力要把今天見到的聽到的忘掉，像要驅除花朵上的害蟲一樣。

(二十三)

在西湖，他寄住在山腰裏的一層荒涼的古刹裏，和一個方丈一個小和尚二個夫役作伴。他除了天天和佛徒們閒談之外，就在附近的山石間山谷裏亂躡，初到的時候，他去蕩過一次船，爲了湖裏的幢幢的情人，和姣姣的情歌苦了他，也絕跡不到那裏去了。

除了廟裏的人們之外，天天見到的還有一位

時笑時哭的年青的瘋人，相遇的地方也可以說不變的總在廟後的山道上，那裏列夫天天去呆坐着看秋雲橫流鳥雀亂飛的。

這天列夫照例的坐在山石上，那位瘋子也照例的走過去，今天他哭得更悽慘了，走到列夫面前時放聲大哭了，嘴裏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在列夫的腳邊雙膝彎了下去匍伏着，他的頭低到和他的腳底相平，幾月不剪的長髮撒在他支在地上的手背上。背是平行着，一件文人式的長袍，已斷了背縫的針線，露出還白淨的肌肉，表示出已把內衣化錢用了的鐵證，鞋是拖着，襪統褪到腳跟上，爲了哭的抽噎，腳跟和鞋跟輕微地顫動。

列夫也不禁慘然的掛下淚來，他覺得匍伏着的完全是自己的形影，他恭敬地把他扶起來。

『朋友，別哭了，大千世界一夢而已。』

『夢嗎？呵！醒了，了了。』他欠伸着坐起來應着。

列夫覺得他並不瘋，開始和他閒談。

『可憐的朋友，你從何處來。』

『那邊，』他把手亂指着山下的路徑唱起來了。

——那邊，在那邊雲霧籠罩的愁城。

我張開我的眼睛，開始我的哭聲。

『你來此閒游的罷！』

『不，不。』他又抱頭的唱起來。

我到此來等候我的愛人，

伊是支配我軀壳的靈魂。

『唔！愛人』列夫搖幌了一下頭有些奇感。

『是呵』他張開了雙臂，緊閉了失神的眼睛，雙眉皺着又唱答道。

——伊是我生命的甘露，

我不能離了伊的胸懷坐臥。

『你大概失戀了罷。』

『不！不？』他又悽叫起來。

——伊是天天伸引了兩臂在期待，

期待我的歸去打開封鎖伊的門檻。

『那你爲什麼不歸去呢？』

——我是世界上的一只弱小的迷羊呵，

找不到歸去的路途。

『噲，請你指引我啦。』他又哭起來又匍伏下來。

『那邊不是你的歸途嗎？那邊不是你的愛人封鎖的地方嗎？』列夫看他又瘋了，以一手按着眼睛，亂指着下山的路途。

『真的嗎？』他站起來向下呆看了半天。『唔是了。』

他如此的說着踉蹌下去，嘴裏還不住的亂歌。

列夫向他的後影呆看了半天，看他走進了涼亭纔奔上山去，倚在一支松幹上，用雙手把他自己的頭腦拼命的敲打，他咀咒今天所遇到的聽到的，他又責備他自己盲目，無目的在那裏期待，而且拋了自己的前程。

『前程嗎？』他自問着。『我又不把爲人們的兒子爲前程，我又不把做人們的父親爲前程，我又不把愛人算我的前程，我又不把榮華富貴爲前程，我的前程像烟雲流霞般渺渺，我的前程像落花流水般空空。』

他又覺得太愚憨了，不去做了一個和尚，早抱

着木魚，暮吻着經卷，隨着清風明月坐臥，和飛禽走獸爲友。

『阿彌陀佛。』他口誦着佛號回去，在燭光下向方丈請求剃度。

『鹿施主也是情場失意罷！』方丈聽了他的請求微笑地擺着頭。『請你暫時耐着罷，愛之爲物本五味的結晶，嘗盡了酸辛苦辣，還你甜來。別一時苦惱皈依我佛，一待愛者入懷，又把誦佛號之口改爲我親愛的了。』

『並不！我已看破紅塵。』

『請問那一件看破？』

『我都看破了，列夫把頭低了下來，淚潤濕了眼睛，『人生苟爲家業而來，空也，父母子女之相愛無非是權利相關，人生苟爲愛情而來，空也，愛上開遍了煩惱花，塗滿了黃金色，你看血搏場中的癡兒，握全了功名富貴，一待夢醒時，還是兩手空空歸去。』

『你既知人生一夢，爲何時現愁容呢？』

『請你解除我的煩惱罷，剃度。』列夫已哀不成

聲了。

『請耐心的等待一時，佛門不是消愁的去處。』
方丈終是慰勸他勸到很晚，列夫纔收淚就睡。

第二天早上他被許多感嘆的噪聲擾醒了，好奇地向窗外望去，他的北窗可下望到的涼亭前，圍着幾個警士和一羣平民，他們在解放下掛在亭角上的一個死尸，列夫措了措眼睛定神細看，看清了這死尸是個瘋子，在他的衣着上，他的下垂的長髮上就認識，列夫立刻閉起眼睛，把手掩着叫了一聲昏去了。

他醒來的時候已橫臥在牀上，老和尚坐在他的牀前，小和尚托着一只水杯站着。

『師父救我，准我剃度。』

『六根不淨，正弱邪盛，你大概望見了那個瘋子的尸體罷，要知生即死，死即生，生死幻形也，何悲，何喜。』

『我哭吊我雖生猶死。』

『好罷，鹿施主和老衲到黃山去聽太幻法師講經，一則可以解悶，一則可以悟人生之道。』

『今天就去嗎?』

『多性急啦,後天起身,在船住二日一晚,大約在黃山留十天左右歸來。』

『好的,阿彌陀佛』

老和尚聽他口誦佛號,不覺有些好笑。

到了赴黃山的一天,列夫隨着老和尚一早上了小輪,爲了不安於房艙生活,時時在四週閒踱着亂談。

輪船停在一個小鎮上的時候,又加入四五個客人,其中有一位老婦伴着一位年青的婦人,伊倆的衣服雖不華麗,已顯示出貴族的色彩。

伊倆走過列夫的身邊時,年青婦人的眼線無意識的和列夫的和接觸,他不覺有些驚奇,這二個眼睛他能確定並非初見,但是想了好久終沒有想出。

他借故的站在伊倆走進的房艙口,倚在欄干上和老和尚談論一路的風景,心却留在房艙裏,眼睛時時在盼望再見這位婦人。

候到了天黑還是失望的歸房。

晚飯後他聽老和尚講黃山名勝來消遣，忽然幾聲槍聲響着，同時輪停了下來，人聲喧噪起來，列夫真想走去開門，探問是什麼事，一位黑衣的大漢擎着手槍走進。

『請各位站起來，到隔壁統艙裏去！』

這一支槍的命令，無一違背的陸續的走，列夫和老和尚也跟隨了衆人，走進一間大的統艙，那裏已站滿了人。

輪又動了，後面拖着二只小船，匪徒都已從小船上爬到了輪上，有的擎着長槍大刀。

等開到了一個小村中已天明了，村寺裏的招兵的旗也能看出，岸上佈着的步哨見了輪到吹起口哨，從村寺走出一隊人來，爲首的一個少年穿着武裝，帶着指揮刀出來指揮他們把船上的人們都送進村寺。

列夫到了村寺，又見到了那位年青的婦人伊滿面愁容，扶着一位哭不成聲的老婦人。爲了伊的更是低着，無從見到伊的臉面，但是也無心想這無

關緊要的事，心裏在寒戰着未來的恐怖。

又站候了半天，纔又見到少年的匪首，他走進後，坐在佛殿的中間，那裏的佛像已被他們搬掉。一坐位傳喚每一個客人到他面前去。一一的挨着，挨到了列夫，這年青的匪首用了溫和的聲音問。

『請問你的尊姓大名。』

『鹿列夫，』他把微笑蓋住了心中的忐忑。

『你家在何處？』

『家嗎？說出來或許你不信，我是谷里人現在已到了無家的地步，住在廟裏想受戒，爲了方丈的勸阻，現在跟他到黃山去聽講經。』

『想做和尚了，太消極罷。』

『在如此情形之下，從何處去積極呢？』

你有親戚嗎？』

『我願投在麾下，不知能不因我冥頑不靈而收錄嗎？』列夫沒有答他的話，如此說着的哭了，他的哭完全想及了過去的他如何抱負，現在弄到如此。

『真的嗎？你要知道我們是盜匪啦。』

『盜亦有道，』列夫把頭昂着胸挺了一下。

『但是，生命很是危險的啦！』

『生死何關，祇要能一吐我胸中不平之氣。』

『好罷，去，等候受洗禮。』

列夫跟了一個匪兵退了下來，心中苦悶着，不知如何是洗禮。

洗禮的時候到了，受洗的也不止列夫，還有三四個工人式的漢子。

受洗禮的人聽了他們的指揮站到佛殿前的庭院中，第一個受洗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他站在庭前一株大樹下，坐在殿中的少年匪首就抽出手槍瞄準着放三槍，三槍都打在受洗人的耳邊髮尖上，三槍不中就算受了洗，收了。

第二個挨到了列夫他站到了樹下，少年匪首差遣他身旁的目兵來向列夫傳說。

『請你大膽的站着別動，你如害怕可不必受洗了』

『不怕，不怕，』列夫這時萬念俱消，順了一順他的血氣，站在不動。

第一槍從耳邊過了，第二槍又從髮尖上過去

了。列夫突然見到了廳上的人們，他見了老和尚又見了那位中年婦人的眼睛，此時他記起來了，伊是鄧志昔日的友人林夫人，他因此又想起了他的舊侶呂女士，伊的家中爲了遭過匪劫，曾罵過說匪是世界上最不講理的蠻漢，現在他自己就在最後一槍下爲匪了，呂玉痕所謂蠻漢的匪了，他不禁有些顫動，三槍爲了他的顫動，中了他的胸前，他身子應聲倒了。

他暈定醒來，少年的匪首握着他的手。

『抱歉呵！我的槍法不好，竟傷了你，現在請你速將未了的事情說出，兄弟自然照辦』

『我一身飄泊，也無什麼後事，不過有一個小小的請求，不知能蒙一諾否？』他的血已流得很多了。

『天大的事都允你，快說！』

『請放了那裏一位林夫人和伊的母親，並請告訴她，她的好友鄧志已死了。』

他說完了之後，微笑了一下。





1928, 12, 1 付排

1929, 2, 1 出版

1—2000册



每册實價大 [redacted] 角

